

毛詩正義

第一冊

毛詩正義

十三經注疏(三) 毛詩正義檢目

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提要

毛詩正義序

詩譜序

周南召南譜

毛詩注疏校勘記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一 一 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一之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二 二 國風

葛覃

樛木

一四

三三

七一

八二

關雎

卷耳

螽斯

七

一三

二七

三三

三六

六三

七一

七八

八四

桃夭

八六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二」

八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三」「三」「三」國風

九五

兔置

九五

莽苕

九七

漢廣

九九

汝墳

一〇二

麟之趾

一〇五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一〇八

鵲巢

一〇八

采芣

一一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三」

一一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四」「四」國風

一二三

草蟲

一二三

采蘋

一二五

甘棠

一三一

行露

一三三

羔羊

一三七

殷其雷

一四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四」

一四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二之五」「五」國風

一五一

標有梅

一五一

小星

一五四

江有汜

一五七

野有死麋

一五九

何彼襮兮

一六二

騶虞

一六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五」

一六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一」「六」國風

一七五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一七五

邶鄘衛譜

一七五

柏舟

一八〇

綠衣

一八三

燕燕

一八七

日月

一八九

終風

一九一

擊鼓

一九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之一」

一九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二」「七」國風

二〇七

十三經注疏

毛詩檢目

中華書局聚

凱風

二〇七

雄雉

二〇九

匏有苦葉

二一一

谷風

二一七

式微

二二四

施丘

二二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之二

二三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二之二 三 八 國風

二四一

簡兮

二四一

泉水

二四六

北門

二五〇

北風

二五二

靜女

二五四

新臺

二五六

二子乘舟

二五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之二

二六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三之一 九 國風

二六五

鄘柏舟 詒訓傳第四

二六五

柏舟

二六五

牆有茨

二六七

君子偕老

二六八

桑中

二七五

鶉之奔奔

二七七

定之方中

二七八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一」

二八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三之二」「十」國風

二九七

蝮蝮

二九七

相鼠

二九八

干旄

二九九

載馳

三〇三

衛淇奥詒訓傳第五 國風

三〇七

淇奥

三〇七

考槃

三一二

碩人

三一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二」

三一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三之三」「十一」國風

三二七

氓

三二七

竹竿

三三四

芄蘭

三三五

河廣

三三八

伯兮

三三九

有狐

三四一

木瓜

三四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三」

三四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一」「十二」國風

三五五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三五五

王城譜

三五五

黍離

三五八

君子于役

三六二

君子陽陽

三六二

揚之水

三六四

中谷有雝

三六六

兔爰

三六八

葛藟

三七〇

采葛

三七二

大車

三七二

丘中有麻

三七六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一」

三十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十三」國風

三八五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三八五

鄭譜

三八五

緇衣

三八八

將仲子

三九一

叔于田

三九四

大叔于田

三九五

清人

三九八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二〕

四〇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三〕〔十四〕國風

四〇七

羔裘

四〇七

譚大路

四〇八

女曰雞鳴

四〇九

有女同車

四一二

山有扶蘇

四一五

蘼兮

四一八

狡童

四一九

褰裳

四一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三〕

四二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十五〕國風

四二九

丰

四二九

東門之墦

四三一

風雨

四三四

子衿

四三四

揚之水

四三六

出其東門

四三七

野有蔓草

四四一

溱洧

四四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四〕

四四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一〕〔十六〕國風

四五一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四五二

齊諧

四五二

雞鳴

四五四

還

四五八

著

四五九

東方之日

四六二

東方未明

四六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五之一〕

四六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十七〕國風

四七三

南山

四七三

甫田

四七八

盧令

四八〇

敝笱

四八二

載驅

四八四

倚嗟

四八七

毛詩注疏校勘記〔五之二〕

四九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三〕〔十八〕國風

四九九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四九九

魏譜

四九九

葛屨

五〇〇

汾沮洳

五〇三

國有桃

五〇四

陟岵

五〇六

十畝之間

五〇七

伐檀

五〇八

碩鼠

五一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五之三〕

五一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一〕〔十九〕國風

五二一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五二一

唐譜

五二一

蟋蟀

五二三

山有樞

五二六

揚之水

五二八

椒聊

五三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一〕

五三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二十〕國風

五三九

十三經注疏 毛詩檢目

五中華書局聚

綢繆

五三九

杖柱

五四二

羔裘

五四四

鵝羽

五四五

無衣

五四七

有杖之柱

五五〇

葛生

五五一

采苓

五五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三」

五五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三」「廿二」國風

五六三

秦車鄰詒訓傳第十一

五六三

秦譜

五六三

車鄰

五六六

駟職

五六九

小戎

五七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三」

五八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四」「廿二」國風

五八七

蒹葭

五八七

終南

五九〇

黃鳥

五九二

晨風

五九四

無衣

五九五

渭陽

五九七

權輿

五九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六之四」

六〇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一」「七之三」國風

六〇五

陳宛丘話訓傳第十二

六〇五

陳譜

六〇五

宛丘

六〇七

東門之枌

六〇九

衡門

六一二

東門之池

六一三

東門之楊

六一四

墓門

六一六

防有鵲巢

六一八

月出

六一九

株林

六二〇

澤陂

六二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之一」

六二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七之四」國風

六三三

檜蒹裘話訓傳第十三

六三三

檜譜

六三三

十三經注疏

毛詩檢目

六中華書局聚

羔裘

六三四

素冠

六三八

隰有萋楚

六四一

匪風

六四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之二」

六四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三」「廿五」國風

六四九

曹蜺蟋話訓傳第十四

六四九

曹譜

六四九

蟋蟀

六五〇

候人

六五二

鳴鳩

六五六

下泉

六五八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之三」

六六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一」「廿六」國風

六六七

斷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六六七

幽譜

六六七

七月

六七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八之一」

六九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二」「廿七」國風

七〇七

鳴鶴

七〇七

東山

七二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八之二」

七二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三」「廿八」國風

七二七

破斧

七二七

伐柯

七二九

九蹶

七三一

猥跋

七三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八之三」

七三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二」「廿九」小雅

七四三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七四三

小大雅譜

七四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一」

七六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二」「三十」小雅

七六五

鹿鳴

七六五

四牡

七七〇

皇皇者華

七七三

常棣

七七七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二」

七八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三」「三二」小雅

七九二

伐木

七九三

天保

八〇〇

采薇

八〇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三」

八一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四」「三二」小雅

八一二

出車

八一二

杝杜

八二六

魚麗

八二八

南陔士 白華士 華黍士

毛詩注疏校勘記「九之四」

八三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一」「三三」小雅

八四一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八四一

南有嘉魚

八四一

南山有臺

八四四

由庚士 崇丘士 由儀士

蓼蕭

八四六

湛露

八五〇

彤弓

八五三

菁菁者莪

八五七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之一」

八六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二」「三四」小雅

八六七

六月

八六七

采芑

八七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之二」

八八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三」「三五」小雅

八八九

車攻

八八九

吉日

八九六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之三」

九〇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一」「三六」小雅

九〇七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九〇七

鴻鴈

九〇七

庭燎

九一〇

沔水

九一三

鶴鳴

九一五

祈父

九一七

白駒

九二〇

黃鳥

九二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一之一」

九二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二」三三七小雅

九三二

我行其野

九三一

斯干

九三三

無羊

九四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一之二」

九四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一」三三八小雅

九五三

節南山之什詰訓傳第十九

九五三

節南山

九五三

正月

九六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一」

九七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二」三九〇小雅

九八一

十月之交

九八一

雨無正

九九一

小旻

九九七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二」

一〇〇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四一〇小雅

一〇一三

小宛

一〇一三

小弁

一〇一六

巧言

一〇二三

何人斯

一〇二八

巷伯

一〇三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三」

一〇四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一」「四一」小雅

一〇五一

谷風之什詒訓傳第二十

一〇五一

谷風

一〇五一

蓼莪

一〇五四

大東

一〇五七

四月

一〇六六

北山

一〇七二

無將大車

一〇七四

小明

一〇七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三之一」

一〇八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四二」小雅

一〇九一

鼓鍾

一〇九一

楚茨

一〇九五

信南山

一一〇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三之二」

一一一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一」「四三」小雅

一一二五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一一二五

甫田

一一二五

大田

一一三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四之一」

一一四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二」「四四」小雅

一一五五

瞻彼洛矣

一一五五

裳裳者華

一一五八

桑扈

一一六一

鴛鴦

一一六三

頰弁

一一六六

車韋

一一六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四之二」

一一七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三」「四五」小雅

一一八三

青蠅

一一八三

賓之初筵

一一八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四之三」

一一〇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一」「四六」小雅

一一〇七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一一〇七

魚藻

一一〇七

采菽

一一〇八

角弓

一一一七

菀柳

一一二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一」

一一二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二」「四七」小雅

一一三三

都人士

一一三三

采芣

一一三九

黍苗

一一四二

隰桑

一一四四

白華

一一四六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二」

一一五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三」「四八」小雅

一一六一

縣蠻

一一六一

瓠葉

一一六三

漸漸之石

一一六七

苕之華

一一七一

何草不黃

一二七六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三」

一二七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一」「四九」大雅

一二八三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一二八三

文王

一二八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一」

一二九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二」「五十」大雅

一三〇三

大明

一三〇三

餘

一三一六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二」

一三三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三」「五」大雅

一三四一

棫樸

一三四一

早麓

一三四七

思齊

一三五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三」

一三六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四」「五」大雅

一三六七

皇矣

一三六七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四〕

一三八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五〕〔五三〕大雅

一三九五

靈臺

一三九五

下武

一四〇二

文王有聲

一四〇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五〕

一四一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一〕〔五四〕大雅

一四一七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一四一七

生民

一四一七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七之一〕

一四四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二〕〔五五〕大雅

一四四九

行葦

一四四九

既醉

一四五七

鸛鷖

一四六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七之二〕

一四七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五六] 大雅

一四八五

假樂

一四八五

公劉

一四八八

洞酌

一五〇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七之三]

一五〇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五七] 大雅

一五一三

卷阿

一五二二

民勞

一五二三

板

一五二八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七之四]

一五三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五八] 大雅

一五四九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一五四九

蕩

一五四九

抑

一五五七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一]

一五七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二] [五九] 大雅

一五七九

桑柔

一五七九

雲漢

一五九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二」

一六〇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三」「六十」大雅

一六一七

崧高

一六一七

烝民

一六二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三」

一六三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四」「六一」大雅

一六四一

韓奕

一六四一

江漢

一六五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四」

一六六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五」「六二」大雅

一六七一

常武

一六七一

瞻卬

一六七八

召旻

一六八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五」

一六九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一」「六三」周頌

一六九九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一六九九

周頌譜

一六九九

清廟

一七〇七

維天之命

一七一

維清

一七一四

烈文

一七二七

天作

一七二〇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一」

一七二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二」「六四」周頌

一七三三

昊天有成命

一七三三

我將

一七三五

時邁

一七三八

執競

一七四二

思文

一七四四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七

一七四七

臣工

一七四七

噫嘻

一七五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二」

一七五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三」「六五」周頌

一七六五

振鷺

一七六五

豐年

一七六七

有瞽

一七六九

潛

一七七二

雝

一七七四

載見

一七七七

有客

一七八〇

武

一七八二

閔予小子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八

一七八四

閔予小子

一七八四

訪落

一七八七

敬之

一七八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三」

一七九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四」「六六」周頌

一八〇一

小毖

一八〇一

載芟

一八〇四

良耜

一八一〇

絲衣

一八一四

酌

一八一七

桓

一八二〇

賚

一八二二

般

一八二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四」

一八二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一〕〔六七〕魯頌

一八三九

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一八三九

魯頌譜

一八三九

駟

一八四三

有駟

一八五〇

泮水

一八五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一〕

一八六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二〕〔六八〕魯頌

一八七三

閼宮

一八七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二〕

一八九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三〕〔六九〕商頌

一八九九

商頌譜

一八九九

那

一九〇三

烈祖

一九〇八

玄鳥

一九一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三〕

一九二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四〕〔七十〕商頌

一九三一

長發

一九三一

殷武

一九四〇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十之四〕

一九四七

十三經注疏

毛詩檢目

十四中華書局聚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

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

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為

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

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

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

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

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

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

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

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莽苴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孫毓作毛

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袒分左右

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為正義乃論歸一定無

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為康成所併穎達等

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彙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惟鶉在梁陟彼岵兮勿剪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

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誦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禡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

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

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

知爾時未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正義曰鄭注中候有詩詠〇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

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曰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

庭軒轅疑其有禮記明堂位曰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

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黃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

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必不空絃絃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與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

之所歌即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羲作琴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羲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羲無詩又疑女媧有詩而以

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

子則懷嬉戲拊躍之心女媧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有故樂樂

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

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黃桴土鼓必不因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

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書契

毛詩注疏 詩譜序

中華書局聚

之興朴略尙質面稱不為誦目諫不為誇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
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
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讖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之
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讖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
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
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
也○初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義曰虞書者

詩所以言人志也鄭不見古文尙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
詩聲中律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
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
讖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誦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於此者謂今誦美
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彼作誦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於此者謂今誦美
大舜不聖任賢使能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讖其過不通始於此者謂今誦美
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讖其過不通始於此者謂今誦美
相通對面歌詩以相誠勗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畢陶謨說鼻陶與舜
相荅為歌即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
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自當久遠其造今詩
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造今詩
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造今詩
子心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
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作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
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
故一也而○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

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遺餘此夏

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

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錄不得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化卒為天子商頌成

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其政教漸與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

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〇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

彰顯為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

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〇周自后稷播種百穀

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

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

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舉陶謨稱

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

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疏義

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

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至於

有財用公劉在商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〇至於

大王王季克堪顧天

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

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

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

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致我無怠天將有立

有安居文武道疏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總言

同故并言之○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文武之詩皆述

王大明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與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營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

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疏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

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

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

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

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

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

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閑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

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

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

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

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

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邨鄭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

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

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

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時

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各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

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

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邾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

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享乎周紀

侯譖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享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享哀公而立其弟

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

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亭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

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

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難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

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

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疏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

每言仁而不遇是邾不尊賢也○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

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

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

紀綱絕矣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猶把也把天子之

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

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

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註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彭

豷章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為

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方伯言無謂無賢明耳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

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

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

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識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

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僖之前故舉魯僖以

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為國風雅頌者

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荅張逸云詩本無文

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

箋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
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疏

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夫禍如此謂

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

帝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成敗

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

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疏

曰正義

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

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

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

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

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

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

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
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
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己為
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
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

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

正義曰此又總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也縣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闕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周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稱居岐之陽在渭至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傍德建王業商王帝乙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季之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伯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伯謂爲雍州伯也瓚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後錫以瓚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

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季皆為諸侯受圭鬯之賜

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增皆為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

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拒荆在西故曰西伯也王文王亦為州伯故西文王

黎注云書早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德於王季文王

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楚辭天問曰西伯也文王德於王季文王

謂文王也鞭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

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國漢所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屈原所

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漢所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屈原所

行乎江漢汝墳序云汝墳之國漢所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屈原所

二此詩猶美之汝墳明是漢之國漢所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屈原所

由及之明紂命之必皆紂命也○即於梁荆分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

民附三分有必皆紂命也○即於梁荆分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

指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其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其二故據黑黃州名

毛詩注疏

詩譜序

五一中華書局聚

命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
 豐在京北鄂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密遷於
 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謚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
 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
 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
 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
 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
 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賜邑人明使行化安得以此詩繫之故且二南文王之詩
 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邑人明使行化安得以此詩繫之故且二南文王之詩
 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
 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
 父之取教明化己之可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
 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
 化早矣非受己者○後於此言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
 之人服從於己者○後於此言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
 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正義曰觀民風俗
 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
 巡守則武王之巡守也譜云天子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
 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
 必知武王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侯民之情以己政得失耳非能別
 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之業未定必不致分定二南故
 據武王之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正義曰觀民風俗
 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正義曰觀民風俗
 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
 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

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平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賢人之風故繫之周公鸛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風繫之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直言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直言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

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之公故周召無以見其美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化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無以見其美也

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陳諸國或時不作或錄南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古風也○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後妃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在大雅也鄭言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王先化於妻卒治于寡妻此明于兄弟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意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于寡妻此明于兄弟御于家邦○正義曰此義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後妃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

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僕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立意是故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入直以後事尙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尙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

詩注疏詩譜序

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
 言國君以著義於後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
 未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一人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
 唯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
 取獸名別為與喻非數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
 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
 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
 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
 既致遠周南關雎為法是其不實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
 近及遠周南關雎為法是其不實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
 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大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苢后妃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
 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
 化之所及也羔羊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
 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
 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詳於周南
 略其文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
 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
 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
 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
 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己致為人草蟲以
 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己致為人草蟲以
 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己之政為鵲巢之功
 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為后妃所致序者以己之政為鵲巢之功
 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南之露四篇為夫人所致序者以己之政為鵲巢之功
 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

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
 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迷其志何須
 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
 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
 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
 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
 武王之時其所以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雖述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
 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雖述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
 之時不審義召公何得為伯荅曰甘棠之教與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
 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
 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
 然而鄭此荅明甘棠箋之所云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
 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南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
 天子之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
 風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鄉人焉用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
 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
 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
 妬之心夫人節義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使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
 切后夫人以節義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使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
 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云后夫人房中之樂歌
 周南召南則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云后夫人房中之樂歌
 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
 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蕭以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
 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芣苢鄭無所說義亦或在召南之篇亦是
 詰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
 毛詩注疏詩譜序

樂故言大禮記射義有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蘋取首取小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蘋取一風夜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首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狸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狸首之辭無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諡曰文也○劉序云召康公成王是召公諡曰康也隱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後是元子可知○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諡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召公故言公其旦與次子名諡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

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
 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
 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
 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
 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莒之等夷其稱王也○
 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稱王也○
 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
 并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於邾滕紀莒故得錄之春秋亦
 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
 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
 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

珍倣宋版印

111100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毛詩正義序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下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其舊也凡序經注疏之文十行本皆平行接寫唯章句低三字閩本以下分高低數等又多提行皆非其舊

日下之無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下當有所字錯入下句

於其所作疏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其於作疏內其於二字誤倒所字上句錯在此

非有心於愛增

閩本明監本毛本增作憎案憎字是也古或用增為憎字如墨子帝式是增之屬唐時則不應爾矣○按此因上文

有增其所簡而誤耳

謹與朝散大夫

明監本謹與誤議典閩本毛本不誤

詩譜序

毛本此序文并正義悉脫閩本明監本有案毛本即據明監本重刻乃其本偶失此序更不知補誤甚

稱農始作耒耜

明監本稱下衍神字閩本不誤

藝論所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上當脫六字非也藝論與六藝論互見即其省耳餘同此詳考浦書失多而得寡茲所采外

不勝駁正以後所列用為舉例推類求之大略可知矣

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放傳作昉非也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字作放版本

作昉鄭考工記注引亦作放可證也凡正義所引經典有所見本如此不容執今本以相比較者此類是矣

格則乘之庸之闕本同明監本乘作承案所改是也

詩緯含神務云闕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霧誤務非也後漢書樊英傳注載七緯之名字正作務困學紀聞亦然其又作霧

者霧務聲同得相通借不當以霧改務也餘同此

蓋周室之初也闕本明監本同案也當作世形近之譌

距此六十二歲闕本明監本同案浦鐘云一誤二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

鄭語註云闕本明監本同案浦鐘云註衍字以國語考之浦校是也

魯真公之十四年闕本同明監本真誤貞物觀考文補遺載此無之字誤脫

周南召南譜闕本明監本毛本移此譜入卷第一中鄭氏箋正義之後案十行本與譜序接連考書錄解題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

正義原書為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復總聚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此一譜與譜序接連正其跡之未經盡泯者闕本以下所移

非是且鄭氏箋正義之後屬入此一譜於正義之次序尤屬紊亂失之甚矣又正義所載鄭譜是其原第檜在鄭前王城在商後兩正義屢有明文而鄭譜正

義云對上檜風已作故云又作尤為顯證可見散入各處之失也

周文王所居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大誤文以漢書考之浦校是也

此詩既繼二公 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繼當繫字誤是也

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此字當作比形近之譌

凡以庶士小人 補毛本人作大案大字是也

楚滅六并蓼 閩本明監本毛本蓼誤蔑

珍傲宋版印

00116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鈺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元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

元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 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 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內不分卷第其周南召南小雅大雅下

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幾章幾句及

風雅頌後總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泰檜跋語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止

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悠悠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豹

止第四石褻自我好之鐘鼓既設起至輾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芣起至維其有嘉賓

中心止第六石好之鐘鼓既設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采芣起至維其有嘉賓

營四方何草止第八石不玄何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采芣起至維其有嘉賓

介圭起至薄言駟者有驛有止第十石駱有駟有維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遇

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筐作筭貞作貞殷作殷桓作桓竟作竟恒作恒恒作恒恒作恒

與今本同唯鷓鴣予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固極椒聊碩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饗皆與

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攷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 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興焉爵字起至邶風之二子乘

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黃松石廣仁義

毛詩注疏

引據各本目錄

中華書局聚

學印章每行大字計廿四注夾行每行字二十及廿一二三不等宋晁公武云
 毛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殘或脫或不備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
 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
 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兮谷風篇不以我能憺非誤倒即誤衍又昔育恐育
 窮匱無下育字毛傳育鞫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育訓釋云昔幼釋時恐至長老
 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蠱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作蠱者衍字采賾
 篇藻聚藻也下有沈曰賾浮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韓詩增入
 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譌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
 如采賾篇賾之實也實乃實也譌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乃之誤也箋文
 死麇篇動其佩飾下衍悅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己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
 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
 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為可取
 今此記慨不錄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錄考之鄭箋元第一行題毛詩卷第
 一第二行題唐國子博士兼大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
 附第三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
 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 武英殿仿宋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分經注本第一卷為五第二卷為三第三卷為三第四卷為四
第五卷為三第六卷為四第七卷為三第八卷為三第九卷為四

第四十卷為三第十一卷為二第十二卷為三第十三卷為二第十四卷為三
 第十五卷為三第十六卷為五第十七卷為四第十八卷為五第十九卷為四
 第二十卷為四共七十卷以正義序及唐志考之非孔疏四十卷之舊也每半
 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經作大字注釋文正義皆小字雙行在其
 下釋文首加〇隔之正義首加疏字圍其外隔之首列毛詩正義序次鄭譜序
 次周南召南譜第一卷第一行題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其下側注一之一
 行末題云一餘卷皆然第二行第三行題南關唯詰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
 孔穎達奉勅撰餘卷無第四行題周南關唯詰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
 下題鄭氏箋即釋文正義各繫其下第二卷第二行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
 穎達疏共為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即此
 書其源出於沿革例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遞加脩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
 與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為各本注疏之祖
 閩本注疏七十卷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
 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歷本也今行於世款
 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
 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陸冊

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毛詩

注疏

引據各本目錄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校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岐

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

○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

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本不

煩改 **疏**云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滕

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

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

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餘蠶之貌草蟲棄嘍嘍之聲

瓜跖取餘餘之形瓠葉拾番番之狀天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坻狀而見遺

召晏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踏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

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各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

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

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

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云釋詁辨物之形貌

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

訓足總衆篇之目今定本作為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

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

性好簡略故不為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

毛詩注疏 一之一 國風 周南 中華書局聚

第當一所以稱第一者言其次
 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閉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
 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
 之詩從關雎至騶虞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
 二十五篇謂之正風疏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
 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閉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
 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
 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閉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
 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
 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
 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
 在第二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
 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
 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
 編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知欲言先後當為其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
 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鄭處鄭後是知言先後當為其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
 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采得為次則
 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後先
 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宜焉蓋迹其先
 封晉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
 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威德
 豈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徒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
 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則鄭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
 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纒及郊畿詩作
 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

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

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縉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

諸侯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行能勤雖虞舜之舊風有夏

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德輔此則明主也故

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德輔此則明主也故

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

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

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識國風次之於末宜

哉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於衆魯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

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

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

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九年左傳魯為季札徧歌周樂齊

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筭數或問或以其徧歌謂之無數不以數次為

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徧歌謂之無數不以數次為

也無筭鄭氏箋鄭氏箋本亦作賤同薦年反字林云箋長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

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敢為

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

之題也疑疏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

未敢明之疑疏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

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為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為傳亦應自載毛

字但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何知毛為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

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

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註註者著也言為

毛詩注疏一之國風周南

一一中華書局聚

一一中華書局聚

一一中華書局聚

一一中華書局聚

一一中華書局聚

一一中華書局聚

一一中華書局聚

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毛自題之毛氏箋鄭自題之鄭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后妃芳

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也詩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

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

疑亂故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為篇端故也。疏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為篇端

文事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之妻唯后之妃則上

內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也。○正義曰后之妻唯后之妃則上

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職事也。○正義曰后之妻唯后之妃則上

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陰陽為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則君臣

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則君臣

者此詩之作直是感例不言美皆此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

妃能為此行也。○正義曰后之妻唯后之妃則上

為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灑猶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風之始也。○正義曰后之妻唯后之妃則上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是諸侯

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疏風之至國焉○正義曰序以後妃樂得淑女不淫

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疏其色家人之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

后妃德用此為風教之意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

其樂用之鄉人焉令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子諸侯以之

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

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

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

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及賓客之禮其經云大夫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

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大夫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

云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

同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

也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

下風即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

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疏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

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疏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

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

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

所被無往不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疏詩者至為詩○正義曰

霽故取名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

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

毛詩注疏

一之國風周南

中華書局聚

毛詩注疏

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

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

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謂也正經與變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迹斜

歎本亦作嘆湯贊反歎息疏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為詩辨詩志之

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疏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

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

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時直

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

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為

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

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其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

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

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承歌之不足

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

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應○猶見也聲謂宮商角社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

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詩之意是承歌長言為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

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為聲以和其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

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情

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情

下註疏於情發於至之音〇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

清濁節於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云治世之音謂

樂高則此聲成文謂之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音有小人

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後人作詩。護。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

文乃成爲音能寫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警有以

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嬌情見於聲橋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爲

綺或色矣而材薄或文惡而質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爲音樂或辭

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唯以殺其

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爲桀紂之

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其情也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

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

知其本情故也〇箋發猶至相應〇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

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爲義漢書律歷志云商之於月令角東商

成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商之於月令角東商

生爲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感大而蕃祉也羽字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

益一以生商數七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數五十四三分

數六十四生商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註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

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

毛詩注疏 一之一 國風 周南 四 中華書局聚

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註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聲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三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即樂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者以文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亦為樂也

哀以思其民困 ○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疏困○正義

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此思息吏反疏困○正義陸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悲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淅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甚也心而作歌故亡國之潛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是極是謂兵革不怠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

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舉其民困為甚

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

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

桑閉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

作爲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爲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

之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也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

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

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或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激喉後之音

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

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敬微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

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

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衆賢愚不等以賢哲歌謠采詩定樂

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爲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

者稱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
聖人之心也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
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
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是
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於詩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厚音后本或作序非疏故正至於
曰上言播詩於音從失之行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
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政變政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

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
 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
 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以風化下下
 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獨正人君也下云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舉無不當俱正人也天君誠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夔聲感而逆
 伐惡之道是象不淫樂與焉正聲感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
 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
 說聲能感物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
 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
 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始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美教化移風俗疏先王至俗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
 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反於君不常也教民使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
 厥德也成孝者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君若得罪於君親失
 意於朋友則男女之別皆是教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
 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教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
 多違是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者美也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
 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者美也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
 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
 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
 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
 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
 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王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
 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閑者異俗簡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傲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絕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反沈許甄反頌音訟
〇故詩至六曰頌
〇正義曰上言

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威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

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與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
 勸之雅既以齊正為名故云以爲後世法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
 言有之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事於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
 若興之始以風爲先故曰風賦比興爲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
 詩之四始以雅頌爲先故曰風賦比興爲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
 比興之始以雅頌爲先故曰風賦比興爲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
 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頌亦賦也賦則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
 農云比者賦之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
 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則興者起
 次者言事之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則興者起
 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云風居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風
 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興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爲政名
 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四大表格有上雅焉此謂雅容是雅爲政名也周頌譜云
 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雅焉此謂雅容是雅爲政名也周頌譜云
 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之名以爲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爲政稱而事
 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風動取政之名以爲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爲政稱而事
 則名之曰風後齊正之則名之曰雅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功成乃
 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爲此也國之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
 土樹疆風俗各異正萬方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爲風
 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爲風
 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
 作本意自定爲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
 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
 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取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
 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
 爲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

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賦興答曰比賦興雅頌有分段以爲賦興亦育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

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章之別故遠言從本來

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

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

與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

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別耳非謂篇章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

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則唯謂篇章卷也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

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章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

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賦興爲體若賦興別爲篇章則無風雅頌

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

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

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

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疆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藪論云唐

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

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之宮商相應也誦諫歌依違不直諫〇下

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疏所以至曰風〇正義曰臣下作詩

反誦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疏所以至曰風〇正義曰臣下作詩

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

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

違誦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

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

毛詩注疏 一之一 國風 周南 七 中華書局聚

草偃故曰風上言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而下而解各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風是政教之正變而云主文誦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則有匡正人君以風化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莫不匡正人君以風化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化下此先云上君故主說作詩者以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罪矣穆叔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許穆叔見中行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偃知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之意令詩文與樂之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爲詩歌樂逐詩爲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爲之此言作詩之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誦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誦諫謂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于

至雅作矣○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異政下民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言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未見惡則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

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
 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
 復讎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
 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
 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
 章繩此新失覲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
 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
 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
 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威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
 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變風也
 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〇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

古毒

疏

國史至上〇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
 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

反

國史至上〇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
 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

失則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觀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
 吟詠之法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

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
 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然則凡臣民皆得風刺不

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臣民皆得風刺不
 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人張逸云國史采詩時明其好惡令

警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今可歌如官嗣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
 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嗣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

毛詩注疏 一之一 國風 周南

八 中華書局聚

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警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卽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卽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性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

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疏

達於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時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卽作詩以舊法誠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俗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尙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尙輕有可生之道則醫

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觀
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觀
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難鳴汜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
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己箴規
必不變更且復賦己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
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
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也

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疏是以至之雅〇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
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
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雅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
俗如是一而作詩者謂之雅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
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

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
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
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
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

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
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
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
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而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

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
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
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象之意以為己辭一人
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

毛詩注疏一之一國風周南九中華書局聚

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

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

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

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

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

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

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

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專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
 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
 言當舉世之心動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
 文也此言謂之風雅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
 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
 微弱其政纒行境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
 內是以變為風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謂為正也由
 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
 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應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
 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大小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
 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纒伐荷先王之福祿
 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
 也詩人歌其大專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
 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
 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
 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
 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
 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
 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
 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
 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

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頌者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頌者至神明者〇正義曰上解頌名

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

上未育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矣感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以雅已備

貌也故頌譜云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其物宜則形容者謂以雅已備

賢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於功畢矣於任

既戰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成業也民安

功徧告神使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

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

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

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

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

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

魯是周宗親同姓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衰者王道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〇

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興廢之則始爲興廢之則始爲衰又箋云

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則始爲興廢之則始爲衰又箋云

毛詩注疏

卷一之一

國風

周南

十

中華書局聚

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
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
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
圖云詩含五際木水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
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西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
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西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
際也酉為陰威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然則關雎麟趾之化
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

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

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斥大王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騶音側

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皆同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

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下事因而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

是王者之風文王此所以教民也北土而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

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所以教民也北土而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

侯之風先王大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

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教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

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但文所以教民者兼行先王之道德文王所以教者二南皆
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所以教民者兼行先王之道德文王所以教者二南皆
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也此實文王之詩而
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
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侯詩人所
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

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
 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霜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
 雅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則大於諸侯正不得謂之大者耳此二南
 之實稱王又不可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
 化是故繫之三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
 人身以天子待之聖應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也若然作王者志也各言其志
 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
 正文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
 於紂曰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
 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諡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
 季王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疏又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
 王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
 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
 歌周南召南曰始為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蓋哀

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怨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速也○淑常六反善也哀
 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為了反窈徒了反
 毛云窈窕幽閑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疏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既總
 曰窈窕音庶本又作念呼報反速音求疏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既總
 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
 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
 毛詩注疏一之國風周南
 十二中華書局聚

色而無傷處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之事君子勞神苦
 思而無傷處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之事君子勞神苦
 本是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君子之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
 此女有賢才之名樂得淑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
 君子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配君之故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
 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配君之故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
 過其度量謂之淫男過愛女謂淫女其色過求寵是淫其色此言不淫其
 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女過求寵是淫其色此言不淫其
 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敢美之以為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
 此生民之難事而後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敢美之以為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
 同德者也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
 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憂在
 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淫其色故先言不淫
 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
 其色序論作者之意蓋至好球○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直思念之耳無哀
 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傲
 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傲
 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為忠如心為怨故云謂不用傷善人經稱
 女思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為忠如心為怨故云謂不用傷善人經稱
 衆妾有速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相傷害故云謂不用傷善人經稱
 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好速也論語云
 然故不復定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炎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
 於毛氏字與三家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篇端若毛為義則以下義勢皆
 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篇端若毛為義則以下義勢皆

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

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

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

傷關雎鳩在河之洲與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之德無不和諧又別水可居

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就云摯之言至也謂王親父子親則

雄情意至然而有別〇雎七音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與虛應反

沈許甄反案與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與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驚音至

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閉也淑善逑匹也

諧戶皆反朝直遠反廷徒佞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閉處

深宮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

夫人以下〇好毛如字鄭呼報反豕置詩放此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

同鄭云怨耦曰仇閉音閉下同耦五口反能為于偽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

此

同

也

此

同

也

同

也

同

也

同

也

同

擊而淫其色謂鳥雌雄情實取至義而猶能
 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雉鳴王雎之
 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
 曰堪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蕪葭傳曰曉人並
 采繁傳曰渚大異名耳渚互言以曉人也小渚
 止者止渚然故云無不諧又解以河之洲為喻
 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諧又解以河之洲為喻
 不淫其色能慎貞固居在幽深之內不妄淫
 以與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
 子嚴正朝廷既正則天子無犯非禮故王親成
 然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故幽深
 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故幽深
 為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故幽深
 字異音義同也又曰有匹釋詰文孫炎云幽深
 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匹
 二十人矣○箋不嫉至以下○正箋三夫人九
 以下然則九嬪以下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兼九
 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求菜論皆后妃之事
 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婦所以御怨者以其
 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御怨者以其
 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
 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
 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
 檀弓差之帝嘗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

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參差苻菜

左右流之也苻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闕雖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〇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苻衡猛反本亦

作善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萎茶非

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苻菜並同音洛又音岳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寐寢也

也〇寤五路反寤莫利反覺音教音居后職當共苻菜以事宗廟后妃和譜

此參差然不齊之苻菜須寤妾左右助而求之由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

幽閑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〇鄭以為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

婦則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苻菜以事宗廟

後倒本其事求之欲與之共己職事故得之也〇傳苻接至宗廟〇正義曰釋草

云苻接余其葉符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

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鸞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

也定本苻接余也俗本苻下有葉字衍也流求釋言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

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譜有關係之德乃能

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苻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

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

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

求苻菜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

毛詩注疏

一之一

國風周南

十三

中華書局聚

○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苜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
 時故云將共苜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凡祭祀贊后薦
 豆遷世婦職云祭之日洎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
 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
 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
 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威感深也事者苜菜
 之事也事為勞務尚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
 能樂之况於其德乎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
 轉注本或作臥而求之至反側○毛以為后妃求此賢女不得則覺寐之
 不周者剩二字也疏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
 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
 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
 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己職事故易之也○箋臥而不
 周曰輾轉亦為一俱為臥而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周者辨其難明不
 輾轉猶婉轉俱是運動大也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苜菜
 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淑女琴瑟友之
 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時樂必作疏至友
 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

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爲后妃化感羣下既求之化后又莫不親
 參差之苾苾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此竊窈窕之淑女其性之和上下相親與
 故當共苾苾之時應無異若與琴瑟爲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宜
 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爲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宜
 以琴瑟友樂之言○正義曰此稱下傳曰德威音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
 瑟友而樂之○正義曰此稱下傳曰德威音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
 明淑相若來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成章之意也以樂言
 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成章之意也以樂言
 之顯其德威毛氏於序不破衰字則此詩所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
 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故除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禮樂友樂之是思設
 而未致樂爲淑女也知非祭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樂爲祭時之樂友樂之是思設
 女德不感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樂爲祭時之樂友樂之是思設
 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之雍穆得假設之辭也○箋同志爲友於人友故曰人之朋友
 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得假設之辭也○箋同志爲友於人友故曰人之朋友
 以琴瑟與鍾鼓同爲祭時所用而分爲二等此箋樂必作兼下鍾鼓也下
 箋琴瑟在堂亦取此二文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
 之事爲鍾鼓樂淑女此二文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
 之友言時鍾鼓樂淑女此二文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
 之見祭時淑女情志宏非情志可聽祭樂也參差苾苾左右之皆擇菜也某
 者必有毛報反疏氏曰擗也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
 斬將擗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擗也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
 拔而此云毛報反疏氏曰擗也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
 堂鍾鼓在庭言共苾苾之時上下之樂皆作威其疏知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者
 禮也○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疏知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者

毛詩注疏 一之一 國風 周南 古 中華書局聚

泉御謨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
頌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
樂其事既得苻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感此淑女
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苻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五章是鄭所分故

後放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
此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

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

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
其野之句是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

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編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
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

類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詩者申志一字則言盡而不
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種之類也三字者經萬邦婁豐年之類

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

於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不見九字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冶之
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冶之言未可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河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
也顏延之云詩禮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冶之言未可

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
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

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今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
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今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

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
 于著乎而伐檀且連倚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
 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
 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置其然
 乎其虛其徐既亟且一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
 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
 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
 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閔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
 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
 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
 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
 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
 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
 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威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
 德一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
 論功一頌明成類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
 共述一事采頌之功或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
 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鴛
 鴉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若菅一章而
 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眾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
 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終山分別章
 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
 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卒章者卒章也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
 卒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而左傳曰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武唯一章而左傳曰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者以者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也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訛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後人未能審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二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二之二

一闕本明監本毛本無附釋音三字又一之

刪其題非也十行本於每卷之下自一之至二十之四凡七十皆標其數考
正義原書分四十卷自正義序及唐書新舊志宋著錄各家悉司其分二十卷
者經注本也合併時取正義散入經注本之中而四十卷之舊遂不復存亦無
由知其七十卷之何所本也闕本以下輒刪一二等字其刪之未盡者僅闕本
一二處而已非也餘同此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

闕本明監本毛本移

於此題云毛詩國風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非也案毛詩國風鄭氏箋具
題在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不容復出於上也其一之二以後十行

本每卷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小雅大雅周頌商頌魯頌亦然闕
本衍漢字唐字明監本毛本又誤倒其次序唯此孔穎達下脫等字當補

詁訓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作故釋文本
作故云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考漢書藝文志作故與釋文引舊本及

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合當以釋文本定本為長正義原書與經注別行後
來合併實始於南宋紹興間三山黃唐所編彙此本又在其後事載左傳考文

其所用經注本非正義之經注也故經注與正義時有相牴牾者而考以集注
本定本俗本釋文本唐石經本亦未全然相合者也乃彼時行世別有此本

耳茲條列其同異所自出俾各有考焉

瓠葉捨番番之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幡幡誤番番非
也正義引詩或不盡據本文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

以說英字而本詩作央可證

趙人毛長傳詩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萋誤長非也釋文序錄云一云各長通志堂本作萋者誤詳後考證困學紀

聞引作長云今後漢書作萋亦其證也

不以數次為無算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數作不案不字是也

典籍出於人滅各專間命氏

闕本毛本人滅作人間專間作專門案所改是也

詰訓毛自題之

明監本毛本訓下有傳字闕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關雎

后妃之德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於此節及後節用之邦國焉下皆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皆釋文混入於注是也十行

也又明監本注單行小字側書闕本毛本別為中等字皆非其舊

本附釋音與注文疏文皆雙行小字唯釋文首加圓圍為別耳故重刻者致誤

所以風天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考顏師古為太宗定五經謂之

定本非孔穎達等作正義之本也俗本謂當時通行之本亦非即作正義者兼不專指一本故禮義廢下云俗本有儀者野有死麋序下云或有俗本以天

下大亂以下同為鄭注者誤是也由此推之則正義本之大槩可見矣定本出於顏師古見舊新二唐書太宗紀顏籛傳封氏聞見記貞觀政要等書段玉裁所考得也

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諸侯二字案所補非也此謂鄉大夫亦天子教之

風風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考正義標起止云風風是正義本不作諷正義下文又

云風訓諷也者風諷古今字凡經注古字正義每易為今字而說之其為例如此也今往往有合併時依經注誤改者矣

發猶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申毛傳所以別之也毛不注序無可辨嫌故

序注本應無箋字後世諸本不知而妄加非亦甚矣其詳見於正義釋文是也凡序注之首十行本悉無箋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謂宮商角社羽也

小字本相臺本社作徵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正義釋文皆作徵此社字當是宋經注本避當時諱字耳

謨摩舊法

毛本謨摩作謨準

而民思憂

閩本明監本毛本思憂誤剛毅案浦鐘校此下用樂記補數十字皆非也考正義引羣籍有引其意不全用其文不可依本書

改竄者此類是矣

故正得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正本又作政正義云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正義本

之同於定俗本同也

莫近於詩

圃案此節釋音厚音后本或作序非八字當在下節

史記稱微子過殷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尚書大傳云微子史記世家作箕子非也此正義自涉大傳耳非

由字譌黍離正義引作箕子如鄭志問甘棠正義兩引譜下作趙商本篇下作張逸也

聞之者足以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文選載此序有自字即俗本也考文古本有

采正義

皆用此上六義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至之剗添者一字

人君不怒其作主明監本作誤非閩本毛本不誤案作主謂作詩之主也後正義引鄭答張逸云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此用彼

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圖案此節釋音告古毒反四字當在下第四節告於神明者也下

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厄誤危以唐譜考之浦校是也

要所言一人心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案所補是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是有之字者出於俗本凡

斥云誤者意所不從其於定本亦然

代殷繼伐明監本毛本誤作伐殷繼代閩本不誤案代殷用皇矣序文繼伐用文王有聲序文

所以報神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以至也剗添者一字○補神字宜衍

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之剏添者三字是此四者三字衍也

則春秋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春秋下當脫左氏傳三字非也凡引其書之支屬即稱其大名如易緯單稱易書序單

稱書古人之通例不可枚舉者也

愛在進賢 闕本毛本愛作憂案憂字是也

興也闕本明監本毛本首有傳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後人加也是也十行本悉無此字闕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若關雎之有別焉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關雎作唯鳩案關雎是也下傳云有關雎之德可證相臺本因正義云苦

唯鳩之有別因改此傳考正義凡自為文每不必盡與注相應不當據改也考文古本作唯鳩采正義而誤

箋云闕本明監本毛本於箋字外以黑圍之小字本相臺本所無也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之舊所以別毛氏傳也而後世諸本

加黑圍者亦失古意矣是也十行本凡箋字及正義中傳箋字悉不如此闕本以下誤耳考其致誤之由乃因正義標起止有傳字箋字遂於注首加傳

字復割裂注中箋字配之不知此正義自為文以作別識耳非注如此也闕本單注別本更有并箋下云字去之者尤為誤甚餘同此

怨耦曰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好速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是釋文本經傳作速箋作仇也正義本箋字未有

明文當亦與釋文本同滅琳經義雜記云箋既不言讀為而顯其為假借有二例同其說非也凡箋於經字以為假借者多不讀為而顯其為假借有二例

焉一則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如容兮遂兮箋遂瑞也以遂為遂之假借一則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如容兮遂兮箋遂瑞也以遂為遂之假

毛詩注疏 一之一 校勘記 十八 中華書局聚

字以顯之如此經之速箋則曰怨耦曰山上仇可以速為仇之假借及湜湜其止箋

類也二者皆不言讀為也於訓釋中竟改其字者人每不得其例今隨條說

之以去其癥結其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人所易曉不悉說焉臧琳

又以為徧考毛詩兔置無衣皇矣等速一匹之速皆作仇此經作速出後人私

改亦非也凡毛氏詩經中之字例不畫一如或用害或用曷而同訓何或用

彼或用豨而訓獸三歲其類衆矣他經用速為怨匹字之假借其釋文所載

本亦作仇者是依箋改經出之於下意所不從章懷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

雖經引用要即所謂以破引之實非毛氏詩舊文也

后妃雖說樂君子可證也注本雖誤能閩本不誤案說當作悅下文作悅

見前餘同此

郭璞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璞當作樸字景純取純樸相應字當從

木正義多作璞或改作朴即樸之俗字案段玉裁云樸素字

古作樸樸者素也胎也是以金玉之礦古皆作樸而璞乃俗字郭名當本
作樸或譌璞非或譌朴亦非朴者木皮也非命名之意此條舊在曹風候
人篇今依先見例錄此

陸機疏云

毛本機誤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隋書經籍志作機釋文序

毛本因此改作璣

其寶與士衡同姓名耳古人所有不當改也餘同此釋

而揚雄許慎

閩本明監本揚作楊毛本作揚案子雲姓本從木宋以來或

其葉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符誤符以爾雅考之浦校是也

鸞其白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鸞誤鸞者凡陸疏鸞字皆當作鸞乃形近之譌浦校是也

臥而不周曰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鄭云不周曰輶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刺二字也案釋文與正義迥非一本茲

著其文字之異其但偏旁不同而正義本已載釋文亦作又作或作者不復悉出

鍾鼓樂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五經文字云今經典或通用鍾為樂器是其證餘同此

一章章四句

闕案一章下例不重章字次章字誤衍

與詩禮俱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形近之譌

婁豐年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婁誤屢

摯虞流外論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外當作別是也

詩禮本無九言者

闕毛本禮作體案體字是也

仲冶之言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冶作治案山井鼎云治當作洽是也

乎者俟我于著乎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乎者當作著此句稱著與下句稱伐檀對文也誤分爲二字又改立爲乎

其篇詠有優劣采

闕毛本采作乎

毛

詩注疏

一之一

校勘記

十九

中華書局聚

采采若苕

補若當作茅

珍傲宋版印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二之二)

(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

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

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覃本亦作蕈徒南

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附反見賢遍反

道○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

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

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而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

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氏則

天家時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

治葛分為二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故能服澣濯之衣者卒章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

節儉分為二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故能服澣濯之衣者卒章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

言告師氏是也經無所當也經言汗私澣衣在言歸寧父母下則是也天下以婦
道者因事生義於躬儉節用之於師傳之教者以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
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
忘孝○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傳之教者以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
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
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
忘孝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與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
故也

毛詩注疏 一之二 國風 周南 一 中華書局聚

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歧反鄭如

萬浸子鳩反長丁丈反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也喈喈和聲之遠聲也

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槩木與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亂反喈音皆搏黍徒端反鳥

名也叢才公反俗作叢一本作最作充葛之至喈喈○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

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充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

維葉則妻妻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

大其容色又美威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

暗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

方也○傳葛所至威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為絺綌者以下章

說后妃治葛不為興欲見此章因事為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

因葛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絺綌彼不為因興亦言之者彼

對肅為祭祀艾為療疾故此類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中倒其言者

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威

貌下章指採用之時故以莫為成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威○正義曰以谷

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

喻外成於文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

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

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

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

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為灌

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正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

搏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為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搏黍往飛

○〇〇七二

集於灌木之時其鳴恆啾然其鳴啾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總上于飛
至集終始恆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也大明曰大邦有
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
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
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閭才美之稱得遠方
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
其可采用之時○莫美博反
是刈是獲為絺為綌服之無斃
者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紵緝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
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

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
也獲胡郭反韓詩云獲淪也音羊灼反絺取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斃
本亦作歌音亦獸於豔反本亦作厭絺都覽反紵織五采如縞狀用縣瑱也紵

儂耕反纓之無綏者從下仰屬於冠絪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遠反下同庶士謂
庶人在官者本或疏葛之至無斃○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今所移在於谷中
作庶人衣於既反疏葛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採用故后

妃於是刈取之於是獲黃之黃治已訖后妃之性貞專也○傳獲黃至其夫○正義
此葛以為絺綌之時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獲黃至其夫○正義
曰釋訓云是刈是獲黃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獲黃治之孫炎曰黃葛

以為絺綌以黃之於獲黃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獲黃治之孫炎曰黃葛
侯中以絺綌曰絺綌數厭釋詁文彼數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紵以下皆魯語敬姜
曰絺綌曰絺綌數厭釋詁文彼數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紵以下皆魯語敬姜

之言也○縣瑱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紵五色獨言
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紵者纓之無綏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

朱紵諸侯冕而青紵此諸侯當以青為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註云有笄
者屈組為紵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紵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續麻三

者屈組為紵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紵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續麻三
者屈組為紵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紵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續麻三

毛詩注疏 一之一 國風 周南 一一 中華書局聚

四十升以為冕夏官弁師註云緹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偕以玄
 華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朝
 冠緹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
 於君服亦玄冠緹衣素裳也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
 曰官師亦廟庶士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
 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
 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為祭服又為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為少賤者所
 為多故庶士以下夫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以定本云王后織玄紵公侯夫
 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以定本云王后織玄紵公侯夫
 紵緹卿之內子大帶俗整釋言文下有親紵緹大帶上織玄紵公侯夫
 整至貞專○正義曰服俗整釋言文下有親紵緹大帶上織玄紵公侯夫
 之作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以緇勞辱言告師氏言告歸言我師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師功祖廟未教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
 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
 師教也公室於族人皆為貴○謂嫁曰薄汗我私薄澣我衣服也私燕
 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薄汗我私薄澣我衣服也私燕
 副功深澣謂濯之事舅姑謂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
 用功深澣謂濯之事舅姑謂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
 禕音輝王后六服一曰禕衣接見賢遍反下見於音同欄諸註之音而專反
 何胤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攔猶接也音反音素禾反
 祿之亂反者六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
 服之最下者六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

見濼乎何所當否乎方言九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

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私服氏告我濯嫁人之道欲令我衣躬儉節用不務鮮

華故言曰薄欲煩擗我之私服薄欲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躬儉節用不務鮮

量而教誨之衣服儉者當見歸寧父母○鄭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

儉故己今薄衣欲擗其私服薄欲濯其公衣皆悉濼之由已常云

同是清○以事君子言也釋衣既濼身復潔故當以婦歸寧父母禮云姆纒笄

自曰歸○正義曰言也釋衣既濼身復潔故當以婦歸寧父母禮云姆纒笄

至衣鄭知其右師云姆必婦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嫁能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

母矣鄭知其右師云姆必婦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嫁能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

羊家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傅至未出之則身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

夫家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傅至未出之則身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

如此傅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媾及母禮重其言非也此師教女內

則大夫之妻當從夫選老大夫為大與姪媾及母禮重其言非也此師教女內

師教以婦德婦言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為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

毛詩

注疏

一之一 國風 周南

三 中華書局聚

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
 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為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
 皆臨嫁三月就宗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宗子亦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為命士
 皆異宮則女子亦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
 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
 后妃幸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
 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恒嫁前三
 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
 字○傳汗煩至則私○正義曰汗相對則汗亦名以衣汗垢者亦以煩為汗
 深故因以汗為私服之名耳言汗相對則汗亦名以衣汗垢者亦以煩為汗
 名故箋云煩擗之功深也下句言汗垢須公服為汗又上句言私見其燕
 句上句言汗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汗垢須公服為汗又上句言私見其燕
 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擗汗其私衣是也言私
 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汗垢故須公服為汗又上句言私見其燕
 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衣
 副禕鉞飾既舉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衣
 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禮注鄭云禕衣從王祭先王禕翟祭先公闕翟祭
 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王不翟祭先公闕翟祭
 今傳既云婦人育副禕威飾即昏禮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
 牲云士妻祭用纁綰威飾即昏禮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
 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朝舅姑矣知者以特
 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為朝事舅姑亦朝舅姑矣知者以特
 彼以大王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
 申上服也王后而得育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似
 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
 見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祿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云其

餘則私明自展祿子以上為副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禴翟闕翟鞮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朝君不副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

私謂禴翟以下則禴翟當朝服子偕老傳曰禴翟闕翟翟羽衣也羽衣若此知

由可禴又傳言私燕服若禴翟闕翟乃助祭之名衣得為燕褻之服也此知

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衣謂禴翟衣耳至袷衣煩擯至祿非私也言煩鄭

以私謂燕服也六服之外唯衣謂禴翟衣耳至袷衣煩擯至祿非私也言煩鄭

擯之用功深擯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擯以內則私冠帶言擯若據擯又有

又淺於擯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汗序總之云擯之衣此六服也○傳父

足擯也曲禮曰諸母不擯裳裳乃褻服宜煩擯之而言擯是皆通稱也○傳父

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第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

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後者謂大夫亦如也鄭志答趙商曰婦人子有

歸寧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謂大夫亦如也鄭志答趙商曰婦人子有

歸寧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謂大夫亦如也鄭志答趙商曰婦人子有

毛詩注疏 一之二 國風 周南

四一 中華書局聚

葛覃三章章六句

珍傲宋版印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

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謁請也○卷耳卷勉反苓耳也廣雅

棠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詖彼寄反**疏**卷耳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

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苓音零**疏**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

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

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

用而無險詖此是后妃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

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意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

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

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

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嬖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

謁咸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

於憂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

句是也求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

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

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也

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易以歧反下同思息吏

思同○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

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寘之歧反行戶康反

直註下同朝

疏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

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

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

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

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

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與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勞朝夕思
 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周之列位以爲朝廷臣也我
 而歎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我臣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主美后妃故不特言
 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使臣我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
 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爲此故以周行爲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
 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此與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
 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爲興此菜也此與采菜俱言采取其憂而已不取
 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采菜俱言采取其憂而已不取
 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采菜俱言采取其憂而已不取
 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之義同故鄭志答張逸云
 事謂事一事一用之意其事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
 念采非一彼萃苜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
 曰廣雅云臬耳亦云胡臬江東呼臬或曰苜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機疏
 云葉青白色似胡葵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
 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者屬者明此器易盈自
 所以盛種此項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
 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爲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正義曰知者以其
 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
 曰嗟我懷人實彼朝廷臣亦言周行者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
 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
 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使臣也臣
 宜知其然○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瘵隤徒回反徐
 徒瓌反爾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瘵隤徒回反徐
 ○我姑酌彼金壘維以不永懷姑且也人君黃金壘承長也箋云我君也臣

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
 作乃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虜疊盧回反酒罈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
 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壘其形似壘疏曰后妃言升彼崖崑
 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疏曰后妃言升彼崖崑
 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
 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苦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壘
 之酒饗燕以勞之我不復憂也○尊崔嵬至貴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
 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尊崔嵬至貴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
 崔嵬孫炎曰石山上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
 傳云石山戴土曰祖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
 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
 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我至其然○正義曰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
 知其尤苦而定本云我實聘使也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
 舉其尤苦而言之其賞使之勞亦閱念之四社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
 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文欲異義壘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
 也○傳人君黃金壘○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壘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
 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壘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
 黃金飾尊大侯大壘○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壘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
 文謂之壘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壘云皆有壘諸侯之所
 醉注云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
 為之韓詩說言大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
 一碩禮圖亦云大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
 以其名壘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醉也○箋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壘謂
 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君言焉○箋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壘謂
 后妃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君言焉○箋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壘謂
 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勞不勞之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

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兪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

年卻缺獲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

觥維以不永傷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為意不

醴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岡古康反光字又作兕徐履反爾雅

云光似牛饋古橫反以兕角為之字又作兕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

本下並加心非也樂音洛疏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

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箋此章

至為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

初始有此故解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兕觥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

飲當寡少三升曰觥觥遠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

也五升曰散散也飲不自節為人誇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餉亦

五升所以罰不敬觥也飲不自節為人誇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餉亦

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

則觥是觥觥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

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以爵賤者獻以

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

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兕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說云刻木為之形似

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觥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

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醴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

以為樂也然則此後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

毛詩注疏 一之 國風 周南 六 中華書局聚

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饒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
 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寧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故知饗有饒也
 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饒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
 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饒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
 其失禮故用饒也知燕亦有饒也鄉飲酒禮無饒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
 夫與拜舉兕觥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饒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
 也又知用饒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
 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履升就席公
 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賓及卿大夫皆
 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
 後恐其失禮故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也石山戴土曰祖瘠病
 知宜有饒也○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也石山戴土曰祖瘠病
 箋云此章言七餘反瘠音塗本又作屠非痡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
 本亦作祖同七餘反瘠音塗本又作屠非痡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
 于反痡病也者非**疒**疒傳瘠病痡亦病也○正義曰釋詁云痡瘠病也孫
 作痡亦病也者非**疒**疒傳瘠病痡亦病也○正義曰釋詁云痡瘠病也孫

卷耳四章章四句

膠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
 貌恆以善言逮下而安之○膠
 居蚪反木下曲曰膠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並作蚪音同字林已周反木
 說文以蚪為木高逮徒帝反之心焉崔集註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木
 三章章四句至之心焉○正義曰作膠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義接及其下衆
 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其下衆
 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南有膠木葛藟之木下曲曰膠南
 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土之葛藟茂威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粟而蔓之而上下俱威
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威
南土謂荆楊之域○藟本赤可食力軌反蔓繞之草木又作粟一名巨荒似燕
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國何者山與必取象以興后妃傳上下周南山曹南

疏山傳南土至茂威○正義曰國何者山與必取象以興后妃傳上下周南山曹南
木也陸機云藟一名瓜似燕亦蔓生葉艾白色其赤亦食酢而不
類也陸機云藟一名瓜似燕亦蔓生葉艾白色其赤亦食酢而不
美是也○箋木枝經非直域○正義曰箋又知其上下俱威者以禮義可以樂君子據
后妃與衆妾則此經喻后妃能禮義亦俱威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
故知取親附而事以尊卑后妃能禮義亦俱威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
衆妾上親附而事以尊卑后妃能禮義亦俱威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

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
官正南曰荆州又貢南曰揚州二州惟喬厥草惟夭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
草木大又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有喬木同彼
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有喬木同彼
種非一皆以地勢藟或能延垂或上竦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云后妃安也箋
相與反猶能以禮樂其音雖樂上為福祿所安○**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
只與反猶能以禮樂其音雖樂上為福祿所安○**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

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大順之顯則此亦
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則此亦
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毛詩注疏 一之二 國風 周南
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則此亦
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只與反猶能以禮樂其音雖樂上為福祿所安○**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

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只與反猶能以禮樂其音雖樂上為福祿所安○**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
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大順之顯則此亦
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則此亦
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毛詩注疏 一之二 國風 周南
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則此亦
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只與反猶能以禮樂其音雖樂上為福祿所安○**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
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樂所以禮樂君子者妃妾相與治則天下化之
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大順之顯則此亦
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則此亦
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接保下所以謙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

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南有膠木葛藟荒之

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南有膠木葛藟榮之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榮旋也成就也○帶本又作繁鳥營反說文作藥

膠木三章章四句

蠡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蠡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蠡音終爾雅作蜚音

同惡鳥疏蠡斯三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

路反○疏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

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

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箋忌有至於人○正義曰

忌者人有勝己己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己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

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傳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

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膠

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為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

行膠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為心使表○蠡斯

裏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能○蠡斯

羽詵詵兮蠡斯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

然○詵所中反說文作辭音同蠡粟容反字林作蠡先凶郭璞先工反許慎

思弓反婿粟居反許慎呂沈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蠡七月詩云斯

蠡動股是也揚雄許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

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為蚘蝻音竹帛反蝻音猛蝻音欲諸詮之

音論不耳本 宜爾子孫振振兮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

疏而子孫振振兮〇正義曰蟲斯之羽說然衆多以與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

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

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蟲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蟲斯羽蟲故舉羽

以言多也〇傳蟲斯羽舍人曰今所謂春泰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

也故釋蟲云哲蟲斯羽舍人曰今所謂春泰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

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肱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毒

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與也傳不言興者鄭志答

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是

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

與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

略不言喻者若此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

也然有興也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與自言興者若

四月箋云興人為惡有漸是也或興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
應機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爲喻也〇箋凡物至
宜然〇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序
云若蟲斯不妬忌則知唯松婿不耳〇傳振振仁厚〇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
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爲仁厚即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羸傳曰振振信厚
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羸趾殷其羸傳曰振振信厚
故皆以爲信厚也〇箋后妃至仁厚〇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
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
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 蟲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繩戒慎也〇薨
威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呼弘 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螿螿兮 揖揖會聚也螿螿和集也○揖子入側立二反螿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也。
老而無妻曰桃夭於

驕反，桃木名，說文作杕，云木少，威貌，繇本亦作繇，古頑反。桃夭三章，章四句，至繇民。○正義曰：作桃夭詩，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周南之國皆無繇，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

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辭也。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繇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箋：老而至曰

繇，○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繇，獨之名。繇或作稔，目恆繇，繇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謂之寡，則繇寡年，老不復嫁矣。故內則云：妾雖老年，未

無妻謂之稔，老而無夫謂之寡，則繇寡年，老不復嫁矣。故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無妻曰繇。婦人五十，御則婦人，五十曰寡也。知如此，為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

士昏禮註云：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繇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繇之言繇，繇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雁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

也。婦人無稱，繇之文，謂之寡。丈夫稱寡，裏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寡，婦人曰寡。楚人謂寡婦為霜

並其異名也。繇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繇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繇，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繇在下，曰虞舜。唐傳

繇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繇，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繇在下，曰虞舜。唐傳

繇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繇，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繇在下，曰虞舜。唐傳

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

黃云何人不矜尙從軍未老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過二十之

女老婦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

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寡則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無

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為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

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感而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其少壯宜其

不著標有梅卒章傳曰三十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

五至十九也女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

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

矣鄭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與也桃有華之威者天其壯也灼灼其華之威也箋之

子于歸宜其室家箋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當丁浪踰時者○桃之至室家

壯之桃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此桃之威華是以與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

時宜其為室家矣○鄭據年少灼灼又華者謂年時俱當○當丁浪踰時者○桃之至室家

之威者○正義曰天言桃之少灼灼又華者謂年時俱當○當丁浪踰時者○桃之至室家

此詩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

華威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二十之時非說月之時云宜其室家乃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威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

毛詩注疏 一之一 國風 周南 九 中華書局聚

為年時俱當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實貌非但有華色又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家室

也 桃之天天其蕢蓂蓂蓂蓂至威也○蓂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一家之

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疏**箋家人猶室家○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

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疏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盛

婦時之美不宜橫為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

桃天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葛覃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本章句在篇前

當是南宋合併時所移也合併所用經注本章句在篇後釋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然與關雖正義所云定本合與正義本不合餘同此

喻其容色美盛也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閩本明監本毛本有案此也字當

灌木藂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藂作叢案正義作叢釋文叢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段玉裁云當

作最叢積也從一從取才句反古書最字多誤為最字從曰是以顏黃門說周氏劉氏讀徂會祖會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最作外反也今考皇矣傳云

灌木叢生也當以釋文正義本為長

謂之黃鸞毛本鸞誤鸞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段玉裁云廣韻鸞鳥羽文也鸞黃鸞二字有別爾雅疏即取此字正作鸞

看我麥黃萋熟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不與上句留字韻○按

蔞蕘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蔞下云蕘也無之字考釋文之例無毛云鄭云者或用己意增損注文如下傳精曰絺釋文絺下云葛之

精者曰絺皆其類也但此傳毛用爾雅文之字不當去考文古本無采釋文

以蕘之於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鑊非也考爾雅作是又是鑊鑊蕘之也皆用正字此皆用假借爾雅釋文鑊

又作護同

珍傲宋版印

纓之無綏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綏作綏案綏字是也考鄭周禮注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是冠綏字誤為綏久矣

鄭定用綏字唐時不應更用綏也

婦人謂嫁曰歸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歸上無曰字釋文云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又考此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之類

毛傳文古故其語亦如此當以定本為長其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

害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害誤曷案段玉裁云此謂害為曷之假借傳例如此

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下浦鐘云誤衍○姜上浦鐘云脫文字是也

此后妃莘國之長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莘誤并

故王肅述毛合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合誤答

若如傳言私服宜否

閩本明監本毛本服下有宜漸公服四字案所補是也

○卷耳

言后妃嗟呼而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呼作吁案所改是也

君賞功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君誤若案監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若

衛侯饗苦成叔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成字案此蓋以苦成爲邑成爲

云何吁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雅注詩曰云何吁矣邢疏云卷耳及

也考釋文石經此作吁而都人士及何人斯作吁者吁爲正字吁爲假借經中

痛亦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痛病也一本作痛亦病也者非正義

釋文本爲長

○膠木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恆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

鄭注也釋文云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是釋文本無此注也序

云言能逮下正義云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而此注以序中言字

爲善言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無此注也且以言爲善言既不出於經亦

不更見箋中必非鄭注審矣各本乃沿崔集注之誤當據釋文正義正之

謂荆楊之域

小字本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亦作揚案正義字皆

從木也其李巡爾雅注劉熙釋名皆以輕揚爲義唐人遂但用從才字然則

似葛之草木疏云

亦非毛本之作類案釋文云似葛之草也是草字宜重毛本

一名巨瓜

閩本明監本毛本瓜作蒺案皆誤也當作荒易釋文齊民要術

令之次敘進御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序正義作敘序敘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亦作敘是用正義以改注

由不悉正義之例故也

降邇遐福闕本同明監本毛本邇作爾案爾字是也

○蝨斯

德是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德是二字當衍文非也德者對色而言與下文以行曰忌意同讀當三字為一句也

維蚣蝻不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耳本或作不然正義云則知唯蚣蝻不耳是正義本作耳不字當上聲讀考文古本耳作爾考

他箋所用耳字多誤為爾而正義中仍有未誤者考文古本遂不知耳爾二字有別混而一之

則又宜汝之子孫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女正義作汝女汝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女亦作汝非餘同此

肱鳴者也闕本同明監本毛本肱作股案股字是也鄭考工記梓人注云股鳴蚣蝻動股屬

其股似璫瑁又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文形近之譌

若祿衣之類闕本明監本祿誤綠毛本誤綠案祿衣見鄭綠衣序注正義用彼文

則知唯蚣蝻不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維正義作唯維唯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考文古本注維亦作唯采

正義而誤東山序其唯東山乎用唯字者序字亦不與經注同也

○桃夭

婚姻以時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也是也正義每易為婚字而說之今正義此序用昏字唐石經相臺本也是也

作昏者亦後改也餘同此其引士昏禮及行露匏有苦葉昏時等仍用昏者非此例

襄二十八年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七誤八以左傳考之浦校是也

故爾雅云無夫無婦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小雅者今在孔叢第十一此其廣名文也復跋文王正義皆云膚美小

雅廣訓文是其證浦鏜云爾雅上脫小字非也唐人如李善文選注之類多稱小雅漢書志云小雅一篇誤本乃作小爾雅耳

无咎无譽

闕本明監本毛本二元字誤無案引易文舊多作无其非易文謂亦作无則當時寫書人以无為無之別體也餘同此

雖七十無主婦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脫一無字以禮記考之浦校是也

興者踰時婦人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踰作喻考文古本同案喻字是也山井鼎云諸本皆誤但據注疏本而言耳

謂年時俱善為異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善當作當考正義上下文可證

家猶夫也猶婦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婦上當脫人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二之三)

(三)

〇〇九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文子余反疏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也

賢人多故兔置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

也經直陳兔置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兔置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

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茅昔言后妃之

笑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后妃身

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爲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置又承其後

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之使然也茅昔以言關雎之事故言關雎之

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事故言關雎之

化行茅昔則婦人樂有五篇致此三篇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肅肅敬也兔置兔

者隨義立文其寶總上五篇致此三篇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肅肅敬也兔置兔

音其月反

諸侯可任

字孫炎注云

而鳩反後不音者

毛詩注疏

一之三

國風

周南

一

中華書局聚

毛詩注疏

一之三

為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為免作置身自椽杙其椽杙之聲丁然雖為鄙賤之
 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赴然武之夫可以為公侯之扞城
 言可以蕃屏公侯為之防固也○鄭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
 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
 與民作扞城也○傳肅肅至杙聲○肅肅疾貌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
 多故為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
 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
 謂之置肅肅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釋宮云檝謂之棧李巡云棧謂概也
 此丁連孫炎曰知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為
 曰釋言文孫炎曰知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為
 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為好也至未然○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為扞城其
 扞蔽如盾為仇者公侯自以為好也至未然○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為扞城其
 民易傳者以其赴武夫論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未
 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未
 公侯肅肅免置施于中達反達九達注春秋○施如字達求龜疏傳達九達之道一
 好仇肅肅免置施于中達反達九達注春秋○施如字達求龜疏傳達九達之道一
 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
 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
 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威也道煩威七達謂之劇孫氏云三道交復有
 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道煩威七達謂之劇孫氏云三道交復有
 有旁通者莊二十八日達杜意蓋以鄭之城內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案周
 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以鄭之城內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案周
 於爾雅則赴赴武夫公侯好仇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疏赴赴至
 不合也赴赴武夫公侯好仇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疏赴赴至
 毛以為赴赴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武能匹鄭唯好仇為異肅肅免置施于中
 為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為匹鄭唯好仇為異肅肅免置施于中

林如字沈以岐反林林中岐反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可於行制斷公侯之腹心筵云此置兔之慮

事亦言賢也疏公侯腹心〇毛以為兔置之斷其是非〇鄭以為此置兔之臣言

者若公侯可為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〇正義

曰解武夫可為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〇正義

用如己腹〇箋此置至言賢〇正義曰箋以首章為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

謂行攻伐又今所以無不意有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

兔置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亦天下政教平也〇芣苢音浮苢本

芣苢郭璞云江東呼為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各當道其子治

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疏芣苢三章章四句至有子〇正

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鳥音昔疏義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

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據筵則有婦人始樂〇箋天下和政教

平〇正義曰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武王稱天下必以天下之辭故

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

毛詩

注疏

一之三 國風 周南

中華書局聚

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
 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各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威德之
 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此三章皆再起采之文明時婦人
 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洽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
 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見其終始也二章言采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
 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
 之卒章言所成之處或祐之或禎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撥之擗之既得則
 其為對所以總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懷任焉薄辭也茅取也箋云馬為車前也宜疏傳茅苢馬鳥○正義曰釋草文也
 曰車前當道為蠅蟻衣陸疏云馬為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鸞作茹大滑其子
 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茅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
 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齋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
 馬為之○正義曰戎之木也言宜懷申之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箋薄言
 我薄也○正義曰毛傳言薄如我薄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箋薄言
 此衆也時邁云薄者我薄言震之箋云猶無取故為語辭傳於薄言追之箋云王始
 言錢送之時邁云薄者我薄言震之箋云猶無取故為語辭傳於薄言追之箋云王始
 威也薄言多矣唯此二者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也藏采采芣苢薄言擗之也○
 以薄為始餘皆為辭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也藏采采芣苢薄言擗之也○
 撿都奪反拾音十采采芣苢薄言擗之擗取也○采采芣苢薄言結之結執衽也
 知劣反拾音十采采芣苢薄言擗之擗取也○采采芣苢薄言結之結執衽也

衾人錦反又而采采芣苢薄言禩之一本作禩同〇禩戶結反疏傳禩執至曰禩
云執衾謂之袷孫炎曰持衣上衾又云扱衾謂之禩李巡曰扱衣上
衾於帶衾者裳之下也置袷謂手執之而不扱禩則扱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

可得也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〇漢廣漢水名也

疏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〇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

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

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為遠近積漸之義

敘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

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

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也此無

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〇箋紂時至教化〇正義曰言先者以

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作先受因南有

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

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

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〇喬木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

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改爾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毛詩注疏 一之三 國風 周南 三 中華書局聚

廣潛行爲泳承長方。附也。箋云漢貞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附之道。今以
 本亦作滂。又作梓。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附謂中。箒箒謂之筏。筏秦晉
 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柎。木置水爲柎。附也。郭璞云。水中箒箒也。又云。木曰箒。晉
 竹筏曰筏。小筏曰附。爾雅音皮。柎。木置水爲柎。附也。郭璞云。水中箒箒也。又云。木曰箒。晉
 附筏同音伐。樊光爾雅音皮。柎。木置水爲柎。附也。郭璞云。水中箒箒也。又云。木曰箒。晉
 而止息。以興女。以高其枝。葉人無可息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興女。以高其枝。葉人無可息之時。今漢上有游女。
 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可息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興女。以高其枝。葉人無可息之時。今漢上有游女。
 以濟物。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附以求。
 濟禮。以興女。貞女。雖求。而不可犯。禮。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附以求。
 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思。辭。至。思。者。○女。皆。貞。潔。方。求。而。不。可。潛。行。乘。附。以。求。
 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傳。思。辭。至。思。者。○女。皆。貞。潔。方。求。而。不。可。潛。行。乘。附。以。求。
 上。疑。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
 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
 出。游。者。內。則。言。闈。寺。守。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
 正。義。曰。箋。知。此。爲。本。道。也。此。箋。與。下。箋。互。據。本。喬。上。之。竦。無。木。字。○箋。不。得。在。室。故。有
 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據。本。喬。上。之。竦。無。木。字。○箋。不。得。在。室。故。有
 可。其。文。遂。略。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據。本。喬。上。之。竦。無。木。字。○箋。不。得。在。室。故。有
 是。其。互。也。然。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據。本。喬。上。之。竦。無。木。字。○箋。不。得。在。室。故。有
 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行。之。道。箋。下。有。可。求。今。漢。有。潛。行。之。化。游。女。皆。釋。此。云。繫。者
 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象。木。可。就。陸。水。可。今。漢。有。潛。行。之。化。游。女。皆。釋。此。云。繫。者
 以。高。其。枝。葉。解。傳。言。犯。上。竦。由。女。貞。潔。出。游。漢。水。所。以。女。先。貞。而。不。始。息。者。言。無。求
 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出。游。漢。水。所。以。女。先。貞。而。不。始。息。者。言。無。求

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

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尙有疆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正義曰潛行

為泳釋水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

詰文方洊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洊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

木曰桴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而渡

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而渡

禮將不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之中尤翹者我

肯至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之中尤翹者我

尤高絜者一夙沈其堯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

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秣莫葛反說疏翹至其馬○正

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虛氣反性腥曰餼○義曰翹至其馬而高

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而

其尤絜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

毛詩注疏

一之三 國風 周南

四 中華書局聚

致禮錄者昏禮下達納採用鷹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土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纁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求者前已執謙不耳漢之廣矣不可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禮錄示有意求之但謙不耳

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萋草中之翹翹然○萋力俱反

疏傳萋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萋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萋舍人曰購一名商萋郭云商萋萋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

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之子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

于歸言秣其駒五尺以駒**疏**傳五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駒正義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

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駮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驚馬高六尺即

廋人三等龍駮馬是也何休注公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此言

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墳符云反常武傳云**疏**汝墳三章章四句墳涯也能閱密謹反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

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

敘言道者皆為言不為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閱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

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閱而後勉也巨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閱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

上無是也定本能閱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

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

如朝飢之思食〇怗本又作惄乃歷反疏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

韓詩作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惄音同疏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

枚幹亦非其事也既閱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

然如朝飢之思食也〇傳汝水至曰枚〇正義曰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

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

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

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為汝所分

之處有美地因謂之墳箋傳不然者以彼墳從水此墳從土且汝墳為汝所分

大防之上不宜在墳汝之間故也枝曰條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

木明是枝相對為名耳枝者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

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

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猶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肆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

如今藥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

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肆為復生之餘〇箋伐薪至其事〇正義曰知婦人自伐

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閱其君子則閱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

汝墳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

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紵之謂也不賢而

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為非其事也〇傳怒飢意箋怒思〇正義曰釋詁云

毛詩注疏 一之三 國風 周南 五 中華書局聚

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然故又以為怒宿不食之飢也

然則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飢之意非

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為文故箋又云如朝飢

食之思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既見君子不我遐

棄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思如字又息嗣反疏既見君子

○正義曰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婦人以君

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覲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

遠棄我而死○正義曰言不遠棄我者婦人自謂也若不死故憂思愈也○箋

已見至勉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者婦人自謂也若不死故憂思愈也○箋

見為遠棄我今不死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

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婦人閱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

不直遠棄已而去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閱其勤勞之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

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

見之俗本多不然而鮐魚頰尾王室如燬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頰赤也魚勞則尾赤

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鮐符方反魚名頰勅真反說文作輕又

作頰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焮音毀說文同一音火

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燬齊人曰燬吳人曰燬則如燬父母孔邇云此邇近也箋

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疏鮐魚至孔邇○

也○辭此一本作倅此處昌慮反為倅于偽反倅亦作疏疏鮐魚至孔邇○

鮐魚勞則尾赤以與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從役無

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維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

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頰赤至燬火○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頰郭云頰赤也鮪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彿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賸淫縱不同者此自鮪魚尾本不赤故為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彿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為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為燬也○箋君子至紂存○正義曰言君子不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甘心首疾憂思昔亂世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杜若是我心傷悲伯兮則云非庶人之妻言在於情性豈有勸以義此引父周南召南述本大而殷其則恐其死亡勉之則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南召南述本大而殷其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從政其妻勤勞則又非為士南召南述本大而殷其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化節比之於殷其志遠而義高大夫於國大矣雖王為之風見感文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風其衰惡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紂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如燬言是時紂有衰世之公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言紂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言紂時野有死麕云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

麟趾之時也關雎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呂辛反瑞獸也草木

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麕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

對字止本亦作趾及下傳應禮同**疏**處末者有翽翽之應也
 今天下無非禮也關雎之化不謂蠢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挑天以後也雖衰世
 時信厚無以過也麟趾之見若然編之末也此篇處未見相終始意直美公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名見若然編之末也此篇處未見相終始意直美公
 以為此致然編之末也此篇處未見相終始意直美公
 信厚似古致麟不作詩而得相顯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者述以公
 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顯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者述以公
 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
 關雎之化至極振然信厚如麟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
 能使君之宗族振然信厚如麟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
 張逸問麟之義云喻公之化則信厚與禮相應似於此二信厚其信厚
 如麟趾之時箋云喻公之化則信厚與禮相應似於此二信厚其信厚
 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之與紂之時而周之威德關雎化
 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與禮合
 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能盡物之性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之太平時行
 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之太平時行
 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致無文證無以言之公時明所以致麟者自為制
 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公時明所以致麟者自為制
 者麟是走獸以足致不先言趾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
 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麟之趾振振公子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令公
 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麟之趾振振公子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令公

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于嗟麟兮于嗟麟兮于嗟麟兮于嗟麟兮

麟之為獸也信而應禮以喻今公亦振然厚信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也

時不致麟而信與之故于嗟乎數今公亦振然厚信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也

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與意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信為瑞則應信故以喻公

言厚而與禮相言信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信為瑞則應信故以喻公

而名注云視禮而麟則鳳皇來儀昭二九年左傳云水官不脩則龍

說同也說者又云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致異義云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

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

其義也箋公更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較異義以

信厚也故射義注云于嗟乎嗚虞數仁人也明此數信厚可知厚數麟之定振振

公姓定題也公姓公同姓定都佞反字書作顛于嗟麟兮疏傳定題也郭璞

曰謂額也傳或作顛釋畜云姓類白顛顛亦額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云公

族公同姓則謂與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則高祖為一節也此有公

此同姓同祖為異彼為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又曰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

毛詩注疏 一之二 國風 周南 七 中華書局聚

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
 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新非異國也要皆
 同姓以對異姓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
 異姓最為疎也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
 示作于嗟麟兮疏傳麟角箋至不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一本
 象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色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麋身牛尾馬
 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
 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羿不懼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
 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

可以配焉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

同爾雅云鳴鳩鵲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

尸鳩有均一之德餽其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楊雄云戴勝也

疏鵲巢三章章四句至配焉○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

有之由其德如鳴鳩乃可以配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

居之文王之迎大似未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

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為難

維鳩居之與也鳩成猶國君積功故以與焉者鳩因鵲成巢

而居有之反又音吉爾雅作鶉音菊爾雅作鶉音架俗本或作加功

子于歸百兩御之子也御迎也如鳴鳩之子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

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威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王肅魚據反云待也乘繩證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鵲居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之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也釋云布穀類也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謝氏云布穀類也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卦故知冬至加功也〇御五嫁反亦作訝又作迓同疏維鵲至御之

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

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鳴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

比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歸謂反燕寢亦是也〇傳百兩

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四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

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由之家之所有為禮也此

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此

夫人斥大奴也大明云纘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〇

毛詩注疏 一之三 國風 召南 八 中華書局聚

箋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
 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
 送之言大奴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夏人謂夫也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
 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嬖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
 綱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祭者祭是三女故良人為美室也百乘象百
 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威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
 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
 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之嫁自乘家車故鄭儀齊引士昏禮曰主人爵
 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
 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
 彼禮矣美王姬之車故鄭儀齊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
 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攜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還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維鵲有巢
 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也○將如維鵲有巢維
 維鵲方之之方有之也○方有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將如維鵲有巢維
 鳩盈之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媵音孕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
 左媵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人有
 反女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鳩鳩之疏箋滿者至
 第也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
 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鳩鳩
 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謂
 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謂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

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于以采蘩于沼于沚繁繁蒿也于沼沚者與信不求備焉沼

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苾苾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也執蘩菜者以豆薦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疏人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夫

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為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

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傳蘩藩蒿○正義曰釋草文

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

於曲內非水中也○傳公侯至苾苾正義曰言執蘩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為

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蘩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苾苾也

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苾苾非其備者其實祭則親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

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實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為往故明之

於上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特

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菹南西上及兩鉶鉶設于豆南陳即主婦亦設

奠矣知蘩不為羹者祭統云妃供苾苾之菹亦不為羹采蘋知為羹者以教成之

傳之事祭事○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于以采蘩于澗之中○澗古晏反

音古協反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首飾也僮僮竦

毛詩

注疏

一之二 國風 召南

九

中華書局聚

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既濯。盥。直。角。反。禮記主婦髮。髻。○被皮寄反。注及下同。

儻音同。蚤音早。本多作早。下同。濯。鬢。之。事。禮記主婦髮。髻。○被皮寄反。注及下同。

禮云古者或別鄭音髮。鬢。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為。呂。姜。鬢。是

也。紒。被。之。禘。禘。言。還。歸。釋。禘。服。舒。遲。也。去。髮。其。威。儀。也。笄。云。言。我。也。祭。畢。夫。人

音計。被。之。禘。禘。言。還。歸。釋。禘。服。舒。遲。也。去。髮。其。威。儀。也。笄。云。言。我。也。祭。畢。夫。人

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疏。被。之。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服。被。鬢。之

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盥。饋。饗。之。時。甚。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鬢。

之。釋。禘。禘。然。有。威。儀。何。時。為。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

引。少。牢。之。文。有。威。儀。矣。○傳。被。首。飾。一。也。案。少。牢。被。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

者。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髮。長。短。為。之。所。謂。鬢。即。與。次。一。也。知。者。特。性

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髮。以。被。婦。人。之。髮。長。短。為。之。所。謂。鬢。即。與。次。一。也。知。者。特。性

云。主。婦。纒。笄。少。牢。注。云。髮。以。被。婦。人。之。髮。長。短。為。之。所。謂。鬢。即。與。次。一。也。知。者。特。性

髮。鬢。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鬢。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

少。牢。既。正。其。鬢。之。名。直。云。被。是。少。牢。之。髮。鬢。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

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納衣大夫祭申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為
 緣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祭申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為
 得正義曰知僮僮不為被髮者以少牢之祭據夫禮之安舒故也○傳僮僮而恭敬
 也○箋曰夜至之事○正義曰早謂祭之日之晨夜謂祭之日自早至夜而為視
 濯漑被之禋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此知非當僮為祭前矣若為自風至夜則
 濯漑被之禋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此知非當僮為祭前矣若為自風至夜則
 者以被之禋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此知非當僮為祭前矣若為自風至夜則
 為視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鄭此知非當僮為祭前矣若為自風至夜則
 以言所云夜祭又云風與主親視釁於西堂下即此所云風也以其風夜
 即此所云夜祭又云風與主親視釁於西堂下即此所云風也以其風夜
 之一事鄭并言耳特以爲宗人視濯非主也此引之者灌侯與士不盡同以凡風
 夜也鄭并言耳特以爲宗人視濯非主也此引之者灌侯與士不盡同以凡風
 以文王祭之日朝乃饗人既廩人以明無主少者視無釁之文故鄭不
 約之土妻得與夫人朝乃饗人既廩人以明無主少者視無釁之文故鄭不
 視滌之濯王后不視矣○傳祁卑不嫌也○正義曰言去夫人視濯謂祭畢去其
 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服而去是去髮也○箋曰去髮其威儀祭畢而安
 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畢釋服而去是去髮也○箋曰去髮其威儀祭畢而安
 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服矣○箋曰去髮其威儀祭畢而安
 ○正義曰此者以廟寢同官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采蘋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兔置

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釋文無可字非也釋文上出任為下出可任其任為上有可字與否
不能知也考文古本乃無可字耳

此兔置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小字本相臺本兔置作置兔置是也箋三章皆云此置兔之人不應一章獨倒序正

義云箋云置兔之人首章正義云言此置兔之人卒章正義云鄭以為此置兔之人皆順箋文也其云故兔置之人又經直陳兔置之人賢又毛以為兔

置之人者不主說箋故順經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正義中盡改為兔置之人失之甚矣考文古本首章箋作此兔置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此章及下章箋作此兔置之人皆誤

使之慮事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無明監本毛本亦作無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一本作事考疏作無為是是也

○芟苴

卒章言所成之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當威字誤是也

宜懷任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奸案奸身字作任者假借也又見閩宮箋漢書外戚傳云任身十四月迺生亦可證不知

者改之耳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奸

可鬻作茹 案陸疏鬻皆作鬻下凡引陸疏作鬻皆誤

袷執衽也 毛本誤以釋文衣際也三字入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薄言禰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擯一本作禰同正義標起止云傳袷執至曰禰即一作本也考文古本作擯采釋文考說文衣部禰

擯文重寶一字耳考文古本采釋文兼及字畫之異如兕作兕觥作觥之類并取諸一作又作或作本如亭本又作烹之類此皆非有異字故亦不復悉出

○漢廣

先受文王之教化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作先被考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當以正義本為長

不可休息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皆爾本或休息此以意改耳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見

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正義之說是也此為字之誤惠棟九經古義以為思息通非

漢有游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較案此正義本也定本游作遊以出遊字從入泳游字從彡為區別也考游古文作遊變作遊說文云旗流

者正訓也出游泳游皆假借經出遊之字多作遊或亦作游非有區別當以正義本為長

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流水本或作漢水正義本今無可考

方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泂或作泂樊光爾雅本作泂考文古本作泂采釋文或作本○按依說文作泂是

定本遊女作游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遊至游剗添者一字是女字衍也此當云定本游作遊正義說經傳箋字皆作游是

其本作游特著定本作遊之不同上游下游遊誤互易其字

編竹木曰棧 明監本毛本曰上有大字闕本窺入是也

方之舟者 明監本毛本舟下有之字闕本窺入是也

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絜字正義標起止云至絜者是正義本有考此箋尤高者說以楚為

喻之意也不應有絜字當以一本為長

至意焉釋訓云 明監本毛本焉下有〇又有正義曰三字闕本窺入是也

〇汝墳

釋水云汝為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墳當依爾雅作瀆下詩云遵彼汝墳同是也〇按說文曰瀆水厓墳音墓也

〇漸而復生曰肆 闕本毛本漸作斬案斬字是也

己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己反得見之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于作於案於字是也正義作於此箋皆定本也正義云俗本多不然今無可考

故下章而勉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不明監本窺去而字毛本無案因正義云故下章勉之遂誤刪不知正義自為文每不盡與注相應也考文古本亦無而字采正義而誤

辟此勤勞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辟此一本作辭此正義本是辟字

無得逃避若其避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辟正義作避辟避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憂思昔在於情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昔作皆案皆字是也

○麟之趾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序本或直云麟止無之字考正義云此麟趾處未者是正義本無之字標起止

云麟之趾三章衍也 ○補案或直云麟止止字此誤作趾

故于嗟乎歎今公子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吁于吁古今字注作于正義作吁易字之例如此不知者乃改之擊鼓權

與正義亦誤坻正義不誤

言從又成 闕本明監本毛本又作义案皆誤也當作義此句說脩義母下句則神龜在沼說致智于與洪範從作又初不相涉但當時俗字或以又為義耳禮運正義亦誤作又

貌恭肅仁 闕本明監本肅作體毛本誤作禮案體字是也肅即當時俗字

爾雅頌也 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頌作額案所改是也

此皆君新 補毛本新作親案親字是也上下文皆可證

○鵲巢

冬至架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架之音嫁俗本或作加功考正義本當作加功正義云故知冬至架之功也是其證定本當

亦作加功故正義不言有異也定本出於顏師古其匡謬正俗有論此一

云始起冬至加功力為巢也是其證顏又引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為架而駁

其不應言架功其說誤也劉周二本皆作加之故音架而以橫架為義與釋

文作架之者實一本也自不作功字不得以架功駁之當以釋文本為長

而有均壹之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壹作一案壹字是也均

及正義自為文則皆用本字矣序下注及正義皆不作一可證也此正義中

又有作一字者乃寫者取省所亂餘同此

送御皆百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本是御

字考經御之釋文云王肅魚據反云待也其述毛此傳自不當

仍云送御則一本或出於王肅也

婦車亦如之有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棧誤供以士昏禮考之

浦校是也

言迓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及經傳皆作御此作迓御迓古今字

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御之可證也釋文御之本

亦作訝又作迓同非正義本

方有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正義本今無

可者段玉裁云一本誤傳當云方有之也下傳當云成之能

成百兩之禮也皆引經附傳時所刪

○采蘋

苟有明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德是也采蘋正義引作信

彼言芼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芼作毛案毛字是也

于蒞南西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俎誤蒞以特牲者之浦校是也

主婦髮髻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髻作髻釋文云髻本亦作髻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段玉裁云考此字當作髻五經文字云

鬻聽亦反見詩風注謂此也劉音吐歷反可見其字作鬻說文鬻鬻髮也鄭少牢注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剔解鬻所謂詰訓之法也其徒帝反者

鬻與髻爲一字說文五經文字與鬻字皆別見即髮也不得重在此注同作鬻今正義本釋文本皆誤所當正也鄭少牢及追師二注本皆與此注同作鬻今

少牢亦一誤而爲鬻追師亦再誤而爲髻也

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去字正義於去字斷句定本於髮髻斷句也惠棟云當依定本

刪去字

又首服被鬻之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釋當飾字誤是也

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裼當作錫形近之譌

少牢云被錫纒笄 閩本明監本毛本錫誤裼案少牢作錫正義所引正作錫字明監本毛本因上文譌作裼并盡改其未譌者誤

甚下同

文王夫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王當主字誤是也

而髮髡無去字

明監本毛本髡誤髻閩本不誤案此述定本當用髡不用髻

珍傲宋版印

〇
|
|
|
|
|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二之四)

(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

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嘽嘽草蟲

趨趨阜蟲。與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蟲，蟻也。卿大夫之妻待禮

以禮相求。呼○嘽於遙反。趨託歷反。阜音婦。蟲音終。李巡云：蝗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其不自絕於其族也。

情○忡，救中反。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既見

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其不自絕於其族也。

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趨趨然躍而從之者，阜蟲也。以與相適也。以與大夫之妻

必待大夫呼己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

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臥息於寢，知其待己以禮，庶可以安

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蟲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中華書局聚

蔡邕云蠹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蠹蠻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蠻蠹者衍字也○
 箋草蟲至求呼○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
 而相從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為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呼不為草蟲
 相求呼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婦人至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
 人若時不當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箋未見至塗時○正義曰
 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
 而食則已至說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
 事故下采蕨采薇皆為在塗所見文在末見之前尚為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
 明矣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
 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箋憂不至之情正義曰知憂不
 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
 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必不苟求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罹明父
 母以見棄為憂己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
 義憂不當夫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箋既見至化生○正
 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以文在既觀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
 于與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與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則
 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
 為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為禮也言既觀謂已昏者謂
 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觀竝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昏者謂
 初見君子待己顏色之和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
 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
 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觀選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
 觀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觀為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選也
 彼南山言采其蕨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蕨居

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藿豨卑滅疏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驚

反本又作驚俗云其初生似驚脚故名焉疏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驚

葉然此采驚者欲得此驚以與己在塗路之上欲得驚〇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

得夫待己以禮也己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驚〇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

采驚為異耳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〇傳南山至蕨驚

〇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

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

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蕨驚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驚郭璞曰初生無葉可

食〇箋言我至采驚〇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驚故以在塗未見君子

見之因與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〇說陟彼南山

憂心惓惓〇惓惓憂也〇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〇說陟彼南山

言采其薇〇薇菜也〇薇音疏傳薇菜〇正義曰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

種之以供宗廟祭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〇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〇離力智反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〇女子十年不出

執麻稟治絲繭織紆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蘩豆菹醢禮相

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一一 中華書局聚

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

復嫁以女道教人若鳩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紉音旬條也漿子詳反臨音

作蠶紉女金反何如鳩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紉音旬條也漿子詳反臨音

海相息亮反采頻三章四句至祭祀矣○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

能循之以為法度也言既循法度即承事之先祖奉祭祭矣

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法度即承事之先祖奉祭祭矣

序轉互相明也○箋云子至法度○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

女媚謂容貌也○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內則文也言

也媚謂容貌也○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內則文也言

麻食者執治緝績之事麻也釋草云麻稊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

織則緝之絲則績之麻也釋草云麻稊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

四德之事謂治葛縫紉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

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者進尸虞傳曰納酒漿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納酒漿以下謂當薦獻之節納者進尸虞傳曰納酒漿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酒漿以獻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薦醢殖醢在豆蓬威脯羞皆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納以教成文謂薦獻時引此

度序也此女循法度者為今嫁後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

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為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筆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定

本云姆教婉婉勸禮本亦然今俗云傅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蘋大萍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匹

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賁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

潔清故取名以為戒○濱音賓涯也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萍本又作萍薄經

反一本作萃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芼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

下孟反清如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方曰筐圓曰筥湘亭也

字又音淨如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

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濟之中是錡羹之芼○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

息夏反錡其綺反三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亭本又作烹同普更反蕘

也濟去急反汁也錡本或作錡音形鄭云三足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

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禮音衡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室大

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閉之前祭不於室中者

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

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

音戶後皆倣此與音餘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澗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

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無祭事也祭主設羹者

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主設羹者

教成之祭更使季女成其禮也少季女反主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威蓋

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盥音盥

本或疏欲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

作案疏欲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

毛詩注疏一之四國風召南三中華書局聚

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
 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烹之維錡及釜之中黃之也既煮之
 為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
 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萍其大者蘋舍人
 曰苹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蕪藻之菜
 蘊聚也故言藻聚藻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
 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
 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兩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
 至為戒○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
 亦為戒成之祭故引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
 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蘋蕪為此祭
 婦容婦功既教之事次皆為教成之祭故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蘋蕪為此祭
 所以成婦順也事次皆為教成之祭故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蘋蕪為此祭
 法度之大就尊者宮教之三月一祭故具引之必先嫁成三月更教之在宮祭乃在
 廟也知此祭高祖廟同會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
 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會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
 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
 同會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
 而告焉是也大夫為性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
 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
 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使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
 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
 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左傳曰女贄不暹榛栗棗脩以
 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為戒明矣昏
 爾雅無文傳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筐至曰江淮之間謂釜曰皆

鋪定本有足曰鋪下更無傳俗本鋪下又云無足曰釜〇箋亨蔬至之莖〇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苦豕用

取皆一羊鋪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鋪於房中皆莖以蔬藻則魚體亦在

故特牲注云鋪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莖以蔬藻則魚體亦在

在鋪中為鋪奠之莖知非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

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魚載羹傳曰羹大羹也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

特牲禮云設大羹滂於北注云大羹滂肉汁則滂汁也〇傳宗室至牖下

〇正義曰傳以昏義云於宗室是大羹滂肉汁則滂汁也〇傳宗室至牖下

宗之廟宗子有廟也亦為大夫宗子之祭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

同姓故祭大宗之廟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

若宗子之祭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

作室字〇箋牖下至為之〇正義曰箋知牖下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

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

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

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

筵於戶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

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

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為之〇傳少君使有司為之知

義曰季者少也祭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

之阿行潦之蘋蘩藻實諸室季釃尸之敬也伯仲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

公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故傳

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故傳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四

中華書局聚

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之以
 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說教成之祭事終故於此總之毛意以教成
 之祭與禮女為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
 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為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
 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上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禮儀之禮者
 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醴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
 陳采蘋藻為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
 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
 為教成之祭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
 蓋父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
 明父母禮女者以無正文故昏禮記父醴女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
 重昏禮是也以此無正文故昏禮記父醴女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
 房中禮是也以此無正文故昏禮記父醴女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
 以法度今為祭禮所以教成其禮故之祭更自設其羹也祭主婦設羹謂
 特牲云主婦及兩銅錡錡錡此設於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
 為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於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
 故據以言之又解不言魚者季女主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知其
 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皆男子主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知其
 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黍稷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皆男子主魚俎
 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為此篇所知者皆以特牲少牢皆男子主魚
 之季女取為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禮亦謂教成之祭於宗室本
 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魚芼之禮亦謂教成之祭於宗室本
 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蘋藻何所施乎明是魚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禮
 牲用魚芼之蘋藻何所施乎明是魚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禮
 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明毛以禮室大與教成之祭為一魚於宗室之
 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明毛以禮室大與教成之祭為一魚於宗室之

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為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堯之以蘋藻與以輿為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堯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為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後召伯姬姓名奭食於召作上公為二伯

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謚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

也未知土安之言何所燕為反國疏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南國正義曰

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

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也愛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

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

伯者二南文王之風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

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

各於其時故舊者言美惡者言刺幽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

正義曰燕世家云召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謚以為文王庶子未

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

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伯并言故

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

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言獨稱召伯者美其為伯之功故鄭志

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之時事故問之得為

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自明誰云文王與紂為之二伯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

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乃自明誰云文王與紂為之二伯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五 中華書局聚

五 中華書局聚

五 中華書局聚

五 中華書局聚

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為伯時
 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
 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
 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
 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
 也為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為正耳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所芟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萌去伐擊也箋云芟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煩勞百姓止舍小堂之下而聽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蔽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泫又音必芾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寄
 詩作箋初簡反芟蒲芟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芾去堯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
 反說正流蔽芾至所芟○正義曰國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音悅正流蔽芾至所芟○正義曰國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舍於其下故也○傳蔽芾至舍棠始生謂櫟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
 行其野云蔽芾其櫟箋云櫟之蔽芾始生謂櫟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
 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
 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杜棠傳曰杜赤棠是也芟草舍者周禮仲夏
 教芟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芟草者草也草中足舍故云芟舍載
 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
 箋召伯至其樹○正義曰對涉是水行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
 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
 出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蔽
 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憩息也○敗必邁反又如字憩蔽芾甘棠勿翦勿
 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云拜之吉拔也○說本或作
 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〇一二三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衰亂之俗

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正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至貞女

周之威德當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

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

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俗難革故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

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

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

訟之事也〇箋衰亂至之時〇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威德故

當殷之末世周之威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其文也厭浥行露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濕道

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

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〇厭於葉

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博反沈又於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彊其丈反莫本又

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沍厭浥至多露〇毛以為厭

不音者放此昏昕許巾反至禮用昕親迎用昏沍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

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耳是以興彊暴之男今道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為室

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以興彊暴之男今道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為室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六 中華書局聚

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道所以不為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
 不為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
 來謂三月四月之中豈不欲風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
 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始有露二月者以二月八月春分陰陽中也禮九
 月至昏○正義曰始有露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白露為霜是草既
 成露為霜則二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
 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
 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
 汝疆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
 足霜疆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矣女因過時假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
 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引周禮者地
 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
 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
 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
 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相對男得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
 云夫家之眾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辨男女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
 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昕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意由此始有
 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婿也經言風即昕也
 夜即昏也經所以風夜兼言者此疆暴之男以多露之時婿也經言風即昕也
 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昕婿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
 時也禮不足而來疆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且受爾禮
 女受爾禮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壘也箋云女

家何以速我獄

女疆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壘也箋云女

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珠今疆暴
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珠今疆暴
審也○穿本亦作寶音川女音汝下皆同獄音玉塢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
質穀爭訟者也崔云塢者塢正之義一云獄名味本亦作燭郭張救反何都豆

口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
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為屯因作純字兩音諒媒疏誰謂至不足○正義曰此疆

音梅謀也灼時酌反又音酌廣雅云灼音諒媒疏誰謂至不足○正義曰此疆
為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

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

乎故謂之有室於我無室家何有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以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

我故謂之有室於我無室家何有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以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

師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疆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塢實其情而室家之道

不足已終不從之○傳不思至獄塢○正義曰不思想物有變疆暴之人見屋之

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

牆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

不思想物變之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

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鼻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

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
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
與至當審○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二者皆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
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乃侵陵我獄二者皆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
者以其聽訟故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伯即為士
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伯即為士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七 中華書局聚

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

五兩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純帛不過五兩多

來疆委之意乘其文而為之說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者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

象五行十日相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

記曰納幣八束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

云與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絳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

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

已大夫用幣無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正義曰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女是

言女而獄幣若加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正義曰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女是

野有死麋箋云疆不由媒妁知此有媒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

耳也言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無媒也樹酌二姓六禮之來疆委之

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疆委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委之也六禮者

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疆委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委之也六禮者

以方為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

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

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為之辭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

無家何以速我訟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疏傳墉牆〇正義曰

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雖速我訟亦

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不女從不從終不棄禮而

隨此疆界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鵲巢

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疏羔羊三章章四句至羔羊〇正

夫競相切化皆知此羔羊之化在位下孟反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

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為行正直德如

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總

謂六州也以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羔羊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為

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羔羊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為

裘用羔羊之皮此云明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

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敘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

何以獨言羔羊之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

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費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

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

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裘得皆節儉正

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自行可得之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

儉自公為正直羔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八 中華書局聚

先言羔羊以服乃行事故先說其皮序後言羔羊舉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
 為文勢之便也○箋鵲巢至之入○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比國君故云鵲
 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南國亦積功以化天下故言積
 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致之意言由國君積功以化天下故言積
 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言競相切化是謂競相切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
 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是謂競相切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
 謂人德如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古者素絲以英
 徒何反它數也本或作純數所具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門也委蛇行可從
 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
 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
 可自得也○委於危反蛇本又作蛇同音移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蛇毛以為召南大
 委如字從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行下孟反疏夫羔裘至委蛇○毛以為召南大
 以為裘縫殺得制素絲為英飾其純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法可使內有羔羊之德
 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宜此章言異羔羊之皮卒章言順從於事心志自得
 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二句為異羔羊之皮卒章言順從於事心志自得
 為裘縫殺得制素絲為英飾其純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法可使內有羔羊之德
 委蛇然○傳小曰羔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
 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也二章傳云絨縫
 釋之此言絨數羊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也二章傳云絨縫
 者釋訓云絨數羊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也二章傳云絨縫
 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純五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
 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純五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
 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恐人以為純自數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絨者蓋舉中言之
 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為純自數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絨者蓋舉中言之

絨數亦五絨言絨則純總亦絨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

絲為組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子有英飾闕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

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而成組也素絲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矣既云素絲

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組也素絲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矣既云素絲

即云五純五絨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組則素絲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矣

施諸縫若今之絨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組則素絲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矣

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

服之線以居故詩八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

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傳公至從迹〇正義曰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貌〇正義曰膳食聖人有過下之讖孫毓云自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

自減膳食聖人有過下之讖孫毓云自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九 中華書局聚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

裘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

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

服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朝則不用素錦為裼故也士則

以玉藻云紆裘以狐白之外唯鄭注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

諸侯視朝君臣用麋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縹衣縹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

四年傳云減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又定九年傳云芻犢而衣狸製是也若天子

以下田獵則羔裘縹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

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

其臣則裘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袂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

天子諸侯朝祭之服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

朝祭之服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卽次錦衣為裼便

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卽次錦衣為裼便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

裘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

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

服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朝則不用素錦為裼故也士則

以玉藻云紆裘以狐白之外唯鄭注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

諸侯視朝君臣用麋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縹衣縹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

四年傳云減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又定九年傳云芻犢而衣狸製是也若天子

以下田獵則羔裘縹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

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

其臣則裘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袂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

天子諸侯朝祭之服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

朝祭之服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卽次錦衣為裼便

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卽次錦衣為裼便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

義也反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殷音隱下同雷亦作雷力回

為臣之義三章章六句至勸以義○正義曰作殷其雷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

其事也定本能閱其夫之勤勞字而勸以義○大夫遠行從政而三章章首二句是也

不違寧處其室家閱其勤勞字而勸以義○大夫遠行從政而三章章首二句是也

之正義曰此解大夫未稱王召伯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

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與之大夫暇禽亦此之類也知

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雷以喻

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雷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閱念言遠行從政無期

以後言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以潤天下箋云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

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何斯遠斯莫敢或違向此君子也斯此違去

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振振君子歸哉歸哉也振振信厚

無敢或閑暇時閱其勤勞○復符福反閉音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也

夫信厚之君子為君使功未成歸哉疏殷其至歸哉○

然歸也○振音真為君于偽反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疏正義曰言殷殷

方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

言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閑暇之時何為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

也○傳殷霽至天下○正義曰此霽比號令則兩霽之聲尚殷殷然也疏出雲雨以潤

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霽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象辭也

注云震為霽動物之奮動也霽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人之人故謂之

震驚之言警戒也霽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

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霽事義相故引之以證霽喻號令之義也霽之

石而止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

此君子至箋復去此○正義曰傳言何斯君子解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

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

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無

箋云殷其霽在南山之側疏亦在其陰南傳亦在至左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

山北左謂東何斯違斯莫敢違息也疏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霽在南山之

右謂西也何斯違斯莫或違處尺黃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四)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毛詩注疏校勘記（二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草蟲

還來歸宗謂被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上衍有此之義故己所以憂歸宗十一字

蕨驚也

相臺本驚作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作驚案釋文驚本又作驚小字本依釋文又作也釋文舊或誤今正

言我也我采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雄雉箋爾女也女衆君子之屬爲一例與卷耳箋我我君也我我使臣也之屬不相同因蒙上

句不煩更出也考文古本作言我也我我采者也仍更出我字非箋例也其雄雉箋作爾女也女女衆君子亦非餘同此

在塗而見采驚采者得其所欲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采字作菜案菜字非也考文古本亦作菜山

井鼎云屬上讀考正義標起止云言我至采驚是正義本作采讀以采者得其所欲得七字爲一句采譌爲菜并改其讀失之矣

○采蘋

此祭女所出祖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祭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云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可證

無足曰釜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方曰釜至曰釜又云定本有足曰釜下更無傳俗本釜下又有無足曰釜是正義本與俗本

同也此傳錡釜屬有足曰錡互文見意不更言無足曰釜矣當以定本爲長

大夫士祭於宗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廟又云定本集注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考下傳云必先禮之

於宗室是大宗之廟但稱宗室不稱宗廟也當以正義本為長

則非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於禮下添女字非也箋說傳必先禮之禮不更言禮女其為禮女自明矣正義云則非禮女也乃正義

祭事主婦設羹

禮字是也正義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禮考文古本同案

江東謂之藻音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瓢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也○今按音瓢二字亦是郭注郭注

音非也

主婦人及兩劔劔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衍人字以特牲考之浦校是也

○甘棠

今棠黎

補黎當作梨

何所欲據

補慾當作憑

箋云芼草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箋云在芼草舍也下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蔽芾至草舍箋召伯至其樹明監本毛

本依此所改也考文古本同亦采正義又正義云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是其本自芼草舍也至敬其樹凡四十一字皆為傳也段玉裁以定本集

注爲是

召伯所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說文無憩字富作愒今考釋文云憩本又作愒小雅苑柳大雅民勞經皆作愒憩但愒之俗字耳釋

文舊有誤今訂正

○行露

箋云夙早也

此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此箋有夜莫二字云小星箋同今考

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小星箋云或早或夜皆不言莫當以無者爲長我將昊天有成命箋亦但云早夜步妃烝民箋有夜莫者皆釋文本耳盧文弨

欲依蜀石經補此非也考文古本有夜莫也采釋文○按舊校非也依說文夕者莫也莫者日且冥也夜者舍也天下休舍也古夕與莫不同義夜與莫

不同義莫謂日冥夜則該日冥至將旦言之是以穀梁春秋辛卯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即夕字此夕與夜分別之證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莫

亦爲夜鄭云夜莫也者散文之義也別之也曷爲別之嫌讀者謂此夜爲終夜也箋有夜莫二字者是

禮不足而彊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禮不足而來彊暴是正義本此彊來及下彊委皆當與序彊暴字同讀作巨良反釋文而彊

來其丈反下彊委同五經文字云彊強並巨良反云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釋文與正義不同也考下箋彊委之乃左昭元年傳文當以釋文本爲長

考文古本下彊委之作彊采釋文

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文古本下有者字云宋板同誤以傳文似有角者爲

箋文也

純帛不過五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此媠氏文也又云

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又云則純帛亦緇也傳

合也考媒氏純字至鄭始正其讀是此傳舊但作純當以正義本為長釋文

天子以媠女閩本明監本毛本媠誤聘下同

○羔羊

羔取其贄之不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執誤贄以公羊注考之

退食謂減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考文

孫炎曰緘之為界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絨字當作域釋文引作域

因名裘縫云緘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為

維組紉耳補維當作唯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行可蹤迹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從正義作蹤從蹤古今字易而

蹤非是義本

唯麕裘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麕誤麕案山井鼎云上麕字同今本考此上依玉藻字下依論語字故不同也鄭玉藻注引論語亦作

麕麕是正字麕是假借魚麗傳不麕本或作麕同

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麕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朔誤朝下素衣麕裘諸侯視朝之服同是也終南正義可證

然袞冕與衣元知不用狐青裘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衣至青剌添者一字是知字衍也

〇殷其雷

勸以義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考正義本云勸夫以為臣之義下句正義云而勸以為臣之義是其本此句

當亦有以字

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室家當王家誤非也勤勞句絕室家之事別為句

與下連文

非雨霑也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云二字當在非雨霑也之上不知者誤移於下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五)

(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也韓詩作樛說文樛亦梅字男女及時也疏標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正

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被皮寄反疏義曰作標有梅政亂男女喪其配

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本男女下育得以二

耦嫁娶多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育得以二

字者誤也毛以卒章謂男年二十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育得以二

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育得以二

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二十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育得以二

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速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

九曰霜降逆女冰洋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洋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

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卿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

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蓄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

〇一五一

毛詩注疏 一之五 國風 召南 中華書局聚

後二十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戊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男也
 雖二十女配二十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戊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男也
 以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為正鄭據周禮仲春為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
 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時也梅實喻時之盛衰
 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
 既以仲春之月為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衰近則衰少則梅落少衰多則似
 梅落多時不可為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衰近則衰少則梅落少衰多則似
 哀猶少謂孟夏也去春近仍為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
 章言其實三兮謂也去春近仍為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
 今今急辭恐其過也又卒章頃筐至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雖不
 去春光遠善亦盡矣謂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至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雖不
 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雖不
 備相奔不禁止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
 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為晚此篇三章宜
 一為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為昏至六月則不可得以及時宜舉末以言之故不
 故可強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為昏知待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
 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為昏待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家者又仲春為昏待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
 以仲春為昏也此首章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首章毛傳且女子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
 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
 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
 三十二男二十不言正嫁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

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綵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

王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

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答張逸云行露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蓄育人民然則

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蓄育人民故也綢

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

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

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得有梅其實七

以蓄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所標有梅其實七

兮興也標落也威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求

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感而不嫁至夏則衰〇隋迨果反又徒火反

我庶士迨其吉兮士宜及其善時善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〇迨音待韓詩

也云顧標有至吉兮〇毛以為為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

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以為昏比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與男女

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〇鄭以梅落與時衰為異言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

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

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

仍為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〇箋梅實至始衰〇

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

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壑之正同一月非本歷

陳及時之意故為喻也〇箋我當嫁者〇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

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己鄭恐有女自我標有梅其實三兮

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毛詩注疏

一之五 國風 召南

中華書局聚

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求我庶士迨其今今急標

三耳○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晚頃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備禮

有梅頃筐塹之塹取也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備禮

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箋云

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

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疏標有至謂之○毛以為隋落者是有梅

不禁○蓄音煩禁居鳩反一音金疏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與女年二

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

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鄭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故頃筐

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復

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

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傳不待至民人○正義曰傳先

言不待備禮者解謂之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

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

所以蕃育民人也謂多得成昏令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箋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

心矣○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疏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正

行下孟反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疏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

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不當夕下三句

進御於君恩惠故能盡心也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也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

內則總御衆妾與媵皆為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

衆妾則謂禮命貴賤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

服所則謂禮命貴賤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

無子立右媵之賤也左氏皆言立左媵之人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

姪娣舉其貴者是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更見箋云星衆無名者三心五獨

是終歲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張救反又都豆爾雅云燭謂之柳更音庚

下同宿音秀反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

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不當夕〇寔時職反序進御者是其禮命疏彼至

正數不謂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〇寔時職反序進御者是其禮命疏彼至

見於義曰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序進御於君所由夫

在於君所忌惠及故往或夜往自知已賤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肅然夜行或故

也〇傳嘒彼至更見〇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為貌漢傳曰嘒星貌者日月

非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為小貌知三為星者下章房心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

毛詩注疏 一之五 國風 召南 三 中華書局聚

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

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為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昴皆為心實三星

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為心以其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

心以三星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

謂之三星此及綢繆者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星是囓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

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之比夫入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

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衆無至更見○正義曰經言在東恐其

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云四時者如是終

方為義故變言在天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云四時者如是終

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

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

○正義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列位○箋諸

妾至當夕○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獨至於房中釋

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

中告或由此言之夫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

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晚夜始往及其早來也亦異於夫行也或以為早

謂夜初有貴賤往者又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為夜晨初為

早未初有初昏為夙者又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為夜晨初為

同於夫人非妾中自故也內則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

由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

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內則云妻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

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留也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參所林反星名也一名疏

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留如字又音柳下同

○一五六

留也○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下有三星旒曰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得統熊旒六旒是以演孔圖云伐命苞云昂六星昂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昂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

蕭蕭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諸妾夜行抱衾與裯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衾起金反裯直

疏 衾被禪被○正義曰葛生曰錦衾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以衾既為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為禪被也○衾裯牀帳○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裯雖古無名被為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

如今漢抱帳也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媵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勝則四日也次夫人連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御夜夫入所專不須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二人一夜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後先須帳故二媵下姪媵舉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媵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前卑後先須帳宜二媵下姪媵舉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為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

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汜音祀江水

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疏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

同沱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篇內同疏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

宜為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媵故嫡亦能自悔過謂其不與俱行

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勞思之勞而無所

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為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

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故士昏禮注

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媵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媵先言姪若無姪

媵猶先媵是士有媵必從謂之媵也喪大記夫撫姪媵是大夫有姪媵矣公

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

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

之行否所由嫡者尊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

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設遇勞不怨經三章次二句是

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為下而設遇勞不怨經三章次二句是

耳疏江有汜媵興也決復入為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之

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疏嫡能自悔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並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

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我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決復行

入為汜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與鄭同知毛江有渚渚小洲也

不為汜正義曰初過而後悔者以俱行由不我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決復行

一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祗云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箋云江有沱東別為沱〇岷本又作嶧武

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嚙口而出聲

沈蕭妙反感子六反本亦作蹴解革買反又閉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〇過音戈下文同嘯蕭叫反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

惡無禮也麕無禮者為不由媒灼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〇麕本亦作

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疏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當紂之世天

脅上居業反下許業反劫疏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當紂之世天

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〇箋無禮至紂之世〇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無禮

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灼也思其麕肉為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

今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為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

下大亂以下同為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包裹

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

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來〇包浦茅反裹音果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春

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清如仲沈音淨令力呈反野有至誘之〇毛以為皆惡

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仲春以禮與男會吉疏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

毛詩注疏 一之五 國風 召南 五 中華書局聚

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有男於野田中有死麋之肉以白茅裹之為禮而來也
 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為異言思仲春正
 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皆以女之所欲計有女懷
 春之前矣但以昏時為重故先言懷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之所欲計有女懷
 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之所欲計有女懷
 是所思之主其實東也○肉亦凶荒至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
 束死麋肉為禮而來是也○肉亦凶荒至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
 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麋鹿之肉言死麋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
 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無麋鹿之肉言死麋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
 肉當鴈幣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
 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昏也徒以荒野中所以有死麋
 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饋人注云齊人謂麋為獐則麋是獐也
 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潔清也○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潔清也○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春秋正義曰傳以秋冬為
 若仲春則不待禮而行之無為思麋肉矣此思春開春欲其以禮來
 而言其實往歲之禮亦可以為昏矣釋云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
 進導一也故以誘為導也○箋有貞至言然正義曰箋以仲春為昏時故知貞
 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使媒人導時故知貞
 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使媒人導時故知貞
 非謂仲春之月始思媒也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誘之自吉士始親迎也
 故知非仲春之月始思媒也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誘之自吉士始親迎也
 歸妻知非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善士有善德故
 稱也
 士稱也
 林有樸檝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樸檝小云樸檝之中及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

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也純讀如屯〇樸蒲木反又音有女

僕音速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

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如玉疏林有至如玉〇正義曰言凶荒殺禮小由有貞女堅

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樸樸小禮而來也

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樸樸心某氏曰樸樸也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樸樸為木名也言小樸也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者以木也故箋云樸樸也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下之處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樸樸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木之處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非小獨為林也此宜云林中木之處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讀如屯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比之者曰此皆比白不可汗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潔白者

可以男子百行也舒而脫脫兮舒徐也脫舒遲也〇樸樸小禮而來也

外反無感我悅兮〇感動也悅舒而胡坎反悅始銳反沈始動其佩飾無使彪也

有女

野

堅

云

正

義

曰

釋

木

是

一

名

心

是

也

野

貞

女

處

及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野

毛詩注疏 一之五 國風 召南 六 中華書局聚

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悅於門右然則悅者是中為拭物名之曰悅紛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傳危狗至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

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勤面績總服則禴翟○禡

王姬武王女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為尊人姬一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為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

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還嫁反注同厭

於葉反翟庭歷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還嫁反注同厭

翟音遙翟或作績戶妹反畫文也總作孔反禴疏何彼禮矣三章四句至之德正

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嫁於諸侯執其所乘之車以成肅敬雖和之德無不

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敘者本其作意略不

言耳王姬者女而嫁於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

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侯者以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

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侯主也然無二王姬於諸侯嫁於諸侯者之

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通天

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為下嫁也

禮樂唯祭為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未為諸侯尊卑無二王後

其夫人得與王后同降一等要本王姬服此不為繫於夫也天子尊若為諸侯

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

路皇甫謚云武王於諸侯或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

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

故知車乘厭翟服則禴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

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章為當而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章安車坐乘車凡

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驚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鞞直

兩耳與兩鑣容謂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驚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鞞直

總車衡鞞亦宜有焉續書文也蓋如小車蓋也皆所有蓋則重翟厭翟謂

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寶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

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矣巾車又云翟

朝見於君以威之也此翟蔽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翟矣巾車又云翟

靈恩以為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

夫人服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

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

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下解云諸侯夫

毛詩注疏 一之五 國風 召南 七 中華書局聚

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與上攝一等案鄭注中車引

詩翟芾以朝謂厭翟也威之者以乘祭之車故言威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

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簑卿妻夏縵夫

昏禮女次純衣棧車初嫁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祭服加以纁褊約士

車服以經有王姬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何彼禮矣唐棣之華與也禮猶

字棣移也箋云何乎彼戎移者乃移是兮反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

移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尺奢反又音

與居或云古讀華為敷疏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以

慢執今初婦乘車時已能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傳禮戎戎以尊而適卑恐有傲

者華有形貌○故重言棣移○正義曰汎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

不必有文○傳唐棣移○正義曰汎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

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何至敬和○正義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

樂記云肅肅敬也離離和何彼禮矣華如桃李王之孫齊侯之子○正義曰言何

孫適齊侯之子盛正華者德能正天下之王齊疏乎彼戎戎者其華之義曰言何

李華也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

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蘇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正
 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為興〇傳平正也箋云華者德能正
 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
 正天下則稱平王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懋殷乃命寧即云予
 曰德能平天下則稱平王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懋殷乃命寧即云予
 王故君夷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懋殷乃命寧即云予
 以穆君夷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懋殷乃命寧即云予
 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
 稱寧王但無文耳其鈞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伊維緝也箋云
 彼何以為之乎以善道相求〇緝亡貧反緝音倫繩也**疏**其鈞至之孫〇正義曰
 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〇緝亡貧反緝音倫繩也**疏**其鈞至之孫〇正義曰
 乎維鈞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
 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
 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〇傳
 緝綸〇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緝鈞繳抑又云言緝之
 絲傳曰緝被者以荏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緝被謂被絲為弦也綸禮記云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奮夫所佩與此別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
 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應者應德自遠而至〇騶側留反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於身

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

皮寄反蕃音煩多也蒐所留反春獵為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

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疏**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疏**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

已得正朝廷心既治天下純如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於

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於

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均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

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

故殖序鵲巢是以下然後言蒐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

蕃殖即犯穢是以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如騶虞天下也故得庶類

王道成則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謂周南召南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

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

曰敍解德若自遠而至於然**疏**非實至也彼茁者蒐者著春田之早晚○蒐側劣側

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於然**疏**非實至也彼茁者蒐者著春田之早晚○蒐側劣側

刷二反音加蘆音盧草也壹發五**疏**豕牝曰**疏**虞人翼五**疏**豕牝曰**疏**虞人翼五

著張慮反後音加蘆音盧草也壹發五**疏**豕牝曰**疏**虞人翼五**疏**豕牝曰**疏**虞人翼五

必戰之者仁心之至○發如射食亦反**疏**于嗟乎騶虞不食生物有白虎黑文

百加反牝頻忍徐扶死反射食亦反**疏**于嗟乎騶虞不食生物有白虎黑文

則應之美也于**疏**彼茁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始生者蒐也唯壹發

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數田獵君仁心如騶虞義謂草生茁茁然出

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數田獵君仁心如騶虞義謂草生茁茁然出

故云茁也非謂獸又解君射草文李巡曰葦初生○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

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驅禽而翼驅也則此翼亦為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

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翼驅也則此翼亦為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

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駟職箋云奉是時仕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禽之逆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巳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〇傳駟虞至應之〇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也
 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射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駟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駟虞之為瑞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駟虞白虎黑文尾長於驅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彼苗者蓬蓬草名也〇壹發五縱子公反徐又云容反字又作縱〇縱于嗟乎騶虞疏傳一歲曰縱〇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縱獸於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研言私明其小故亦云一歲曰縱獸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研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職注云一歲為縱二歲為犯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〇箋豕生三曰縱〇正義曰箋以縱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稟璞曰豕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縱一解難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縱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麋鹿皆云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驛字雖異音實同也名獸研從兩肩為鬻鬻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驛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毛詩注疏 一之五 國風 召南

九 中華書局聚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標有梅

男女及時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正義云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亦謂此句非謂下句

也

冰泮殺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內誤止非也考周禮疏載王肅引此亦作止又云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送女冰泮殺

止是詩卿本作止楊倬所注作內而連下文十日一御為解其說非是不當據以改正義所引也東門之楊正義引亦作止

冰泮農業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桑誤業非也考東門之楊正義引正作業又周禮疏載王肅引亦作業與今家語

不同不當據改也

然則男自二十九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則男下剝添作自二十以及二十九案所補是也此二十複出而脫耳浦鏜云至誤及

是也

衰少則梅落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下有似字案所補是也

喻去春光遠

毛本光作尤

故季夏去春遠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疑至字誤是也

二月綏多女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女士誤士女案山井鼎云檢夏小正宋板為是是也士冠禮媒氏兩疏引皆作士女所見本不同

耳

禮文王世子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六字衍從昏義疏引之非也昏義疏引之不備耳異義所據大戴禮文王世子

篇也麻譜及大明正義皆有明文可證

與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蠡斯正義引標有梅云與者喻乃隳括此箋而非箋成文也考

文古本者下有喻字采蠡斯正義而誤

所以蕃育民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民人誤人民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民人又云所以蕃育民人也皆可證其序下

及後正義有作人民者即自為文故不與注相應

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

明監本毛本落下有盡字閩本刻入案所補是也

如不待禮

圖毛本如作始案始字是也

○小星

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貴妾誤賤妾是也

以興禮雖卑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雖作命案所改是也

知三爲星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心誤星是也

前息燭後舉獨 闕本明監本毛本獨作燭案所改是也

抱衾與裯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獨後改禡案初刻誤也

抱衾與牀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衾作被考文古本同案被字是也箋承傳衾被也之文非取經衾字

次夫人連夜 闕毛本連作專案專字是也下以後夜夫人所專可證

○江有汜

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若或無娣猶先姪媵用鄭士昏禮注也

然而並流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而誤得案正義云言江之有汜得並流此正義自爲文不當據改

渚小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此注考關雎正義云江有汜傳曰渚小洲也是正義本有

水岐成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岐當作枝釋文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祗考此讀如字者是也水枝謂水之分流如木之分枝耳穆天子傳

所謂枝詩讀爲其宜反又音祗義亦無大異不當遂作岐字○按江賦曰因岐成渚字作岐亦同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苞逋茹反段玉裁詩經小學云苞直字皆從艸曲禮注云苞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

毛詩注疏 一之五 校勘記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果實相遺者必苞且之引書厥苞橋柚今書作包譌今考木瓜正義引此經作苞是正義本當亦是苞字與釋文本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併時依經注本改之也

先使媒人導成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導誤道案注作道正義作導道導古今字非釋文本毛傳作導也考文古本傳作導采正義釋文而誤

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包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玉有五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玉有五剗添者一字

脫脫舒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脫脫舒遲是其證正義又云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釋文脫脫下亦云舒貌皆不與正義本同考文古本作舒遲貌也采正義釋文合而一之也又云宋板同者誤

○何彼禮矣

雖則王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雖王姬無則字釋文云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釋文本與定本同○按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十字為一句或以王姬句絕則語病矣

謂以如玉龍勒之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以巾車注考之浦校是也

始嫁其嫁之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其始嫁之衣裳所改是也十行本此行剗添者一字因行末衍下嫁字故也其字錯在下亦誤

箋正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正下當脫王字

又洛誥云平來恣殷乃命寧 闕各本注疏及尙書平皆作倅案羣經音辨

包所改今本釋文作倅陳鄂所改集韻辨使也或作倅古作平華尙書平秩馬融本作革曰使也周禮春官車僕革車故書作平十行本蓋出于善本故此猶存其古

以絲之爲綸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爲作爲之考文古本同案爲之是也

○騶虞

虞人翼五祀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翼字後人旁記翼本作騶不知據何本今考此采正義云則此翼亦爲驅也之解而爲之耳非有本也

故云茁茁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茁字浦鐘云出誤是也

多士云敢翼殷命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翼今書作弋非也考尙書馬本作翼見釋文鄭王本作翼見正義卽此正義所引也

射注 闕毛本射下有義字

尾長於驅 闕毛本驅作軀案軀字是也

應信而至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誤信非也陸機即用毛說謂信為母義為子也應者脩而致之

獻豨從兩肩為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麇當作麇下云肩麇字雖異音寶同也可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三之一)

(六)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而北曰鄭云邶鄭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封

于衛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

之故有邶鄭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廡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鄘衛譜 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

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城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

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

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

漳水在上黨○北踰衡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

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傷三

土明矣○庶殷頑民被紂化日其京師封紂武庚為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

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

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

毛詩

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中華書局聚

更叔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於為長然則國書敘唯言伐
 管叔霍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監之大夫鄭義於方伯之與王制同
 使史記云武人為武長也此為殷民難化且使監武叔蔡叔非方伯之三與王制同
 也史記云武人為武長也此為殷民難化且使監武叔蔡叔非方伯之三與王制同
 尹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中國未可知所信則管蔡所監也地理志雖云鄭叔不指言之
 謂者且衛○監正之非所封也即管蔡之是作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
 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至于南明矣都既近西明在鄘也而曰瞻彼淇水則國北
 國地相連也戴公曰亦流于淇鄘邑則漕地之在鄘也而曰瞻彼淇水則國北
 本述其事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處邑也河漕地之在鄘也而曰瞻彼淇水則國北
 山之附楚丘檀伯歌鄘封原樊州皆為列國所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
 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見周公攝政乃言於國與不於管國名叔字周公
 正義曰此皆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攝政乃言於國與不於管國名叔字周公
 兄之故流公將不利羣弟見周公攝政乃言於國與不於管國名叔字周公
 非武王故流公將不利羣弟見周公攝政乃言於國與不於管國名叔字周公
 孟而文也○周公避攝○居東都二年秋大熱未獲有雷疾風之異乃後成王
 悅而迎之○周公避攝○居東都二年秋大熱未獲有雷疾風之異乃後成王
 十成王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秋大熱也○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
 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秋大熱也○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

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

幼矣周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尚

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啟商殺武庚書序文也○成王既

黜殷命謂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序曰二年克殷管

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序曰二年克殷管

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監今既諸侯以殷餘於此建諸侯於衛使為

曰成王既伐管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康叔之康注云攝政二年於此建諸侯於衛使為

於衛則既管蔡叔蔡叔異年而書序連康叔之康注云攝政二年於此建諸侯於衛使為

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百里明侯鄭無明說義或

當然或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百里明侯鄭無明說義或

封康叔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康叔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

叔并監也又季札見歌邶○正義曰康叔之德如是故知後世子孫也後頃

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其一邶或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必

邶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康叔號曰孟侯遷邶兼也

地邶之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其地封弟康叔曰孟侯遷邶兼也

民於洛邑故邶鄭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兼彼康叔與

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

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二 中華書局聚

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
 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
 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故作者各
 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鄭衛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
 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
 人所作非夫人在他國衛人得為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
 之入作矣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
 稱夫人所親作或屬鄭也木瓜美齊衛差刺魯各從所得入鄭風者蓋以於時國
 在鄭地故使其詩屬鄭也木瓜美齊衛差刺魯各從所得入鄭風者蓋以於時國
 許穆夫人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鄭風不為三國鄭
 并十邑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鄭邨其寶衛也故序每篇言
 鄭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鄭邨其寶衛也故序每篇言
 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
 號之稱舜為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
 襄木瓜齊桓衛差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伯弟和襲攻共伯
 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
 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武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
 前也鄭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
 鄭次之衛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
 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為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
 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武公即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
 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為
 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
 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

卒立第燬是為文公此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諡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諡多則文有詳

略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綠衣莊姜已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也詩述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死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

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旌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通於君母君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定之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

云文公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淇奧云宣公歸于衛母雖從上言之亦碩人序皆云莊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歸于衛母雖從上言之亦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也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

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諡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王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為宣公詩則有狐亦

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苑蘭之上序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明下故有復

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齊桓公救而封之則宜言諡

以辨嫌不宜越苑蘭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宜言諡

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王之詩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

之事而言其作未即此君之世也何則王時作者準其時

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百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弒君九月死於濮不成

君而得詩者以秋已在君位百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弒君九月死於濮不成

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宣公先蒸於夷姜後納伋妻邺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檣有茨鷄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

音傾近附近之近疏柏舟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害○正義曰箋以仁人不得是不得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

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

四章云觀閱既多受侮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也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

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也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

○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遇憂在見侵○耿古幸反微音景微我無酒以敖

以遊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志憂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

亦汎汎然其與眾物俱流水中而已與在列位者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

害於己故夜傲傲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

楫松舟菁菁者我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為舟言柏木所以宜為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

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鏡也茹亦有兄弟不可據親當相據依言亦有

之以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彼彼兄弟親當相據依言亦有

怒心則可以茹何者鑿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

偽踰之心則可以茹何者鑿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

則踰之心則可以茹何者鑿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

之君應不然而何由亦不據乎我既竅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

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爲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己威

儀棟棟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

不遇所以愠也○棟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疏仁人既不可選○正義曰

雪克反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疏仁人既不可選○正義曰

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

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儼然人望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四 中華書局聚

富備而閑曉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憂心悄悄

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愠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觀閱既多受侮不少閱病也○

本或作觀侮音○靜言思之寤辟有標○靜安也辟扞心也標扞心貌箋云言我也

武徐又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標○靜安也辟扞心也標扞心貌箋云言我也

疏又小人有病於我既多又我憂小人情愴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

也觀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扞心而擇然言怨此小人之極

心貌○正義曰辟既為扞心即云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

故知標扞心貌謂扞心之時其手標然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

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心之憂矣如匪澣

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對反○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

於君猶不忍○澣戶管反憤古對反○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

去厚之至也○澣而傷乎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

衣不澣憤辱無照察似己之憂煩無容樂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

○箋曰居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

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曰兄曰弟曰月乎又喻兄弟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

卑為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

之前聞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

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
 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送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責云胡
 送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
 至〇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
 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
 臣膏肓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恩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
 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
 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姜嬖而州吁驕〇綠毛如字綠東方
 之間色也鄭改作綠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
 況于反嬖補計反諡法云賤〇疏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
 而得愛曰嬖卑也〇疏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
 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己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
 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卽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
 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
 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卽是國人作之各因文
 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爲例也〇箋綠當至吁驕〇正義曰必知綠誤而綠是者
 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
 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衾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綠衣言
 綠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綠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綠衣而禮
 記有之則綠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爲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綠衣也詩者詠歌宜
 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綠衣也詩者詠歌宜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諫曰寵而不驕鮮矣是州吁
 人之子也本州吁之母嬖者謂公子驕兮衣兮綠衣黃裏兮與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綠
 驕也定本也母嬖而州吁驕兮衣兮綠衣黃裏兮與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綠
 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兮衣兮綠衣黃裏兮與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綠
 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緣衣次之衣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
 制也故以鞠衣黃展衣白緣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緣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
 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禮音同王
 后之服五曰禮衣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何時能止也疏
 皆云色赤鄭云禮衣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何時能止也疏
 見正色不當為衣猶不隱以與今妾兮乃蒙寵兮不為衣兮間色之綠今為衣而
 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爲婦人之服有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袿衣失制喻
 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爲婦人之服有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袿衣失制喻
 嫡妾之亂言袿兮衣兮袿妾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裏今見妾上僭因以袿衣失制喻
 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袿妾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裏今見妾上僭因以袿衣失制喻
 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黃之間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同○傳綠
 間色黃正色○正義曰綠蒼黃之間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同○傳綠
 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王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
 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袿兮至上僭○正義曰袿衣黃裏為非制明緣兮
 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祿
 衣黑者解以袿衣為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袿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
 掌王后之六服禮衣袿翟闕翟鞞衣展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
 禕衣祀先公則服禕衣翟翟闕翟鞞衣展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
 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鞞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鞞
 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鞞衣展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鞞

衣九嬖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輔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各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各以其餘祿衣

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為三等蓋夫人下姪婦鞠衣二勝展衣其餘祿衣

也知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於房中爵弁服於房中爵弁服於房中爵弁服於房中

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

纁祿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鞞衣

黃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今

獨舉祿衣者詩人意○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衣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

所偶言無義例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衣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

嫡妾之禮○嫡本○疏○反○為○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

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

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為事今反上僭為事亦非其宜○箋婦人至同色○正義

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則色司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

裳喪服云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笄髮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

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

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纁紳為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心之憂

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綠兮絲兮女所治兮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

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時掌大夫以上衣織於既反下音志

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大夫以上衣織於既反下音志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六 中華書局聚

我思古人俾無訖兮俾使訖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

或作尤差初禮疏以興使妾兮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即綠

反又初佳反禮疏以興使妾兮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即綠

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

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

己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

然故思之鄭言爲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

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後而卑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

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後而卑是汝婦

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

者禮令下不僭上僭思之傳綠末絲本○正義曰織絲而爲繒染之以成綠

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云

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上僭己故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

織故知先染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妾之上僭爲也此衣非上僭

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

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

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絲爲末箋以製衣爲末耳箋

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

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

謂衣織者也緜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緜綌所以當暑今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箋云古之聖人疏爲緜兮至我心○毛以

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

之儼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緜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

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〇鄭以為言絳乎絳乎不當暑今以待凄然
 寒風失其所以興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
 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〇傳凄寒風〇
 正義曰四月云秋日凄凄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〇傳古之
 君子〇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為思古之
 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〇箋古之聖人制禮者〇正義曰箋以上
 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僭故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嬌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
 又詩見己志〇燕於見反戴嬌居危反戴諡也嬌嬌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

義曰作燕音丸即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〇字疏句至歸妾〇正
 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〇箋莊姜至己志〇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

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嬌生孝伯早死其嫡戴
 嬌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

立州吁殺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嬌於是歸莊姜其子與之相善故
 越禮遠送於野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

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
 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

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
 生子早死陳女不婦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

為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乃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七 中華書局聚

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

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嬀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

其得媵莊姜者禮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與戴嬀將歸

秋之世不能如禮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與戴嬀將歸

顧視其衣服○差楚佳反又楚宜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也遠送過禮于於宗

池如字野窈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宜音時反後放此實符粉反瞻望

盡己情○野窈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宜音時反後放此實符粉反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瞻視也○深他疏張其尾翼以與戴嬀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

既至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彼去之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

兩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己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如

○正義曰釋鳥篇周燕燕郭孫炎曰言己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如

曰一名玄鳥齊人呼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名舍人曰萬周名燕燕又名郭燕

凝是也○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箋差池至衣服童謠云燕燕尾

者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

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其尾翼之差池也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

連類各以其次○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故正義曰傷二十二年左傳文○燕燕

于飛頡之頡之入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

○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

一也故知上曰頡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頡頡頡頡頡頡頡頡

下為音曰下音飛而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亦送也箋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

下為音曰下音飛而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亦送也箋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

久立也〇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〇南如字沈云協句宜瞻望弗及實勞我心〇

是也本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戴嬌字也任大塞〇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

亦作寔云鄭而鳩反塞瘞於例反崔集終温且惠淑慎其身惠順也箋云温謂先君之

思以勗寡人勗勉也箋云戴嬌思先君莊公之故將歸猶勸勉寡人〇

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嬌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也

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温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

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〇鄭唯任字為異言仲

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〇傳仲戴至任大〇正義曰婦人任字為異言仲

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

詁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〇箋任者至任恤正義曰箋以

證之二句說戴嬌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

於友道恤振於憂貧〇箋戴嬌至禮義〇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

師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畫君先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〇難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八 中華書局聚

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疏曰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之詩者誤也

本或作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疏曰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之詩者誤也

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喻國君與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逝者不以故也箋云人之初時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何

定止也箋云寧猶會也○顧本之行如是何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疏居

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顧本之行如是何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疏居

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以照晝月乎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

以與國君也夫入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

此是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尚不得所於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

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

乎適會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述速○正義曰釋言文也又

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為及也顧下

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為及也顧下

耳○箋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己言夫婦順經之道尚如是於衆

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州有寵而好兵公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

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是公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己子不言為太子

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己子不言為太子

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日居月諸下土是冒覆也箋云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子之立為太子非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覆也箋云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好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字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

道而情甚於己薄也○好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

得報○不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也言夫人當威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

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

良可疏忘也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

兼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行如是何能

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〇傳曰始至東方〇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

外而君恆伸夫人有屈有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

同位〇箋無善至于我〇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

語我夫人也〇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

又親之如母乃反〇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正猶疏終風四章章四

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疏終風且暴顧我則

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疏終風且暴顧我則

笑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與者喻

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〇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〇謔許約反浪力葬反韓詩

報中心是悼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疏且其間有暴疾以與州吁既不善而其

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已莊姜無
 如之何中心以是惱傷傷其不能止之○傳暴疾○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
 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明也笑心樂
 不敬○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笑戲謔也郭璞曰謂調戲也○終風且霾○霾土也
 也敷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終風且霾○霾土也
 此連云笑敷故為不敬淇奧云善戲謔兮非不敬也○終風且霾○霾土也
 反徐又莫戒反兩于為霾 惠然肯來 來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也肯有順心然後可以
 付反風而兩土為霾 惠然肯來 來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也肯有順心然後可以
 韻多音梨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之人無子道以事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疏
 他皆放此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之人無子道以事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疏
 終風至我思○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兩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為不
 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
 來雖以復侮慢加之與上互也州吁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
 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
 心思如姜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
 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
 我傍既無順心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
 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霾兩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
 不事己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終風且霾不日有暘 陰而風曰暘
 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終風且霾不日有暘 陰而風曰暘
 既竟日風且復暘不見日矣而又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嚏也箋云言
 州吁鬪亂甚也○暘於計反復扶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嚏也箋云言
 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則嚏也今俗人嚏
 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夷本又作嚏又作寤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寤史
 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
 毓同崖云毛訓夷為欬今俗人云欠欠欬欬是也

則劫案音丘據反玉篇云疏終風至則噓〇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噓
 欵欠張口也咳開愛反〇疏不見日光矣而又噓以與州吁既常不能寐願以母
 而甚不見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
 道往加之我則噓路而不行〇鄭唯下一句為異具在箋〇傳陰而風曰噓〇
 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噓者且陰往噓日〇箋既尚薄不見日則曰噓也此州吁暴益
 甚故見其漸也言且噓者且陰往噓日〇箋既尚薄不見日則曰噓也此州吁暴益
 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噓已喻其闇又噓彌益其
 闇故云益甚也〇傳噓路〇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噓劫而不行路
 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〇箋噓譚至遺語〇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
 之所不敢噓噫噓咳此讀如俗之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噓解
 經之言則噓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噓噓其陰噓噓然也
 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噓噓其陰噓噓然也
 其雷暴若震雷〇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則安也〇箋云懷安也女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
 疑者更出疏噓噓至則懷〇毛以為天既噓噓然也〇箋云懷安也女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
 虺虛鬼反〇疏以興州吁之懷〇毛以為天既噓噓然也〇箋云懷安也女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
 然〇正義曰上終風且噓且其間有噓時不常陰此重言噓噓連云其陰故云
 常陰也言噓復噓則陰噓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為噓則此噓亦有風但前風
 有不陰故噓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有陰可知也〇傳暴若至虺然正義
 曰雨雷則虺然十月之交曰燂燂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

無禮也

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傷公之即位也公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

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除君害君為

主傲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

陳侯蔡音傷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

者同傷音傷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

○正義曰作擊鼓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州吁與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

禮怨與刺皆自上下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小異耳故論

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子賜將兵是也然則鏘兵者

人所執也號人亦曰兵左傳曰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鏘兵者

用兵者謂人亦曰兵左傳曰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鏘兵者

陳弒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

可知時無伐陳宋殺其陳與宋成其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

從之引鄭故謂平為成也先陳成其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

文也引鄭故謂平為成也先陳成其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

不終引鄭故謂平為成也先陳成其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

位公使馮避之出居鄭也譜依世納之兄子公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

殤公使馮避之出居鄭也譜依世納之兄子公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

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納之兄子公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

先君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弒而立

害言以衛州吁欲從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

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則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為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漕衛邑也箋云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漕音曹疏擊鼓至南行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鼓其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為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躍見使南行不得

在國也〇傳鏜然至用兵〇正義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左傳曰夫戰鏜然至用兵〇正義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

謂治兵也〇箋此用兵謂治兵時〇正義曰振旅以下始〇傳漕衛邑〇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〇箋此言至之甚〇正義曰五州不

從力政苦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從軍出國恐有死傷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力政苦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從軍出國恐有死傷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

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

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壯之時五十力始衰

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於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〇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歸豫憂之○**疏**從孫至有仲○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

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於文仲然豫憂不得歸也○

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仲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

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正義曰傳重言仲者以仲為憂之意

之故以諡配字也○傳憂心仲然○正義曰傳重言仲者以仲為憂之意

宜重言之出車云憂之心仲然也○箋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

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

之意也言兵凶事戰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也○不還謂死也傷其馬者箋云爰於

有必死之言故云凶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也○不還謂死也傷其馬者箋云爰於

居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

馬乎○喪息浪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

軍行必依山林○**疏**爰居至之下○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

之○處昌慮反近附近得○**疏**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當於

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於何處乎

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疏**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當於

傳有不至馬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

也言爰喪其馬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

行至得之正義曰以軍行為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疏**云從軍之說

兵於山川注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死生契闊與子成說也○**疏**云從軍之說

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也○**疏**云從軍之說

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

也○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韓詩云約東也說音悅數色主反執

子之手與子偕老○**疏**難也○**疏**音皆與之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

子之手與子偕老○**疏**難也○**疏**音皆與之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

誓難乃死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

背使非理死死也於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死契闊勤苦而不至於相

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為軍伍相似非室家之謂也○鄭傳曰不與我言與

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說愛之○鄭傳曰不與我言與

汝共受勤苦○正義曰此敘士愛之辭連云死相悅之○鄭傳曰不與我言與

契闊勤苦○正義曰此敘士愛之辭連云死相悅之○鄭傳曰不與我言與

苦也軍狀○箋從軍至師旅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伍中之人約

東也軍狀○箋從軍至師旅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伍中之人約

大刑也一年左傳曰不死舉以言之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不與我安忍阻兵無

嗟歎之無親眾叛親離我相救活之○散相遠兮不我活兮不與我安忍阻兵無

安忍之無親眾叛親離我相救活之○散相遠兮不我活兮不與我安忍阻兵無

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詢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疏○嗟乎此軍伍之

詢音荀韓詩作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詢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疏○嗟乎此軍伍之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闕兮洵兮之歎也○傳信極○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三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三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邨鄴衛譜

在上黨沾縣大龜谷閩本明監本毛本沾誤沽案盧文弨云在當作出是也

則祿父也外毛本也作已案已字是也

頓丘今為郡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郡名當縣名引證唐志是也

成王尚幼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成原文作今非也考段玉裁謂成王生時之稱乃今文家之說見酒誥釋文然則

書傳當本是成字破斧正義引書傳成王幼亦可證

子孝伯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孝誤考是也

則身已歸宋宋當作衛

舜為國名而施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舜作非案所改是也

五十年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下浦鏜云脫五字是也鄴柏舟正義所引有

迎桓公子晉於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第誤子是也

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三字浦鏜云一誤考史記是也

二十一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年表當作二十三年是也

故鄭於左方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定案山井鼎云譜疏比比有之恐鄭所著書名也其說非是左方者即譜之篇名君世也以

旁行斜上而列於左方故正義謂之為左方非鄭別有所著書以左方為名也考正義原書備鄭譜於卷首其篇名君世在左方悉如鄭之舊故得指而言之今左方無之者南宋合併時所去耳

先蒸於夷姜

閩本同明監本同毛本蒸作烝案所改是也

○柏舟

汎汎流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衍一汎字正義云言泛然而流者標起

者此從王肅注加各本皆誤當依正義釋文正之

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下衍衆字小字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相臺本有衆字無而字案箋上云舟載

渡物者下云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二物字相承不應有衆字正義云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乃正義自為文不可據添岳氏沿革例云亦汎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謂此類也然其所足要未有當者

各有威儀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威儀二字當作宜考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是

正義本作各有宜耳也傳以畏解威以宜解儀所謂詰訓之法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既威儀二字分解者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

以宜解儀之詰訓遂不復可見失之甚者也當依正義所述毛傳改正之〇按舊按非也左傳威儀有分解處而大意不分毛傳皆有威儀正用左傳北宮文子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之文正義改作各有宜非也上文儼然可畏非專釋威說文大義字下曰己之威儀也不專以儀釋義必連威言之凡有似分而合者如規矩亦不可分說文巨下云規巨也可證

愠怒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愠下云怒也是釋文本此傳作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正義本怒字

當是怨字亦其一證慝正義云說文愠怒也慝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愠怨也

孝經識曰兄日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下當有月字

日月又喻兄姊明監本毛本無日字閩本剗去案此六字為一句刪去日字改讀月字屬上誤也

○綠衣

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即定本也又云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唯多一也字耳正義本當不重母字以嬖上屬讀為句與定本不同考文一本有也字采正義

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內下浦鏜云脫司字是也

不殊衣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本無衣字考不殊裳鄭喪服注文此正義引以為說然喪服注意但說裳此箋意兼說衣

裳故其文不同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先染絲後製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製字制案制字是也正義云當先染絲而後製衣以下盡作製字者制製古今字正義

義易制爲製而說之其例見前非正義本箋作製字也當由不知者以正義改箋耳

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

明監本毛本不下衍以字閩本刻入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耳補以字者非

○燕燕

陳女女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第誤娣非也正義所引世家字如此耳

箋云差池其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差池其羽上有于往也三字考正義經三于字上二于爲往下一于爲於傳但在遠送過

禮下著于於也一訓因之子于歸于往也桃夭已有傳而訓爲往耳非箋有于其同爲往自可知也箋意亦如此正義上本桃夭傳而訓爲往耳非箋有于往也一訓也考文古本采正義而誤

此燕卽今之燕也

爾雅疏卽取此正重燕字此燕下浦鏜云脫一燕字是也

尾涎涎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涎當作涎形近之譌○按漢書及諸韻書皆作涎以韻言則靈電亦音之轉

往飛之貌

明監本毛本不重之字閩本刻去案上之字乃時字之誤正義上下文可證輒刪者非也

聲有小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小大作大小誤也案上正義云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者以自爲文故與經下上箋小大

皆倒也不當據改又雄雉箋亦作小大可證

實勞我心也相臺本下有實是也乃釋文誤遺○耳餘本皆不誤考文古本有非

塞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正義本從俗本故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不更說瘞字釋文云瘞崔集注

也當以集注正義本為長定本釋文本作瘞者即說文之瘞字○段玉裁云

瘞者幽羶也與充實義正同非有二訓也謂即心部瘞字非是瘞者靜也義

孝友睦姻任恤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姻作媼毛本同案姻字是

改皆非是

記古書義又且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既誤記考南陔正義是也且當作宜南陔正義引作當

○日月

以至困窮之詩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俗本作以

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釋文所說相反正義本標起至困窮與各本不同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至困窮之故作是詩也采釋文或作

本而有誤

言日乎以照晝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下有日字案所補是也

不循不循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上循字作

箋經循字是矣

○終風

在我莊姜之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旁正義作傍旁傍古今字易

中心是以惛傷闕本明監本毛本惛作悼案所改是也

浪意明也闕本明監本毛本明誤萌案爾雅疏即取此正作明○按此當

色蒼篋取其春生之美也凡意蕊心花初生時似此故舍人曰浪意萌也

願言則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嚏又作嚏反段玉裁云毛

作鄭廢毛嚏鄭云嚏讀為不猪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段玉裁云毛

經字作止部之寔鄭釋文寔本又作寔可證也與說文止部之寔字迥不相涉若

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寔陸氏從之正義則從王肅作寔釋文云一作寔者即

嚏路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嚏當作寔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王肅云願以

云劫也本又作路孫毓同崔考此傳本與狼跋同王肅孫毓作劫崔靈恩作

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效考此傳本與狼跋同王肅孫毓作劫崔靈恩作

款皆非是當以正義本為長

終風至則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標起止及下云我則噓踏而不行又標起止云傳噓踏又云噓劫而不行凡四噓字皆當作寔

正義舊是寔字不知者以箋噓字亂之耳

寤言不寐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寐言不寤後改同今本案初刻非也

則吁為首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州案州字是也

兵車十乘

補案下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十乘是一乘之譌

故吁嗟歎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吁當作于騶虞坻兩箋皆作于是其證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三之一)

(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
疏凱風四

句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

心作此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云雖有

下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己以

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己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

其志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之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

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棘居力反俗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天感貌劬

作棘樂音洛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刺心天天母氏劬勞天感貌劬

也○天天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而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

心天天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而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

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

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

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 鄭 一 中華書局聚

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自南吹彼

凱風己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棘薪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德也箋云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

室欲去嫁也○歡悅歲反疏凱風至令人○正義曰言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

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疏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與寬仁之母

能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

子以成人則我之有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

安而欲嫁也○傳棘薪其成就者○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天是棘之初生風

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天是棘之初生風

薪是薪者木成就○傳聖歡○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歡也箋申說所以

得為歡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歡作聖故得為歡也洪範云思曰歡注云歡

通於政事又曰歡作聖注云君思歡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歡謂君也聖謂臣

也所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歡而致臣聖則歡聖義同此

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疏於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

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疏爰有至勞

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

母之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

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

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

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浚衛邑○正義曰干旄

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爰曰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

詰文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己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

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
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明瞭黃鳥載好其音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

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慰安
顯胡顯反皖華板反說音悅下篇註同

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
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〇箋明皖至今順〇正義曰與必以類
皖是好貌故與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與辭今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

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
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

作是詩多怨也男曠而苦其妻女怨而望其君子〇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

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〇正義曰男曠從役於

作却數色角反烝之辭〇箋淫亂至君子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

辭下二章女怨之辭〇箋淫亂至君子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

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

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姜下納父妾
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姜下納父妾
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遠
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
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上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級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社夫人為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矣由國入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欲從君子於外非雄雉于飛泄泄其羽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禮故并刺婦人也雄雉于飛泄泄其羽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我之懷矣自詒伊阻也箋云懷安也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我之懷矣自詒伊阻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緊繫難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本亦作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且反下同繫烏兮反行下孟反下疏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君之行同朝直遙反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軍旅使夫夫久役大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夫久役大傷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箋伊當至患難○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專墮鄭唯以伊字為異義勢同也○箋伊當至患難○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專墮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小明云自詒伊感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繫者故此及兼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為繫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所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興宣公小大其聲怡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悅婦人○上時掌反然則我無疏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上下其音聲以怡悅雖軍役之事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大夫憂之故以君行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故也下女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何瞻彼至能來○正義曰大夫久行怨同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箋云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之遙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下注皆同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伎害減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泊減子疏百爾至不減○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即反疏己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為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為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之在外乎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夫人謂

疏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淫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為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

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

○箋夫人謂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之本適伯子但為公所要故有

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明是夷姜求宣公故

云並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

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匏音薄交 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為厲謂

反瓠戶故反上時掌反下皆同處昌慮反 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為厲謂

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

濟也箋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

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耦○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揭衣並苦例反下同云渡

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寡衣渡水也揭衣並苦例反下同云渡

下撰字音起反求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疏**匏有至食揭○毛以為匏有苦葉

反為之于偽反求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疏**匏有至食揭○毛以為匏有苦葉

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則揭寡衣渡水也揭衣並苦例反下同云渡

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深禮則淺則殺禮宜不期之必渡以其無禮

乎無以自濟故雖貧尚不可廢禮君何為不深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

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為昏禮先不深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

珍傲宋版印

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為一與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

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

而己矣佩匏可向曰苦水也彼云取能供濟而己韋昭注云不賦詩斷章也○傳由膝

水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淺則屬謂由帶以上揭褻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

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屬褻也衣涉濡禪也爾雅引此詩因揭以上為涉由

帶以上為履孫炎曰揭衣褻也衣涉濡禪也爾雅引此詩因揭以上為涉由

體以上為履孫炎曰揭衣褻也衣涉濡禪也爾雅引此詩因揭以上為涉由

爾雅由膝以下為履孫炎曰揭衣褻也衣涉濡禪也爾雅引此詩因揭以上為涉由

乘舟也褻裳以下為履孫炎曰揭衣褻也衣涉濡禪也爾雅引此詩因揭以上為涉由

者對揭深於履矣但對方之深淺無引詩以深涉以上則實以由膝以上則實以

須不可衣涉深為履也於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則實以由膝以上則實以

深涉也鄭文有三等語及服注由膝以上為履孫炎曰揭衣褻也衣涉濡禪也爾雅引此詩因揭以上為涉由

至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屬也鄭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

分溫涼喻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

昏禮者令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取陽往陰來

明矣以此月則記其時下言其義相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離離鳴鴈旭日始旦

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義相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離離鳴鴈旭日始旦

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

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 邶 四 中華書局聚

下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
 則正月當請期此禮云迨冰未泮則冰未散皆為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
 非謂確正月可行情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故云未二十
 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
 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
 ○傳遭時至自濟正義曰此以貧賤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
 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記大傳曰異姓主
 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
 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
 難無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妃耦正義曰箋解
 上為記時此為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深淺為喻則上非耦此非記時
 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妃聖人得禮之宜言
 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
 二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有瀾濟盈有鷺雉鳴瀾深水也盈滿也深
 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耦而有瀾濟盈有鷺雉鳴瀾深水也盈滿也深
 雌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
 淫昏之行箋云有瀾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瀾爾反鷺以小反沈耀
 皎反雌雉聲或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由濡漬也
 林于水反難乃且反下同洪音逸行下孟反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由濡漬也
 上為軼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牡牡箋云渡深
 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入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往喻夫入所求
 非所求○濡而朱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
 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
 具論之牡茂后反疏人有瀾至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與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
 駢竹留反車轄也疏人有瀾至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與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

隔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與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驚然求其

於公是顧禮義之難又言夫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

非其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悅為子之公非所求也夫非所當求而走獸之牡

夫禮不自也○傳瀾深至之尚求其雌則下言雌鳴曰難也言衛夫有知淫

使公有志授人色假所以辭解有驚雌鳴也以經上句喻夫難解有瀾濟之難即

下句言其事故反而覆之也○箋有瀾至喻犯禮深○傳曰前厲衣可渡○非人義

難辭以深不可悅顏色人濟之故知過於焉以喻犯禮深○傳曰前厲衣可渡○非人義

凡於文云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則左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

祭軌乃飲軌與軌於車謂也或軌與軌聲同謂軌前也軌法也軌與下三面之

材於春文當如正者大馭云祭兩軌祭軌乃飲注云古書軌前鄭不為軌

是依杜子春文當如正者大馭云祭兩軌祭軌乃飲注云古書軌前鄭不為軌

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軌謂轍末也轡車軸端也考功記注鄭司農

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當大馭之軌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 邶 五 中華書局聚

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為軌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
 故傳澤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雌雄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即濟盈也不由其
 道者猶婦鳴求其牡也釋云塵牡麀牝是走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
 是飛曰雌雄也澤獸云塵牡麀牝是走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
 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雄求牡非其耦故喻
 宣公與夫人言夫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為喻傳所以并解之也雌
 雖鳴鴈旭日始旦雌離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
 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諱若好字林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迨及
 呼老反許中反請音情又許袁反說文諱若好字林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迨及
 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期也冰未散正疏離雖至未泮○毛以為宣
 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迨音哈洋普半反且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
 禮以責之言此離雖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且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
 行納采之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
 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
 請期為異○傳離雖至之時○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
 生注云謂羔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擇舉其始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
 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納采者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皆
 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故為親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
 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
 非朔日恆日出皆可無為特言大昕之朝奉禮浴於川若
 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焉貢注云陽鳥知朔日與此不同○箋鴈者至用
 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恆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
 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
 其禮親迎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總言

迎用昏鄭云取陽佳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

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魚上負冰故未冰未散正月中以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

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招舟子人涉印否者印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招舟子人涉印否者印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

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〇招

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印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

音同號人涉印否印須我友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

戶羔反我友〇正義曰言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號召皆從渡

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與招

然欲會合當嫁者且為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

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

人何以不由禮而與公淫乎〇傳招招號召之貌〇正義曰號

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

焉新昏者新所與為疏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〇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夫

浮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

手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 邶 六 中華書局聚

於新昏之事
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與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

龜勉同心不宜有怒

言龜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龜勉者以為見謹

也謹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與蓄之類也皆上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葉者蔓菁

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

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郭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嵩菲妃反莠音

勿爾雅云菲莠又云菲息菜郭以菲莠為土瓜解息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

食莖可耕反蔓音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俾政反又如字德音莫

違及爾同死箋云莫無及與也夫顏之言無相違者則習習至同死○正義

勉以陰力思與君子同行百物生矣以與夫和而室成即習習然和舒之

無以下體根莖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

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

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

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芥方言云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魯謂之葑陸機云

葛類也釋草又云菲蔥葉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赤色可食陸機

爾雅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

陸機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

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

類者蔓菁謂葍也葍類謂葍也○箋皆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

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異也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徘徊也徘徊也徘徊

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徘徊也徘徊也徘徊

己不能如也○違如字韓詩云違很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箋云邇

將於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箋云邇

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畿音祈訣音決誰謂荼苦其

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於茶苦葉也箋云茶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宴爾新昏如兄如

第宴安也○宴本又作燕疏行道至如第○毛以為婦人既已被棄道舒行心

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己訣別之時送我人

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己之苦言人

誰謂荼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茶即其甘如薺君子苦己猶得新昏故

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

言之○鄭唯有違為異以傳訓為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徘徊也

○傳畿門內正義曰以言畿者期浪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浪之

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

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

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

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七

中華書局聚

一文水清見底注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絜也箋云

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

○胥素節反復扶富反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云毋者論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

取我為室家之道○荀古口反我躬不閱惶後閱容也箋云躬身違暇恤

捕魚器韓詩云發亂也捕音步我躬不閱惶後閱容也箋云躬身違暇恤

暇憂我後所生子○流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

昏美故見舊室惡新舊並而舊惡別新昏既駁己為惡君子益憎惡於己顏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舊惡別新昏既駁己為惡君子益憎惡於己顏色

為君子所惡尚混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汙然不動搖可用為室矣君子何

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絜飾用我已不被絜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

無之我魚梁無發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魚之罪以興禁新昏汝無

卒惡己至於見出心念所生子去必困又追傷遇己之薄即自訣言我身尚不

能自極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乎母至親當相憂念言己無暇所以自怨

痛之極也○傳涇渭小濁異○正義曰禹貢河又涇屬渭注云涇水出今安源

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濁異○正義曰禹貢河又涇屬渭注云涇水出今安源

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北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而善惡別故云涇渭濁

喻舊至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濁

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涇水言以有渭故正義曰此婦人言以有新昏故

君子見謂己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濁故正義曰此婦人言以有新昏故

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

曰衛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風

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己志却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

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娶明矣○傳屑絮○正義曰絮者飾也謂不

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

者捕魚之器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

為魚梁也○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白華亦云有驚在梁又云驚在梁

之梁驚鵞云有驚鵞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驚在梁又云驚在梁

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取魚者白華箋

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

云驚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驚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鶴洿澤善

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其制敵入掌以時敵為梁鄭司農云梁

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

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為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為梁之

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箋母者喻禁新昏○正義曰

以母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母禁辭說

文云母從女象有奸之者禁令勿奸故母為禁辭○箋我身至子孫○正義曰

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就其深矣

弁云大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箋云方附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

易夷歧何有亡龜勉求之乎吾其龜勉勳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為于

反下同何有亡龜勉求之乎吾其龜勉勳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為于

偽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

反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勉以疏喻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八 中華書局聚

親也○匍音蒲又音疏疏就其至救之○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己反追說己

扶匍匍北反一音服疏本勤勞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

就其淺矣則泳之若值其易也即優期於必渡以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

也則勤之勞之若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皆勉

力求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皆勉

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家難易何得避之故己所以盡力

也而君子棄己故怨之○鄭唯何有亡為小異○傳舟松○正義曰舟者古

名也○古今名舩易曰利涉大川○乘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

虛即古又名舩曰虛總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亡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

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求多亡以求有○正義

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

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箋匍匍言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為

猶顛蹙然則匍匍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蹙似之故取名不我能憐
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贈也
反以我為讎憐養也箋云憐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既阻我
德賈用不售阻難云箋云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觀其察己
如字觀音冀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育長鞠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
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鞠本亦作鞠居六反覆考服反注同長張既生既育
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穉直吏反置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避既生既育
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
老矣其視我如毒蠱言惡己甚也○蠱失石反惡為洛反

毒○毛以為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為讎乎恩

遇又為善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又被隱蔽矣今

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已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己本勤勞

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為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

至甚不我能憐當到之云不能憐我鄭唯不我能憐為異○傳憐養箋憐至

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憐養孫毓引傳云憐與非也爾雅不訓憐為驕

由養之○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憐養孫毓引傳云憐與非也爾雅不訓憐為驕

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較至惡○箋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說故釋

言為稚釋詁為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

又以罷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為盡力若黍雜云閱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

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

故為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蓄聚美菜者以禦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冬月乏無時也○蓄本亦作畜勅六反御魚據

反下同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即作禦字

御窮苦之時至富

貴則棄我如旨蓄

善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洸音光潰戶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念

昔者伊余來壑

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

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

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洸洸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悲怒之

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己之禦窮伊辭也○箋
君子至旨蓄○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至此旨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
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
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己又言己為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為致富
耳言貴者協句也○傳肆勞○正義曰釋
詰文爾雅或作勤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

臣勸之○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疏此式微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施丘

上黨壺關縣寓于音遇于又作乎疏此式微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施丘

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邺風者蓋邺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黎侯

至勸之○正義曰以施丘之敘故知為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

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

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

也訂削地盡書與此別式微式微胡不歸何不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何失地之君

之故胡為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疏式微至中露○毛以為

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為
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為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
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
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勸君歸國之微未若君用在此微
為密也○箋式微至發聲○正義曰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
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傳

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
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
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
自言己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泥中
也
衛邑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

子以責於衛也

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為牧也○旄丘音毛山部又有整字亦云整丘

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整云整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整字亦云整丘

丘亡付反又音旄率所類反禮記云十國以為連連有率佐牧之牧

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為州伯當脩連率之職以救於己故

奔之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己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

作此詩也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

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

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

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

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

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國皆因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

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

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

云方伯若牧下此方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是也長故

毛詩

注疏

二之一國風邶

十

中華書局聚

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為連此詩周事
 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請屬鄆是周亦有連屬已是不侵伐者使其連屬
 伯又非連率而責伯不能脩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
 救之宣公為州伯佐之黎侯來奔之使連率救已不能脩方伯連率
 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廢事由君之不使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
 伯者以衛為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
 至為牧也○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康叔之封爵稱侯也春秋傳曰五侯
 九伯是侯為牧也○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康叔之封爵稱侯也春秋傳曰五侯
 侯也案世家自康叔之封者伯侯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
 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伯侯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
 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伯謂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侯何以知宣公非
 州牧為方伯而以武公為伯謂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侯何以知宣公非
 伯言未有謂之制使伯者若是以左傳所言衛牧今言責衛侯伯明非牧也故知為二
 方伯連率皆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大夫監於方伯之國三類人注
 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大夫監於方伯之國三類人注
 制雖有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
 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
 非則無三監矣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太公五侯九伯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征之馬職以九伐之法征之鄭伯九伯之故因漢張逸
 司馬征伐由王命之伯掌征之馬職以九伐之法征之鄭伯九伯之故因漢張逸
 受春秋異讀云五侯不得為州牧也九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

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

九伯則九人若主五命作伯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侯爵故曲禮下云九

牧伯者周禮上公五命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侯爵故曲禮下云九

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侯爵故曲禮下云九

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侯爵故曲禮下云九

此衛侯爵而為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

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而侯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

云四國有王伯也蓋其時多賢故伯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

有賢德亦為伯者蓋其時多賢故伯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

伯為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州中諸侯以為牧是以二伯旄丘之葛

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是以二伯旄丘之葛

為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是以二伯旄丘之葛

今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

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蔓莖以戰反又音延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數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

蔓延相及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疏丘旄丘至多日也叔伯字也呼衛之節兮以為言旄

使連屬救己而與其伯之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己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

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言旄丘之葛兮何由

由廢其事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生長皆闕節以興衛伯之葛兮何

乎伯兮汝所期來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葛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前高至

闕○正義曰釋丘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前高後必卑下故傳

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前高後必卑下故傳

毛詩注疏 二之一 國風邶 十二 中華書局聚

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闕也謂葛節之間
 長闕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土氣和緩其物能殖故葛生闕節以喻君政
 責諸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
 解緩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
 凡與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也○傳日月至我憂○正義
 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己來之齒○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之辭
 何多日而不憂我○箋叔伯至以齒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
 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處之○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之辭
 也臣之爵命自來迎我君而不復之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何其處也必有
 與也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仁義必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德箋云我
 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而衛之諸臣故又本己之情而責之臣子既責
 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疏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
 其故也汝今何為不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
 以有功德○正義曰此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
 功德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
 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為仁義據其事為功德之心先發而後見故先言
 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此言仁義者謂己
 己望彼以事與己唯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
 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
 衛東○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無救
 貌案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虜若而行下孟反下同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無救

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甚**充**服狐裘至與同〇毛以為黎之臣子書衛諸臣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爾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己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〇鄭唯下二句為

異〇傳大夫至來東〇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狐裘裘豹裘玄緇衣以緇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

狐裘又狐蒼裘也厚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

名鄭見玄緇衣以緇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裳緇衣以緇之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

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戎杜預云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蒍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不東者言不

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也杜預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也杜預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也杜預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也

少好之貌流離也〇璩依字作璩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鸚離如字爾雅云終無成功似流離也〇璩依字作璩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鸚離如字爾雅云

鳥少美而長醜為鸚鵡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少詩昭反下同長張丈反愉以朱反樂音洛叔兮伯兮寢如充耳

衰威服也充耳威飾也大夫衰然有尊威之服而不能稱也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〇衰本亦

作哀由救反又在秀反鄭**充**璩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笑貌稱尺證反聾魯工反璩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

少而美故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諸臣徒衣衰然之威服汝有充耳之威飾而無德為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衰然之威服汝有充耳之威飾而無德

以稱之也〇鄭以為衛之諸臣初許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故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諸臣初許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

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顏色衰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己故深責之○傳瑣尾至微弱○正義曰瑣者小貌尾者好貌故并言小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鸚鵡陸機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與云鸚鵡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鸚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己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偷樂作愉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二)

Blank lines for text.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凱風

而成其志爾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

樂夏之長養者圃長養下當更有棘難長養四字下正義云又言棘難長養者可證又段玉裁云棘下當有心字棘心棘之初生者故難

長養下章云棘薪則其成就者矣語勢正相對也

有叡智之善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知正義作智知智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知本亦作智非正義本餘同此

○雄雉

而作是詩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此四字後改有案有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是詩可證○按據標起止為證乃是正義所據本耳他

本之有不同者不必皆正義取據也全書以此例之

我之懷矣自詒伊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伊當作繫正義引此傳之繫及小明之伊以明鄭所以易伊為繫也作伊則與下

小明無別不知者所改耳

箋云日月之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日上有視字案有者是也正義云言我視彼日月之行即本箋為說也考文古本有

我視二字采正義而有誤

事君或有所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而案而字是也

伎之歧反 釋文歧作跋通志堂本盧本跋作歧案歧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歧字○釋文技勘記案釋文凡伎字皆云之歧反作歧亦是譌

字雖寘韻有歧字去智切而不為伎之反語

○匏有苦葉

由膝以上為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

不如此今無可考釋文以上時掌反下皆同謂由帶以上由

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

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肥改當作以衣涉水為厲由帶以上為厲爾雅不為一訓毛並存之

賓者出請 隴毛本賓者作攢者案攢字是也

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 閩本鉞難無二字明監本毛本誤下屬行案此讀當於難字斷句無字下屬

明監本毛本以意補非也

傳曰賢女妃聖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箋誤傳是也此自正義誤以箋為傳耳非字誤也

濟盈不濡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軌作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軌案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轡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

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軾也相亂故具論之是釋文本字作軌但以爲宜作音犯字正義云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是正義本字亦作軌但以爲寫者亂之故不從軌而從軌以爲說由此考之唐石經以前經字未有直作軌者也戴震毛鄭詩考正依韻定從軌字段玉裁同詳見下相臺本依釋文小字本及此十行本皆然其作軌者即軌字非軌字乃當時俗體也釋文軌字舊誤今訂正詳後考證

由軌以上爲軌

兩字本同相臺本作軌見上餘同案段玉裁云古者輿之下

此以廣狹言之凡言度餘以軌謂此毛傳曰由軌以下爲軌此以高下言之凡言濡軌減軌謂此穀梁傳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中庸車同軌亦謂車制高廣不差軌亦云轍轍者通也其中通也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古經不可解矣不云由輿以下者水深至於輿下軸上之軌則必入輿矣故以輿下之軌爲高下之節喻禮義之不可過也自下譌爲上乃議改軌爲軌釋文舊龜美反則唐以前本不誤也今考釋文本已誤作上讀時掌反見前由膝句以上字音中

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軌字作軌案此二字皆當作軌正義從軌字以爲說故自爲文直改云軌也

今雌雉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鳴當爲誤是也

以假人以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以字作似案似是也

軌車軾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所改是也以下軌字同者不更出

祭左右軌范乃飲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所改非也下軌與軌又少儀注云軌與軌又軌當大馭之軌及此凡四字皆當作

軌閩本以下一例改爲軌失之又下其實少儀軌字一處閩本明監本作軌是毛本作軌非

書或爲軌元謂軌是軌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三字皆作軌案此當作書或爲軌元謂軌是軌法也各本皆誤今周禮

注下靶字亦作軌依段玉裁漢讀考訂

謂與下三面之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輿誤與以周禮注考之是也

考功記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工誤功是也

鴈者隨陽而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鴈隨陽無陰字是正義本有陰字作鴈者陰隨陽而處考箋下云似婦人

之從夫正義云此皆陰陽並言謂下句並言婦人與夫上句宜並言陰隨陽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故爲爲日出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故誤大爲誤听案此當作故爲日始出

日未出已名爲听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矣形近之譌

定本木鴈隨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木當作云形近之譌

○谷風

趙魏之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郊誤部考方言是也

箋云徘徊也唐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云下有違字考文古本違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言君子與己訣別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訣作凌案釋文云訣本或作決相臺本依改以為凌正訣俗也考訣字說

文在新附而文選注引通俗文已有之可不煩改相臺本非也

送我裁於門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正義本今無可考山井鼎云古本一本

於上補至字不知據何本者即采釋文

宴爾新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宴爾本又作燕考文一本作燕下同采釋文又作本

湜湜其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沚者止正義本未有明文說文水部湜下引詩曰湜湜其止段玉裁云毛作止鄭作沚今考鄭箋

但義從沚耳其經字不作沚也釋文唐石經及各本皆誤見下

小渚曰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鄭以經止字為沚字之假借不云讀為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也例見關雎怨耦曰仇下此實漢代

注經之常例而後來往往有依注改經者此經釋文本已誤矣經義雜記云以止為沚起於北宋又云此因經誤作沚又於箋首增小渚曰沚四字於釋文加其沚音止四字其說皆非也關正正義引此箋小渚曰沚安得以為增乎因不得箋改字之例而誤也今訂雅

故見渭濁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考此箋云故見謂濁下云故謂己惡也二謂字義同正義云涇水言

以有涇故人見謂己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也見謂濁言人見謂己涇之濁是正義本亦作謂當以一本為長又云定本涇水以有涇

故見其濁此定本之誤正義一本作見其清濁則更誤正義見謂字凡四下二謂字譌作渭今改而正之見下

毋發我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無發我笱作音考正義引角弓箋及說文毋字為說是正義本亦作毋也考唐石經小弁經作無乃是

經中用字不畫一當以正義本為長○按以儀禮古文作無今文作毋例之毛詩多古文則作無是也正義本作毋未是

諭禁新昏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諭作喻毛本同案諭字是也正義云是諭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上文又云以興禁新昏汝

無之我家喻即與也諭字形近之譌耳考文一本采此而改上文喻皆作諭其餘亦二字不別誤

言人無之我魚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毋注同正義作無毋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按謂無毋古今字

可也謂毋無古今字不可

東南至京北陵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陽陵字誤倒考漢志是也

此以涇濁喻舊至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作室案室字是也六經正義引

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並誤渭是也六經正義引作謂

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

明監本毛本姦誤姦閩本不誤案說文毋下作姦是也五經文字毋下作姦非姦犯也○按段玉裁

云依說文△者姦也姦者人也毋下云从女有姦之者大異謹正義引不誤若奸訓犯姦也與姦義有別

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家之作

作家之事

何所貧無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箋皆作亡正義作無亡無古今

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自當作舩易注本如此故

誤亦同

愔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愔養孫毓引傳云愔與

肅本也段玉裁云說文起卽興正義從養非

賈用不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售字磨改案錢大昕唐石經考異云蓋本

救反是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

昔育恐育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詩經小學云

叩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鞠段玉裁案采芭節南山蓼莪之外並作鞠今但公劉瞻

無下育字誤也以傳箋正義考之皆當有蜀石經之不可信每類此

又盡道我以勞苦之事圃道字上箋文作遺形近之譌也

以舊至比旨蓄 圃至當作室此與上以涇濁喻舊至誤同

○式微

齊以邾寄衛侯 圃案左傳邾當作邾

○旄丘

或作古北字 圃案釋文按勘通志堂本同盧本北作企案六經正誤云丘或作古北字作北誤是也集韻十八九載北丘呈四形可證盧

文邪所改者誤

州牧之牧 圃毛本作州牧之佐案佐字是也

宣公以魯桓二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上浦鏜云脫十字是也

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何字誤是也

則東西大伯 圃監本毛本大伯作二伯案二字是也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延作莖案釋文蔓延以戰反又音延小字本依釋文也考毛葛

覃野有蔓艸葛生傳延字皆不從艸此傳當同鄭葛單箋及旱龍箋亦然釋文延字皆無音唯此有是其本此延字誤加艸也此正義有三延字皆不從

艸是正義本作延延字是矣考文古本作莖采釋文又考蔓字亦當衍葛單傳云覃延也葛生傳云葛生延而蒙楚皆單言延野有蔓草傳釋蔓云延也

是蔓即延故不重言也鄭箋有延蔓而蔓在延下苑閣箋今本有蔓蕤依釋文是後人輒加然則此傳亦後人輒加也正義三言延蔓乃自為文凡單注言延及單言蔓者正義皆得重言延蔓而說之

以當蔓延相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延蔓誤倒之耳下文二延蔓可證

讀作尫若而案尫若而當廐葺字之譌

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傳作廐葺非也凡正義引羣籍有順經注為文不與本書同者此類是矣當各仍其舊

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明監本毛本壺作壺案壺字是也

始而愉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愉樂作愉樂上文云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以苟且訓愉其正義本作愉也又上文

云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今作愉者誤釋文愉以朱反與定本同此傳愉樂與微弱對文愉樂主言好不取苟且為義正義本非是

本亦作哀案釋文校勘哀當作衷六經正義云亦作衷中从由或作衷从丘从白誤羣經音辨衣部云衷威服也集韻四十九有載衷衷二形云或从由皆可證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三)

(八)

〇二四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簡居限反字從竹疏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

或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即此德皆可以承事王者

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凡野舞則皆教之在舞職者

官有舞師箠師也箠師教舞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

子第則非舞師也箠師教舞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小舞其用則大

者所師也箠師也箠師教舞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小舞其用則大

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

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

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異軀胞翟

爾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下言祭之末

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下言祭之末

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土下言祭之末

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箠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師其下無

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韞

胞關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

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

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

毛詩注疏

二之三 國風 邶

中華書局聚

宜為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伶官至為伶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縣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周語景王簡兮簡兮方將萬舞也方四方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簡兮簡兮方將萬舞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日之方中在前上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羽也○為于偽反

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胥思徐反版音板舍音釋下篇舍較

同采碩人僕僕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韓詩在扈扈云美貌音菜

簡兮至萬舞○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為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僕僕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為萬舞是失其所也○鄭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為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僕僕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為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美僕僕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為樂吏是不用賢也○傳以干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舞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也千戚與羽籥皆是故云千羽為萬舞所以祭山川宗廟宜于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解所以祭山川之意也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舞帥而舞四方為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舞帥而舞四方為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山川

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與四方

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宗廟山川同用之

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山川在內為四方也此傳千羽為萬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

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千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

禮大故可為之節○正義曰祀以舞諸侯唯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

箋簡擇至千舞○正義曰祀以舞諸侯唯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

論擇人為萬舞故為且祭祀也傳亦去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為祭也知萬

舞為千舞不兼羽舞者且祭祀也傳亦去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為祭也知萬

何千舞言千則有威矣禮記云朱千玉威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

教國子舞言千則有威矣禮記云朱千玉威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

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千戈秋學武事故以

注云千戈萬舞象武也羽籥舞象文也是千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

則此碩言千威能籥舞也下說以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復言也孫毓亦云萬舞千威

國也羽舞翟之舞也前上以千羽舞也此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

至日之適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

夫士之適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

太子之適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

子第也傳言日中為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

也故王肅曰諸侯國子第則以日中為期欲使其偏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國子正義

曰公羊傳曰諸侯國子第則以日中為期欲使其偏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國子正義

子學舞者版籍於己也周禮者皆春官召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諸卿大夫諸

籍以召之仲春入學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士謂諸卿大夫諸

應節奏月令云春入學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士謂諸卿大夫諸

毛詩注疏 二之三 國風 邶 一 中華書局聚

此賢者非為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
 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
 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
 及考槃傳意類之則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
 亦以碩人為大德故侯為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華碩人為妖大之人謂褒
 姒也碩既為大德故侯為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華碩人為妖大之人謂褒
 言教國子者以在前上處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
 文無舞故據萬舞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
 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箋云翟羽
 可任為王臣○鬱悲位反組音祖任音壬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箋云翟羽
 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籥餘若反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如渥赭
 以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 赫赤貌渥厚也祭有厚丹翟閣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受之散 疏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矣以能御亂矣又
 於此使馬馳於彼織者總統於此而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矣御衆御亂之
 能治衆施化於己而有文者總統於此而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矣御衆御亂之
 德又有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為文舞矣且其
 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緒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祭之末公唯
 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虎組織可於遠○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
 故知為織組而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御亂也御治也謂有文章似織如
 武力可以治衆動於近成於遠又御衆有文章似織如
 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又御衆有文章似織如
 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御轡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
 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此治民似御轡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

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說如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為實御此碩人堪為

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為御矣〇傳籥六

孔翟翟羽〇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

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毛說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

羽取其勁輕一文舉千里詩毛說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

吹器舞翟爾雅說翟鳥名也翟以翟羽舞也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

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為舞也碩人

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優既渥是也故南箋云如厚南皆云渥渥也言

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顯其優既渥是也故南箋云如厚南皆云渥渥也言

是也定本厚則有光澤故以祭與顏色之潤是也故南箋云如厚南皆云渥渥也言

樂吏之為言與也禮者守門之餘賤者注云輝者甲也賤者胞者肉也皆云渥渥也言

言苞也裹肉曰苞宜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也胞即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人

士庖人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為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

飲九而獻之不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九以散爵者禮器云禮

有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山有榛隰

有苓榛木名下濕曰隰本亦作藜同側巾反子可食苓音零本草云甘草人云誰之

毛詩注疏 二之二 國風邶 二二 中華書局聚

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

在王室箋云彼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

美入謂碩人也疏以與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

碩人使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入若得彼美人當薦此

耳○傳榛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機云粟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

是也榛字或作蒸蓋一木也釋草云藟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藟今甘草是也蔓

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

人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入謂周室之賢入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人謂碩人

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傳曰乃

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者

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疏泉水四章

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疏章六句至

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

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

章皆思歸寧之事○箋衛女至之至○正義曰以之衛女思歸

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

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愴然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有懷于

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所言我有所至念於衛

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變好貌諸姬同姓志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恩也諸姬者未嫁之女我疏至之

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之入於淇水以與行嫁者是我所念者念

謀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念於衛無一日而思之也我所欲與之謀

婦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念於衛無一日而思之也我所欲與之謀

為異餘諸姬未嫁之水始出於然流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始出於然流

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敘衛女之情故言亦已

念於衛以下言之知至念者諸姬未嫁之辭又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

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

先言諸姬後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

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出宿于涕飲錢于禰各祖

諸舍較而己思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出宿于涕飲錢于禰各祖

之道所經故思宿錢○涕子禮反錢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也禰乃禮反

較蒲未反道祭也音同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於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遠于萬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疏出宿至

反注同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疏出宿至

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疏出宿至

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

情使不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親問諸姑遂及伯姊之親故禮緣人

禮也哉而止我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親問諸姑遂及伯姊之親故禮緣人

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較舍較即釋較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

錢錢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

毛詩注疏 二之三 國風邶 四 中華書局聚

釋酒駮祭酒脯之奠於駮為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駮
 然則駮山行道之名也道者於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舍為
 駮祭酒脯所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錢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
 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轄及犯駮遂厭也以此言之聘禮悉民轅
 皆名以祭道不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名焉知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轅
 者駮壤之名與中雷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
 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駮上羊人無
 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尊卑異禮也取以駮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
 天子以犬諸侯以羊既受聘享禮也遂行舍於郊故云駮之故知轅之而行也遂行舍於郊
 轅之也以聘禮上國則釋駮聘享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駮之故知轅之而行也遂行舍於郊
 也卿大夫之聘禮出國則釋駮聘享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駮之故知轅之而行也遂行舍於郊
 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廟外西為駮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
 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外西為駮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
 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外之酒脯以祈告故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
 祀行注依中雷之禮云行在廟外西為駮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
 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廟外西為駮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
 國外為之大馭云犯駮詩云取羝以駮聘禮云駮祭則天子諸侯大夫皆於
 出祖是也又名道會子問云道而出是也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錢為行道之
 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駮而飲錢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錢為行道之
 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
 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不留於宿是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
 言飲錢也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亦在郊也此涕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
 傳互也下干云所適國郊則此涕亦在郊也此涕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

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干涕思宿焉傳以為在郊則

言彌思錢焉差近在國外耳計宿錢當各在一處而已而此云涕彌下云干言

見所思之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錢不得同處言

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〇箋婦人至歸寧〇正義曰此與蠶棘竹

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為淫奔竹竿〇傳父之至曰姊既沒當不得歸所以

其淫奔禮詩者各本其意故為義不〇傳父之至曰姊既沒當不得歸所以

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

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於大夫者去歸則見之〇箋寧則至尊姑〇正義

也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又出宿于干飲錢干言國郊也箋

云干言猶涕彌載脂載輦還車言邁乘其車以還我歸也箋云言還車者嫁

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輦還車言邁乘其車以還我歸也箋云言還車者嫁

金也選音旋此字〇邁臻于衛不瑕有害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

例同音更不重出〇邁市專反瑕音還害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

鄭音曷行下孟反〇邁市專反瑕音還害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

言而歸衛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華而還遲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

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〇鄭唯不瑕有害為異〇傳脂輦至我行〇正義

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輦故車輦云間關設輦貌是也今

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輦故云脂輦其車云還者本乘來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

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〇肥字或作泔音同

疏 二之三 國風 邶 五 中華書局聚

流肥○箋自衛至渡水○正義曰以下
 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邑也箋云
 故又思之疏傳須漕衛○正義曰鄘云以廬於
 漕音曹疏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歸寧且欲乘車疏箋既不至我憂○正義曰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
 出遊以除我憂疏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為歸是以彼箋云適異
 國而不見答其除
 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不得其志者君不
志爾○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
 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與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與者喻己仕於闇君猶
沈於文反又音隱爾雅云憂也背藩對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
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于僞反

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為難者言君既
 然矣諸臣亦如之○窶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為禮已焉

哉天寶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其事君無二志故自法
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疏出自至何出

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己仕於亂世嚮於闇
 君而仕由君之闇己則為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己祿薄使己終當
 窶陋無財為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眾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己
 誰陋薄己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寶為之

使我遭此君似已止當勤君故事之知復奈何哉〇傳北門背明嚮陰〇正義曰本

取人嚮陰者此財〇既正義曰釋言云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此背明為喻也

明為義者至於財〇正義曰釋言云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此背明為喻也

貧為二事之辭故為與貧別竇謂無財也以為禮故言竇者無禮貧謂無財

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竇云祿薄終不足以為禮故言竇者無禮貧謂無財

此財是且無財之言近者爾雅貧竇通也終竇且貧言君於己祿薄是君既然矣

莫知故艱總謂人無己也〇箋詩人至之以〇頌祿由君故怨己貧竇祿薄不由

諸臣故艱總謂人無己也〇箋詩人至之以〇頌祿由君故怨己貧竇祿薄不由

謂之詩人君不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為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

故言已焉哉是君不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為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

事則去今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箋

使之事則不以之兼其苦〇埤避支反偏音篇一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我謫責也箋云我徧從外而入在室之徧字從行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

玉篇知志反更〇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行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

毛詩

注疏

二之三 國風 邶

六 中華書局聚

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掩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箋我從至己志○正義曰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已焉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己志上言諸臣莫知我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己志已焉

哉天寶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鄭都回反投擲也遺唯季反擲○傳敦厚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役事與呈釋反與擲同本或作摘非○傳敦厚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役事與

之義故易傳以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摧徂為投擲於己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摧徂

子佳二反就也沮○乘傳沮箋摧者刺譏之言○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在呂反何音阻○乘傳沮箋摧者刺譏之言○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

者是室人責己故以已焉哉天寶為之謂之何哉為摧為刺譏己也○已焉哉天寶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攜穴○北風三句至去焉○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

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與也北

之風雱○涼貌箋云寒涼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普康反酷苦毒反惠而好我攜手

民散亂○涼音良兩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普康反酷苦毒反惠而好我攜手

同行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其虛其邪既亟且

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疏。北風至，且〇正

風其寒涼矣。又加之兩雪，其零然而威。由涼風，威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

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虛而在位

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己所以去

之既盡也。且語助也。〇箋：寒涼至散亂。〇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

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政。酷暴也

而雪害物，不言可知。〇性仁至而去。〇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

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〇傳：虛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

徐威儀，徐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

徐字雖異，音實同。北風其喈雨雪其霏。音皆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歸也。其虛其邪，既亟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

德也。其虛其邪，既亟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

為惡如反。〇疏：莫赤至匪烏。〇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

別彼場反。〇疏：莫赤至匪烏。〇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

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疏。北風至，且〇正

風其寒涼矣。又加之兩雪，其零然而威。由涼風，威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

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虛而在位

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己所以去

之既盡也。且語助也。〇箋：寒涼至散亂。〇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

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政。酷暴也

而雪害物，不言可知。〇性仁至而去。〇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

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〇傳：虛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

徐威儀，徐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

徐字雖異，音實同。北風其喈雨雪其霏。音皆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歸也。其虛其邪，既亟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

德也。其虛其邪，既亟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

為惡如反。〇疏：莫赤至匪烏。〇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

別彼場反。〇疏：莫赤至匪烏。〇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

北風三章章六句

珍傲宋版印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易之為人君之配○遺唯

季反陳靜女三章章四句至無德○正義曰道德於君使之有文耳經三章皆是

下同陳靜女之非謂陳古也故經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

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

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

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之○姝赤朱反說文作姁云然後可安

音悅篇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搔蘇刀反踟直知反踰直誅反

末注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搔蘇刀反踟直知反踰直誅反

靜女至踟躕○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

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正義曰言靜女德貞靜

而不得見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德貞靜

也俟我於城隅是為德故姝然美也○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

皆連靜女靜既為德故姝然美也○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

之亦事是美色故箋云姝然美也○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

不與高七雉隅九雉是謂高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

與美色之據女為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意安以爲匹也故德

淫佚是謂自防如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

城隅故可愛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

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也管管也〇貽本又作詒音怡

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管徒冬反彤管赤也管管也〇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

同下形管有煒說懌女美管煒貌然女史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

反鄭說音始悅懌反懌作懌音始悅懌亦反音疏

史所書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喜樂其能成女德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

也管之法鄭說悅美彤管異能成靜女王蕭云嘉彤管之法故說彤管喜樂其成女美

史之法也〇以筆陳有說至人釋此〇妃正義曰既美有靜德謂靜女也〇又有美色謂其變也

遺管是以古人之法故即貽我女彤管也〇傳古者至成法〇正義曰女史傳以女史若

以其職從夫人女史之禮亦如之故總云后夫人必后妃羣妾授之禮次序御於君所之

不記女史書其日月使則殺之謂此云后夫人必后妃羣妾授之禮次序御於君所之

此即下句是也將產為子月辰實謂將生子當御某日當妻也授之禮次序御於君所之

之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為將產異略之此謂始不遂有身居側室不復

女史書之法使妃妾無大美也〇此似有法也此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我者謂遺我不違

夫〇傳形管以赤心次序也〇正義曰懌必至美之〇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

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為書
 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本之於美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莫其信美而
 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之牧
 徐音目美徒兮反窈徒了反處昌慮反
 音恭窈鳥了反窈徒了反處昌慮反
 能遺我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字
 賢妃也○為于偽反注同或如字
 田之我願有以深宮之美歸我且異者我信美而為祭祀之用進之於君
 以與我願有以深宮之美歸我且異者我信美而為祭祀之用進之於君
 美人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非徒悅其美色又
 美人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非徒悅其美色又
 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形管之非此女之為美所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
 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莫茅至有終於我
 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美其始生未可也○傳莫茅至有終於我
 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為莫終為茅可以供而本之於莫者
 為女能貞靜終為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箋茅潔白之物也言始為莫終為茅可以供而本之於莫者
 茅喻之意以茅潔白之物信美而異於眾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
 衆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
 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箋
 遺我至賢妃○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莫欲人胎己以美女此言非女之
 為美美人之胎則非美其女美胎己之歸莫也故易之以為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宣

公之世子○新臺倚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疏新臺三章章四句

國云之○高曰臺自齊始來未至於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之要矣

此詩伋妻蓋自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之要矣

為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之要矣

有泚河水瀾瀾○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云水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說文云水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滿也汗音鳥行下孟反篇註同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燕於反得籛條不鮮

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也○燕於反得籛條不鮮

反徐於管反籛音渠條音儲鮮○疏故新臺至不鮮○毛以為衛人惡公納伋之妻

斯踐反王少也依鄭又音仙○疏故新臺至不鮮○毛以為衛人惡公納伋之妻

在於河水瀾瀾之依鄭又音仙○疏故新臺至不鮮○毛以為衛人惡公納伋之妻

而為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

為所要反得之行○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

峻而其狀鮮明也○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

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

以繫汗穢而公反於其上為淫昏故惡之也○傳籛條不能俯者○正義曰籛

條必低首而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籛條不可使俯者○傳籛條不能俯者○正義曰籛

者必低首而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籛條不可使俯者○傳籛條不能俯者○正義曰籛

常觀人顏色而為辭似籛條不可使俯者○傳籛條不能俯者○正義曰籛

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柔面柔也籛條口

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曰籛條巧言好辭以口鏡

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泗河水浼浼也

毛詩注疏 二之三 國風邶 九 中華書局聚

浼浼平地也○酒七罪反韓詩作滉滉晉尾云灌音同云燕婉之求籛條不殄殄絕也籛云

鮮貌也殄毛徒與反反鄭改作腴吐典反疏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故王

肅亦為少也故以上章鮮為善讀此殄為腴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與不

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為善讀此殄為腴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與不

古文作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

新臺三章章四句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也○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于偽為

反疏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

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即首章二句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取於齊女而美公為

是也詩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取於齊女而美公為

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

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疾

疾而不礙也○汎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駛疾

字一吏反本或無駛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箋云願念

疏

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得也

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然不知所定〇鄭唯以願言思子為念我思此二子為異〇傳二子至不礙〇正義曰以序云思也壽故知二子為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也此言愬及於公傳言構及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盜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旗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為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為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可見故言往也二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可見故言往也

子乘舟汎汎其逝也逝往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

有何不可而去也〇害毛疏二子至有害〇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疏念至不去〇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為不去而取死深閔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三之三)

珍傲宋版印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三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簡兮

仕於伶官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伶作冷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冷官音零字從水樂官也字亦作伶正義標起止云箋伶官至伶官

其上下文伶字盡同此箋言冷氏世掌樂官正義引伶倫氏伶州鳩以為說考左昭二十年冷州鳩釋文云冷字亦作伶漢書志冷綸及人表冷淪又呂覽同

皆用從水字廣韻冷又姓此序及箋當本作冷其作伶者俗字耳正義亦當本

伶人告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和誤縣考國語是也

萬舞干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羽作舞考文古本同案羽字誤也以干羽為萬舞是毛義萬舞為干舞籥舞為羽舞鄭所

易也正義有明文又標起止云箋簡擇至干舞亦可證不知者乃順上傳改此箋耳

可以御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

之或定本御非禦

渥厚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云定本渥厚也無漬字考釋文渥下云厚也亦無漬字故下不為漬字作音釋文本與定本同也

祭有舁鞞胞翟闈寺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鞞誤鞞案序下正義兩鞞字可證依此正義本傳當作鞞字釋文云鞞字亦作鞞

者是也其引祭統乃順彼文作鞞耳

其子小似柿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橡誤柿是也○按一本作似杵子杵即但公賦芋字之或體非機杵也杵誤而為柿

耳芋即橡也

○泉水

思之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釋文云一

本思作恩或定本如此但未有明文明監本毛本作定本作恩字用釋文改耳

以之衛女思歸毛本之作此

無日不思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上衍我字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考正義云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

也是箋本無我字剜添者非也

然則較山行道之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道衍字以聘禮注考之是也

士喪禮有毀宗躐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衍字以聘禮記注考之是也

我還車疾於衛而返小字本初刻無後剜添案無者是也此箋而返二字即申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無者是也此箋而返二字即申

傳至字之意若疾下有至字則而返二字無所施矣相臺本非也

○北門

刺仕不得志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不知士有才能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是正義本仕當作士字

出自至何出哉案經文出哉出字衍

摧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乖沮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標起止云傳摧沮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

或定本集注作推阻也

故以為摧為刺譏己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為摧當摧我誤是也

〇北風

虛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耳非訓虛為徐是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義云但傳質詰訓疊經文或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段玉裁云經文

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段玉裁云經文作邪鄭始易為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丘虛字

即空虛字也正義本非〇按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已者已也經傳不可枚數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

要之禰之傳曰要褻也毛公時安得有褻字褻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丘虛因之訓空虛嫌其

義之不可定也故釋之曰此丘虛字其義則空虛也如易蒙者蒙也謂此蒙艸各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

〇靜女

言志往而行正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正作止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終風箋云正猶止也言正足包止義不必與

往字對文相臺本非也

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云字當衍

其信美而異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說箋云信美而異於衆草又云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是正義本不與定本集注同也但未

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一本美作善未見所出

非爲蕘徒說美色而已

小字本相臺本蕘作其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其者其經女字也唯十行本作蕘是誤字

○新臺

之高曰臺

毛本之作上非也當是土字之譌

○二子乘舟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釋文云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正義本

與一本同

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景正義作影景影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不瑕有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遐後改瑕案初刻非也此經瑕字毛遠也以瑕爲遐之假借鄭則如字讀之故易爲過也泉水經同其釋

文可證也汝墳天保南山有臺等經用遐字即不畫一之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一)

(九)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〇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

作是詩以絕之。婦人從夫諡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音僖

疏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己之意此誓也故

與父無他心誓而鄭伯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己之約即盟之誓也言

在衛世子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說

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以未成君故與此不稱爵言早死者

謂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共伯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

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曰

死妻禭子幼一無大功之親妻得與又適人是不禮得嫁但義也此敘其自誓

之由也自誓即云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

乃追恨父母奪己之意〇箋共伯僖侯之世子〇正義曰史記傳

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 鄘

中華書局聚

彼中河與也中河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髻彼兩髻實維我儀髻兩髻

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髻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

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亦櫛纒髮為髻長大作髻以象之髻音丁果反

音毛說文朝音遙反櫛側乙反纒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綏汝誰反

味莫背反朝音遙反櫛側乙反纒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綏汝誰反

死矢靡宅死信無宅心○至也己之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不信我天謂父也○尚

只音紙亮本亦疏汎彼至人只○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

又斃然著彼兩髻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

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己志故與之誓言己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

尚不信我而三月而欲嫁我哉○傳髻者至之飾○正義曰既大猶為之飾存之謂

鬢注云兒生三月而髮為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髻之形象未聞

內則注云順父母用髮為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

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髻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知髻

以挾凶故兩髻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髻注云士既殯而脫髻此云小斂蓋

諸侯禮也死時僎殯諸侯已葬去髻久矣仍云兩髻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

此共伯之死時僎殯諸侯已葬去髻久矣仍云兩髻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

子味爽而朝明君若在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髻是也○箋兩髻

脫之服闋又著之若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髻是也○箋兩髻

至綏纒○正義曰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髻言之也笄今之髻則著纒

朝君初亦如是櫛纒乃櫛纒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髻言之也笄今之髻則著纒

乃加冠又著纒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內則注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味爽也

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王之為世子也非禮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也但文王之為世子加隆焉故雞鳴而寢門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是也

威盥漱櫛纒笄總髻冠綏纓端鞞紳播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纒笄以下故鞞紳播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

經之兩髦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紘無

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為笄纒則無笄矣上言纒笄者為纒而著笄也問

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知耳汎彼柏舟在彼河側斃彼兩髦實維我特

也〇特如字韓詩之死矢靡慝〇隱邪也〇隱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作直云相當值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

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〇牆在疏牆有三

反茨徐齊反頑五繇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疏牆有三

章章六句至不可道〇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至夫人

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〇箋宣姜不可強

之〇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桓夫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 鄘 一一 中華書局 聚

宣姜宣公夫人惠也興也牆有茨不可掃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掃去之

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蒺藜反中葍之言不可道也中葍內葍也箴

宮中藨成頌與夫人淫昏之語○葍本又作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於君疏

至醜也○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掃而去

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藨成

其母至令有此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本何以不防閑

之陰訟聽之于勝國○社注云陰訟爭中葍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

也襄除中葍之言不可詳也詳審也○詳如字韓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牆

有茨不可束也束而中葍之言不可讀也讀抽也箴云疏傳讀抽箴抽猶出○

則此為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讀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

與君子偕老也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疏疏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

至借老〇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

也毛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偕老之道故陳別有小人

威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有淫佚之行

者謂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

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威飾之內有德外稱其服

老以為一篇之總目序則反見事君之道不能與君子

自為勢所以與也鄭子俱為夫人失事君之德也〇箋

服飾之威宜與君子俱為夫人失事君之德也〇箋夫

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威行止有儀不謂內有

人〇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是宣姜故知此

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為小君也夫妻一體

夫人碩人傳曰夫人君以朱纒鑣亦謂夫人也雖理得

夫人為俗本亦有故疑此一句者定本有之君子偕老

卑箋云珈副者后夫人之飾編髮為之筭衡筭也

威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飾編髮為之筭衡筭也

富反珈音加編蒲典反或必委委侘侘如山如河

仙反別彼列反搖餘昭反必委委侘侘如山如河

無不潤貌〇委於危反注同侘待何反註同韓詩云

德之美貌〇委於危反注同侘待何反註同韓詩云

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

揄音遙字又作禴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欲觀古人之

不淑云如之何善有子於是禮當如之何深疾之〇行

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易

既服此服其行委然行可委曲侘侘然其德平易如山

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易

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易

不潤德能如是以象其骨飾服而著之是為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
 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也今之夫人何宜不為淫亂不能與君子偕
 老乎○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
 珈又○能委佗如山如河象服翟翟得其宜○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
 子今祭服之反爲不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
 副者祭服之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從王祭祀編之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
 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從王祭祀編之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
 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紒也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紒也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紒也
 云所謂紒是編次所以紒也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紒也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紒也
 云下以紒懸璜是也○編次則無衡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紒垂于副夫兩傍當耳
 其下以紒懸璜是也○編次則無衡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紒垂于副夫兩傍當耳
 尤尊故云璜以別尊卑也○箋璜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璜字從玉則璜爲下
 則無故云璜以別尊卑也○箋璜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璜字從玉則璜爲下
 飾謂之璜者璜之言加也○類既古今之制不盡謂之璜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也
 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加也○類既古今之制不盡謂之璜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也
 言六璜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據此言六璜則侯伯大夫宣姜則以爲內
 少無文也○傳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較宣姜則以爲內
 有德也郭璞曰云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較宣姜則以爲內
 長之委郭璞曰云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較宣姜則以爲內
 行可委曲傳曰互言之委委與孫炎之略同委委佗佗皆行步之德以內有德外
 形於貌故傳曰互言之委委與孫炎之略同委委佗佗皆行步之德以內有德外
 曲德平易如山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或與郭同爲宣姜自佳麗
 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或與郭同爲宣姜自佳麗
 至爲飾○正義曰以爲飾象則非書羽也言服則非傳其理
 骨飾唯尊者爲然故云尊者翬以爲飾象骨飾非書羽也言服則非傳其理

書然之○箋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

人之象以證之皋陶謀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引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為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

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

激言之可謂不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玼音此又

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乃

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差此是後文差兮王肅注好

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鬣髮如雲不屑鬣也

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差字鮮音仙不鬣髮如雲不屑鬣也

髮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髮也髮髮也髮髮也髮髮也髮髮也髮髮也髮髮也

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左傳云髮美為鬣髮髮也髮髮也髮髮也髮髮也髮髮也

玉之瑱也象之瑿也瑱塞耳也瑿所以摘髮也○瑱吐殿反瑿充耳也瑿勑帝反

音直載反擣揚且之皙也揚眉上廣皙白皙○且七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尊由衣服之威顏色之莊與反為淫昏之帝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

音與疏玼兮至如帝○毛以為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

毛詩注疏

疏

三之一

國風

鄘

四

中華書局聚

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威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
 以見尊敬何故反為淫昏之行乎○傳翰翟至飾衣○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
 今衣名曰翟而彩畫之羽飾衣猶不用真翟蓋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
 為翟雉之形非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旒蓋則可施於衣○正義曰昭附
 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也鄭義為玄妻鬢髮為黑髮則可施於衣
 身動則卷舒非仍氏生女鬢髮而甚美故玄妻鬢髮為黑髮則可施於衣
 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鬢髮而甚美故玄妻鬢髮為黑髮則可施於衣
 詩云鬢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玄妻鬢髮為黑髮則可施於衣
 為善○正義曰鬢髮一名髮故云鬢髮也說文云鬢髮為黑髮則可施於衣
 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鬢髮為黑髮則可施於衣
 摘髮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己氏之妻美故云摘髮為黑髮則可施於衣
 之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之名之掃故云耳而自製或曰充耳佩其象掃是也○傳
 之至如帝○正義曰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帝則
 如天亦然元命包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帝則
 天不卒知也二君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引詩國風曰
 玼兮其之展也翟也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帝則
 差今其之展也翟也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帝則
 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根配與傳同也○箋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
 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其別設其文為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
 也春秋文耀句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
 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光紀是也此責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
 天帝乎非由衣服之威顏色之下莊與是覆上也以責之此云反為淫昏之
 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莊與是覆上也以責之此云反為淫昏之

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祥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縹為衣蒙覆也緜之靡者

次展衣宜白縹緜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緜此以鮮白展涉戰反註展

威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〇蹙七我反說文縹緜玉色鮮白展涉戰反註展

衣皆同沈張輦反縹緜側救反靡也緜著也反裏衣同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

於君子一戰反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而顏角豐滿廣展如之人兮邦之媛

也服誠也淫昏亂國故云然〇媛于眷反韓詩作媛取也倚於綺反

至媛也〇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瑤兮瑤兮夫人非直服飾之

以覆彼縹緜之上縹緜是當暑繼去祥延烝熱之服也瑤兮瑤兮夫人非直服飾之

宜配君子故為一國之美女今夫何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為美人

之行乎〇鄭以言宣姜服禮有至之服〇正義曰言依倚之內為縹緜者葛為之

淫昏之行而亂國乎〇傳禮有至之服〇正義曰言依倚之內為縹緜者葛為之

衣曰縹緜為之文與縹緜相連也言細而縹緜故箋申之云縹緜者葛為之

精言是當暑祥延之精尤細靡者縹緜也言細而縹緜故箋申之云縹緜者葛為之

者故言是當暑祥延之精尤細靡者縹緜也言細而縹緜故箋申之云縹緜者葛為之

名故言是當暑祥延之精尤細靡者縹緜也言細而縹緜故箋申之云縹緜者葛為之

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為縹緜也此傳言展用丹縹緜五服傳無其說丹縹

鞞名與麤同雖毛亦當色黃縹與男子之縹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

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之縹與男子之縹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

赤綸翟青闕翟黑次鞞衣宜白以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行以爲次故禮衣

毛詩

注疏

二之一 國風 鄘

五 中華書局聚

少耳○箋后妃至禮之註差之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翟翟翟
 宜者無明文周禮之註差之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翟翟翟
 鞞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椽者實椽衣也。男子之椽
 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椽者實椽衣也。男子之椽
 衣黑則是四方之色。六服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服皮弁服之。下當玄端當黑
 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六服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服皮弁服之。下當玄端當黑
 亦黑矣。以禮爵弁服之。椽衣黑婦人之椽衣亦玄端。椽衣上當玄端。玄端當黑
 下依行又有鞞衣之。唯如麤塵之色。不取焉。是鞞衣上當玄端。玄端當黑
 衣玄者。因舉時事而言。不恆以緜而云。蒙彼縹緜者。衣夏則褻衣。夏則褻衣。夏
 一命禮衣。喪大記曰。婦人以禮衣。是禮記禮見於君。及賓客之威。服無衣藻。字
 司服注。以展為聲。誤。因名。禮記禮見於君。及賓客之威。服無衣藻。字
 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禮記禮見於君。及賓客之威。服無衣藻。字
 眉之上。眉之。皆曰。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
 傳云。揚。眉。是。目。下。皆。曰。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
 郭云。眉。目。之。目。下。皆。曰。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
 目下。目。之。目。下。皆。曰。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
 所以。依。倚。以。為。美。女。之。目。下。皆。曰。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
 內之。不。稱。故。以。為。美。女。之。目。下。皆。曰。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
 說各。殊。也。以。為。美。女。之。目。下。皆。曰。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揚。眉。清。眉。明。也。

珍做宋版印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

散民流而不可止也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

野〇竊千節疏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止〇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

反弋羊識反疏怨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

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

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

定本云而不可止在下有然字此男相奔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為

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為

是期於幽遠此三章上二句惡衛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

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

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矣經言孟姜

之等為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

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奸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淫亂有同亡國

故序云政散夫而私相奸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淫亂有同亡國

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

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

姜之輩與世族為妻也故知世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箋云於何采唐必沫之鄉

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惡衛云誰之思矣孟姜矣有是惡行箋云淫亂

為淫亂之主〇沫音妹惡鳥路反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 鄘

六 中華書局聚

六 中華書局聚

六 中華書局聚

六 中華書局聚

六 中華書局聚

六 中華書局聚

六 中華書局聚

六 中華書局聚

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同列國之女一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思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

要見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疏於何采唐上矣○正義曰人欲采唐者必正義曰人欲采唐者

言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又

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地又送我於淇水之上孟姜厚於我此

故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

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

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也以

衛邑○正義曰酒誥註云沫一邦紂之東明紂後三分殷畿則屬鄆者今

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然則沫紂之東明紂後三分殷畿則屬鄆者今

鄆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沫也○箋於何至之主○正義曰殷

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沫紂都朝歌明沫也○箋於何至之主○正義曰殷

在於其所不斥其方下徧於境內獨言者淫亂主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

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〇傳桑中至之地。〇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

之思美孟弋矣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

之東矣箋云葑蔓菁也。反菁音精又子形反。云誰之思美孟庸矣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鳥

〇鶉音純鶉鶉鳥鶉鳥疏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至不若〇正義曰二章皆上南反行下孟反下皆同

此惡而獨爲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爲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亦是惡頑之亂鶉

之奔奔鶉之彊彊鶉則奔奔鶉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偶〇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

乘匹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〇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疏〇正義曰言

鶉則鶉自相隨奔然鶉則鶉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會鶉鶉之不如此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

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〇箋云奔奔至匹耦〇正義曰序云鶉鶉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爲相匹之善故爲居有常匹定本集註皆

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
逆則臣有逆命故註云疆疆奔奔爭鬪惡貌也
鵲之疆疆鵲之奔奔人之無良
我以爲君君國小君箋云
疏一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
出也乎
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
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春秋

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
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

公立而建國焉○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
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攘如羊反說

音悅煖迴丁**疏**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至富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
反廬力居反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

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
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

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
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

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臧是也而營宮室者而首章作
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

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兩止而命駕辭
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兩止而命駕辭

說于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乘心塞淵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躒牝三
 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為事之次而
 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觀望之三百乘明其躒牝三千亦未年之文公
 未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乃三乘焉○正義曰此序說衛事
 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為之○箋春秋至國焉○正義曰此序說衛事
 故直云城衛不始作或卒後為之○箋春秋至國焉○正義曰此序說衛事
 公為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救之故言也但此見
 公滅而復與載馳見國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救之故言也但此見
 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與石玦與甯莊子將戰國人受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玦與甯莊子將戰國人受甲者
 國擇利而為之與夫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斷孔嬰
 齊殿及狄人戰于榮澤師敗績遂滅衛是為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
 買達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
 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是
 春秋書入之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是
 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枕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信
 謂其處為滎澤其在縣東南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
 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
 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枕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為滎澤其地也
 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
 戰於滎澤則遺民北畔相連猶有一物故云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
 河霄濟衛之遺民北畔相連猶有一物故云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
 廬於漕是桓桓迎衛之遺民北畔相連猶有一物故云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
 亡滅且舍於此也渡河處戴公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
 云戴公申元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傳言戴公死其月戴公
 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

卒在於此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度云戴公

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諡而為之諡正月城楚丘左傳

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

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是亦攘救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為狄所滅民尙畏狄

閔二年傳曰齊侯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

丘於二年傳曰避之不復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成之

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為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成之

也滅衛者狄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之序自攘戎狄而封之救之以上

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為戎所滅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

室得其中所以文公徙居楚丘於是下指說文公建國焉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室也

方昏中而正於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

定星昏中而正於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

與東壁連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度也度謂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西北準極

營宮室宗廟為先慶庫為次居室為後居又揆葵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

反度待洛反下同視字又作眠音同廢居又反○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

以爲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爲豫備故美之〇鄭以爲文公於
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爲楚丘之宮廟又度之
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於西南北而一舉一事耳餘同〇傳楚宮至立楚宮〇正
爲之日影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楚丘然本楚丘北至濟河間疑在今東
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在毛公前楚丘與濟陰不遠亦
郡界〇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在毛公前楚丘與濟陰不遠亦
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不遠亦
北故時魯有仲梁懷爲漢所引故言魯亦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〇箋定星
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漢所引故言魯亦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〇箋定星
至四方正義曰傳雖不以方爲記其時亦以定爲營室方中爲正四方於是
以爲記時故因解其室者皆以營室爲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正四方於是
定正也天下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中正之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
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中正之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
十月而正氣北以營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中正之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
其星而正氣北以營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中正之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
星故指室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中氣十月立冬至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
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中氣十月立冬至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
壁也孫炎曰娠齧之口〇鄭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各東壁釋天云於列宿室與壁別
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各東壁釋天云於列宿室與壁別
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凡土功於昏正而營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不言城衛衛未
月矣而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於昏正而營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不言城衛衛未
功之時以歷校之傷小年閏餘十七期耳非謂作其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此則
得時也箋言定星中二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此則
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育司曰
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育司曰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 鄘

九 中華書局聚

楚與堂景山與京

東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

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虛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卜云

起居反本或作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虛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卜云

其吉終然允臧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

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使所吏反能說如字鄭志

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

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偶本又作詔大夫作誅皆力水反說○疏升彼至允

文云詔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誅謚也為卿大夫一本無卿字○說臧正義曰

此追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可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

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矣可以望楚丘之事既從乃命龜卜之

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又吉故文公徙居楚

丘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

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無晉侯登有莘

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

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為大山京與山相對故

為高丘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京大阜也與我陵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曰地

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曰地

絕高為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與我陵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曰地

阜○箋自河至濟水○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

丘在其間禹貢云道沈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又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

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

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繇云爰契我龜是也大夫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 鄘 十 中華書局聚

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為小故筮之言終善者
 邑則用筮國部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又於國為小故筮之言終善者
 卜所以法疑衛為狄人所滅而遷何害終允臧也傳因引建邦龜者龜以遷
 莫如之後自更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龜者龜以遷
 國必卜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龜者龜以遷
 取吉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卜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
 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卜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
 命以設誓若士職云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
 其類也設誓若士職云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
 施命以戒眾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為銘若栗氏為量其銘曰武王盤
 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
 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佐之對晉師君無常
 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類山川能說者謂說山川能說
 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說山川能說
 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者謂說山川能說
 說其形勢或云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者謂說山川能說
 喪紀之事能列其行迹以文辭是也祭若子囊之誅楚恭也喪紀能祝告鬼神而為
 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文辭是也祭若子囊之誅楚恭也喪紀能祝告鬼神而為
 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贖禱祖之類是也祭若子囊之誅楚恭也喪紀能祝告鬼神而為
 以列為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旨與俗本不同獨言可以為大夫者以
 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嗣世為君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靈雨既零命彼倌人
 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為君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靈雨既零命彼倌人

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
 公於兩下命主駕者兩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說于桑

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信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匪直也人

庸徒秉心塞淵。○箋云塞充實也。駮牝三千。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

先君兼邨鄰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

非禮制。國美之。○駮牝上下音來。馬六尺。已上禮制。復與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

死。反。上時。掌反。美之。章勇反。牝。上音。來。馬。六尺。已上。禮制。復與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

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兩野。既落之時。命彼信人云。汝於兩止。星見當

為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故

能與國。非直庸庸。之。人。故。乘。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也。○傳。信。人。既。政。行。德。實。故

義。曰。以。命。之。致。殷。富。駮。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信。人。既。政。行。德。實。故

至。牝。馬。以。命。之。致。殷。富。駮。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信。人。既。政。行。德。實。故

國。馬。而。七。尺。用。牝。三。千。俱。有。或。七。尺。駮。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數

則。諸。侯。謂。種。馬。戎。馬。不。一。等。明。高。八。尺。田。馬。七。尺。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

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駮。馬。高。六。尺。獨。言。駮。馬。者。舉。中。言。之。○箋。國。馬

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

凡。頌。夏。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

毛詩注疏

疏

三之一

國風

騶

十一中華書局聚

一匹然後六十匹馬大備由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夏一驚凡三千四百五十六
 匹為又云每廩為一閑明廩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廩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
 乘為阜則十二自乘至廩其數六二一十六應乾之策謂變者為撰著用四
 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
 十六為四百三十二馬三之亦以三乘之數共廩為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
 天子之制雖驚馬數言三夏亦以三乘之數共廩為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
 則不種為二閑明因驚三夏之數而分為三閑與也是以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
 百一十種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亦分為三閑與也是以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
 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為二閑亦分為三閑與也是以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
 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驚皆分為三閑與也是以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
 二閑馬六種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
 家四閑馬二種為二千七百匹就校人職相覺甚矣答曰邦國六閑一甸之稅以給
 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適王
 其餘三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適王
 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閑馬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適王
 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適王
 於天子國馬之數倍而誤鄭以十二廩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廩為一
 閑故其數皆之數是鄭計諸侯十二廩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廩為一
 子以何術始計之鄭以十二廩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廩為一
 過制明非始計之鄭以十二廩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廩為一
 此邳郟之富而馬數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邳郟而有之謂有
 人注引詩云駮牝三千過禮制之故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言之其
 實此數非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三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二八九

〇柏舟

故作是詩以絕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案古本非據唐石經但其本每多也字而偶合

卽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宅正義作他宅他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不誤浦鐘云

之誤至非也傳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宅心正義取此

蓋亦衣不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不當元誤是也

之死矢靡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初刻慝作匿誤後改從今本考傳慝邪也釋文慝他得反皆可證也

〇牆有茨

此注刺君閩本明監本毛本注作註案皆誤也浦鐘云註當主字誤是也

茨蒺藜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藜作藜案藜字是也釋文藜音藜正義今上有蒺藜之草皆可證

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奈

〇君子偕老

行可委曲蹤迹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蹤誤縱案此傳當作從與羔羊傳字同釋文委委下云行可委曲

蹤迹也乃易為今字耳非釋文本此傳作蹤也羔羊傳釋文云從字亦作蹤可證

何謂不善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何作可案可字是也正義云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又云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其證

唯祭服有衡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衍筭字非也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云衡筭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

耳非合衡筭為一物也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璜筭卷髮者是

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璜筭卷髮者是

衡筭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唯祭服有衡筭垂於副之兩旁云於衡

下增一筭字而不引疏引之乃云唯祭服有衡筭垂於副之兩旁云於衡

又云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無筭字安知此疏非傳寫之誤

其說非也此筭字是正義增引追師注衡下無筭字安知此疏非傳寫之誤

云編次則無衡筭亦可證不得以大雅正義例之

以玉珈於筭為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珈當作加下云珈之以言加者是也

李巡曰寬容之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皆誤寬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皆

玼兮玼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玼音此引沈云毛及呂忱並作好

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

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段玉裁云玼一作瑳後人乃分別二章三章今考陸

氏之意不以沈為然但舊本皆爾故不定為一字正義本標起止玼兮至如帝

後章瑳兮至媛也與釋文本同周禮內司服釋文云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

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此玼瑳一字之證

其之翟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揄字又作禴狄本亦作翟狄在揄下明是傳字非經字也經字無作狄者考文古本經傳皆作狄采釋文而有誤

揚且之皙也小字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皙誤哲唐石經相臺本作皙案哲字是也五經文字云皙相承多從日非說文皙人色白也从白析聲皆在白部可證釋文當亦本作皙今誤

由其填實如天閩本明監本毛本填誤瑱案填字是也下瑱實及言瑱為瑱凡四字並同

其以類根配閩本明監本毛本根作相案所改是也

此以禮見於君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於君子一本無子字正義云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威服是正義本無子字也考鄭內司服注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此諸侯夫人故變文言君與葛覃傳進見於君子對朝事舅姑者不同或因經首君子字而誤衍當以一本為長考文古本有子字采釋文

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當本作揚且之顏者廣揚而顏角豐滿自引經附傳而傳之復舉經文者注往刪去故此傳割裂而不可通今考正義標起下正義云未審此詩引經附已如此讀以揚字逗廣揚句絕也卷首鄭氏箋下正義云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可知毛為詁訓與經別行者正義所不見也

以為媛助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媛作援考文古本同案援字是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然是其證也以

援解媛所謂詰訓之法亦見說文媛字下

祿者實祿衣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祿者當作綠衣者見綠衣序下正義今周禮注作祿亦誤也

中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土誤中是也

因名眉目曰揚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目疑衍字是也

既名眉為揚目為清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明疑衍字是也

此及猗嗟傳云揚廣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廣下浦鏜云脫揚字是也

因顏色依為美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當作已此說箋意謂即使不言媛而顏色巴為美女故媛當為援助也

○桑中

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誤怨是也

期我於桑中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期我於剡添者一字是我字衍也此但說期不取我字

以其言由公惑淫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室誤惑是也

釋草又云蒙王女

闕本明監本毛本又誤文王誤王下二王女同案今爾雅作玉者亦誤

下孟□□孟弋孟庸

闕本明監本毛本作下孟弋孟庸案此十行闕二字闕本以下輒改者非

〇鶉之奔奔

言其居有常匹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脫其字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此與定本集注同

刺宣姜與頑非匹偶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偶作耦案所改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匹耦凡箋匹耦字皆從表正義亦

然偶字誤餘同此

〇定之方中

衛為狄所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衛為狄所滅本或作狄人一本作衛懿公為狄所滅非也正義云是為狄所滅之事又云故為

狄所滅懿公時也皆指序而言是正義本與釋文同其自為文則多言狄人非其本有人字也考序於此及載馳木瓜凡三言狄人文例宜同當以有者為長考文古本作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采釋文而合兩本為一

戰于熒澤而敗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熒作榮案釋文熒迥丁反考周禮左傳與此同字皆作榮唯尚書釋文作榮榮字

誤也此正義當本亦是熒字今作榮者或合併以後改之耳餘同此

建成市補案當作城

故直云城衛

補案城當作滅即序衛為狄所滅也形近之譌

其在縣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在其誤倒是也

宋桓公逆諸河霄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霄誤霄是也考沿革例載杜昭二十年注霄從公故字與此同皆形近之

譌

作于楚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作爲楚丘之宮也下句同考此乃正義說經之義耳非其本經字作爲也序下正義云而首章作于

楚宮作于楚室可證詩經小學云案喪大記注云爲或作于聲之誤也李善文選注引作爲楚室作爲楚室所謂以破引之考文古本作爲采正義

其體與東壁連相臺本同小字本壁作辟閩本明監本毛本壁誤壁案辟字是也釋文辟音壁正義云由其體與東壁相成辟壁古今字

證爾雅釋文云辟本又作壁此星有人居之角象宜爲壁其說非也考文古本

本作壁采正義而誤閩本以下正義中壁皆誤壁按周禮注辟宿字亦作辟古多用辟

而作楚丘之居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下脫爲字上文可證

疑在今東郡界今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今字作中案所改是也

北言定星補案北當作此形近之譌

媿觜之口鄭則口開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鄭當作數因別體俗字鄭作鄭數作數而譌左襄卅年正義引作媿觜之數

脫口字非也孫炎媿觜之口四字複舉經文也下云人數則口開方營室東辟四方似人之開口故名媿觜之口

水昏正而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裁當作裁形近之譌

終然允臧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然誤焉
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害終然允臧也皆可證明監本毛本正
義中下然字亦誤焉

可謂有德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云君子由能此上九
者故可為九德乃可以列為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

與俗本不同依此則正義本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
當是可為九德

先升彼漕邑之墟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皆作虛正義作墟虛墟
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云傳虛漕可證

釋文虛本或作墟非正義本

又出於陶丘北閩本明監本毛本又作東案所改是也曹譜正義引作東

可謂有德音閩本明監本毛本音案所改是也

馬七尺以上曰駮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上時
掌反沿革例云諸本皆是馬七尺曰駮唯余仁仲本有以

上二字以釋文考之舊有是也考正義云七尺曰駮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
恐誤也此藥恬傳及周禮耳諸本乃誤從之刪

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閩本明監本毛本今誤令案矣當作異見周禮校
人疏山井鼎云覺恐較誤非也盧文弨云覺即較

字是也詳見其鍾山札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二)

(十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蝮螻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不齒者不與相長

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蝮螻三章章四句至不齒〇正義曰作蝮螻詩者言能

與之為齒列相長惟故者國人均能惡之自止也蝮螻在東莫之敢指婦過禮則虹

氣威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一氣之戒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之過乎惡之甚〇遠于萬反下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疏蝮螻至兄弟

况今淫奔之言虹氣見於東方為夫婦過禮之戒淫奔之女人尙莫之敢指而視之

乎〇傳蝮螻至敢指〇正義曰釋天云蝮螻謂之雲蝮螻也郭璞曰俗名為

美人音義云虹雙出也鮮威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虹也郭璞曰與爾雅字小

則虹氣威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

威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見而懼諱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躋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 鄭

中華書局聚

自然○躋子西反徐又子細反
鄭註周禮云躋虹應對之應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方終朝其必有兩有躋氣必有兩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
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

奔乎○傳從旦至終朝○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
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

也○箋朝有至自然○正義曰視稷注云躋虹也詩云朝躋于西則躋亦虹也
言升氣者以躋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躋鄭司農亦云躋者升氣是也上

蠖蠖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兩徵則與彼同也視稷掌十輝之法以觀妖
祥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躋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

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乃如之
周禮見躋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為妖祥也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乃如之

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
人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
命惡之也○大音泰注同

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
命惡之也○大音泰注同

蠖蠖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息

內疏相鼠三章章四句至禮儀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化之
同疏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

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飢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
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

風未革身無大罪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

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

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箋云人以為無威儀
 威儀者同〇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義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
 化敗俗不如其疏者相鼠至何為〇正義曰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
 死無所害也疏者故刺之視鼠〇正義曰鼠乎人以有威儀為貴人而無儀則傷化
 猶無儀故可恥也〇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為有威儀為貴人而無儀則傷化
 敗俗此人不死何為若死則無害也〇箋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位為闕味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
 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可觀無止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俟待相鼠有體體支體傳體支明此言體非徧體也故為支體〇人而無禮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〇市專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千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
 同〇旄者時處士也
 千旄三章章六句至善道〇正義曰作千旄詩者美其好善也
 多旄三章章六句至善道〇正義曰作千旄詩者美其好善也
 善旄三章章六句至善道〇正義曰作千旄詩者美其好善也
 賢者樂告以善道〇正義曰作千旄詩者美其好善也
 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以下二句皆上四句言
 告以善道也〇箋賢者時處士〇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
 子故云處士也〇箋賢者時處士〇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
 士賢者鄉大夫賓也〇箋賢者時處士〇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
 以獻於君是未仕也〇箋賢者時處士〇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

毛詩注疏 三之二 國風 鄘 一 中華書局聚

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旗大夫建物首皆注旃焉時有建此旃來至浚

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子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反旃之然反通帛為旃○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旄紕之法

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彼姝

數也○紕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旄音留縷所衛反何沈相沾反

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與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

以善道與予也誠愛厚之至○姝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注予

同說疏予子至畀之○毛以為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予

音悅疏予子然之于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

法而御善馬四轡於彼以喻治民而立化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御

者執轡於此馬聘於彼以喻治民而立化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御

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處士然忠

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為善言彼處士然忠

衛之卿大夫建此予然之四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為縷紕此旌旗之旄

縷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己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旄之旄

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誠愛之情無所怪○傳子予至

曰野○正義曰謂之干旄者以善道見於己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旄之旄

牛尾著于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於首其下亦有旄纁郭璞曰載旄於竿頭

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三章皆

邑亦如之是論建一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旗傳曰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

言建若卿而得建是旗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旗傳曰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

其屬衛王也凡旌二章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旗出軍旌矣卒章言千旌

旗之屬衛王也凡旌二章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旗出軍旌矣卒章言千旌

爾雅曰旌注旌為首旌曰旌周禮千旌遊千旌一也載旌而旌得旌者鄉射記旌未設旌

外謂之旌旌外謂之旌旌外謂之旌旌外謂之旌旌外謂之旌旌外謂之旌旌外謂之旌旌外謂之旌

善在郊外義曰下言孤卿建旌大夫建旌物司常文於郊又為都邑相兼一也〇箋周禮云至

九旗之義曰下言孤卿建旌大夫建旌物司常文於郊又為都邑相兼一也〇箋周禮云至

夏采王之崩以綏復魄綏有旌大赤尾也雜注云王祀四郊乘之輅建太常今旌之復

去其旌異於此亦云旌因先王有旌之干皆旌矣故旌物也首出車焉設此旌言織

於此總解之夫兼所織也〇傳所織也〇傳所織也〇傳所織也〇傳所織也〇傳所織也〇傳所織也

毛詩注疏 三之二 國風 鄘 二 中華書局聚

之賢者未可知也經直言此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為疑辭前經四之者四見

郊之數子千旗在凌之都鳥隸曰屬○旗音餘律荀尹反長張丈反○疏箋至

也屬○正義曰箋以為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旗而來此為天子長也鄉射

大夫則將兵乃建旗非賢者所當獲也周禮中大夫非鄉射

長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遂官非一司常執鹿中大夫則建旗縣鄧建旄注云

師都鄉之鄉六遂州大夫也鄉遂官非一司常執鹿中大夫則建旗縣鄧建旄注云

下鄉內州縣長黨正及六遂內鄉長里鄰等五人同建旄也又云州里建旄則

謂六侯之內鄉亦大夫師及六遂內鄉長里鄰等五人同建旄也又云州里建旄則

也諸侯則遂亦大夫師及六遂內鄉長里鄰等五人同建旄也又云州里建旄則

士大夫以下皆非士矣上朝臣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鄧旄別圖於後

州縣鄉也鄉大夫以下皆非士矣上朝臣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鄧旄別圖於後

鄉旗也鄉大夫以下皆非士矣上朝臣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鄧旄別圖於後

鄉旗也鄉大夫以下皆非士矣上朝臣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鄧旄別圖於後

鄉旗也鄉大夫以下皆非士矣上朝臣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鄧旄別圖於後

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而來
 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騂謂之騂周人又益一騂謂之駟本從一騂而來
 亦謂之駟經言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傳而非
 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
 制亦非人故也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
 二詩天子駕數易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委
 遲大夫所乘與易春秋同互之聞也周禮校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
 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聞也周禮校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
 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
 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一圍也實周天子駕六枝人則何以馬
 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
 自古無駕三之制也○箋以素至之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
 此云素組大夫為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說龍旂云飾以
 組而此鄉大夫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說龍旂云飾以
 是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予子干旌在淩之城也○析星歷反素絲祝之良
 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彼姝者子何
 以告之

干旌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

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

得故賦是詩也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

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疏載馳五章首章六句

生曰兄○閱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弔失國曰唁○疏二章四句四章

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之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

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所散故立戴公暴露

而舍於漕邑宗國敗且滅君民播遷是許穆夫人在禮侯夫人之父終己許國大

小而力弱不能救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禮侯夫人之父終己許國大

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有字者非也上之故許穆夫作詩而見志也定本

集注皆云又義不得歸有字者非也上之故許穆夫作詩而見志也定本

一也吟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歸有字者非也上之故許穆夫作詩而見志也定本

思歸吟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歸有字者非也上之故許穆夫作詩而見志也定本

子家賦乃在卒章四章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下載義取引所大國今控首于

大邦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云并賦四章以載詩雖意引所大國今控首于

引國欲馳上章而賦之也左傳云并賦四章以載詩雖意引所大國今控首于

若國被兵寇敵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

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温温子奔衛之類是也載馳驅歸唁衛侯

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載馳驅歸唁衛侯國曰唁箋云

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載馳驅歸唁衛侯國曰唁箋云

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〇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云

字亦作驅如字協韻亦音丘〇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

我欲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於許時〇跋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

乃且反疏載馳至則憂〇正義曰夫人言己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

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閱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

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

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

獲滅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〇傳草行

曰跋〇正義曰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

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既不能旋反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〇疏

〇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善道救衛也箋云爾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疏

既不至不遠〇正義曰夫人既救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

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中心之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

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既不能旋濟濟止〇視

不遠於衛恆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衛何以止我也既不能旋濟濟止〇視

爾不臧我思不閱反徐又方冀反〇陟彼阿丘言采其蟲也偏高曰阿丘蟲貝母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 鄘 五 中華書局聚

其蕪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也箋

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蕪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尤過也○是乃衆幼釋且狂

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許人尤之衆釋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

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直反槩古愛反疏既為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

本亦作訖音同釋本又作稚直反槩古愛反疏既為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

說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蕪療疾是我女

婦人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敗滅

過者是乃衆童釋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

不與常同何為以常禮止我○傳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而

李巡曰謂丘邊高齒貝母釋我○傳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而

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四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

○正義曰夫人在根下如芋子正四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

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蕪者以經互

相乃至上言采蕪療疾猶已欲力助宗國此言己思有理則采蕪亦古例不顧時俗

是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尤之衆釋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尤之衆釋且狂

也○箋許人之義一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為防不聽歸咎是童蒙而狂

臧箋云爾汝許大夫○正義曰由是責大夫而曰辭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

者此獨云爾汝許大夫○正義曰由是責大夫而曰辭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

怨而告之不必唯對國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威長箋

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焉○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威長箋

○芃薄紅反徐又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力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亦誰因乎由誰

符雄反長張丈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力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亦誰因乎由誰

至乎閱之故欲歸問之〇控苦貢反引夷忍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箋云君子國反又夷刃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

有尤無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云爾女衆大夫君子也**疏**義曰夫至所之〇正過我也

唱說已往意我所以歸唱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芑芑然方威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閱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唱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己故不聽我去耳〇箋欲求至誰至乎〇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唱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蒼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盧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趙商國之滅又閱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鄆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〇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

毛詩注疏 三之二 國風 衛

六 中華書局聚

是詩也○淇與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鳥報反淇疏詩○與三章章九句至是

者美武公之德也○淇與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鳥報反淇疏詩○與三章章九句至是

周為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淇與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鳥報反淇疏詩○與三章章九句至是

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淇與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鳥報反淇疏詩○與三章章九句至是

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則卒章傳曰規使依度猶士正君則

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周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

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當幽王之時已為

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

則為公而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

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倚重較兮是也其餘

自防即切磋琢磨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倚重較兮是也其餘

皆是武公之德亦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以諸言美者美

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威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以諸言美者美

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威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

案世家云武公此則論質美德威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

守德而流於民建大亦皆類也○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與也與也猗猗美盛貌也

武公質美德威有康叔之餘烈○綠竹並如字爾雅作葦音同韓詩竹作蕩音

徒沃反云蘼篇築也石經同倚於宜反隈為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

郭璞云今呼白脚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葦草也葦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四

善反又音篇郭四珍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葦草也葦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四

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葦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匪文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規

角作反郊○磨本貌也○又作七何反○瑟矜莊貌○儻寬大也○赫有明

也○反儻○又作七何反○瑟矜莊貌○儻寬大也○赫有明

音○况○疏○反○美○瞻○彼○以○興○視○彼○○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蕭○竹○猗○猗○然

遠○反○况○疏○反○美○瞻○彼○以○興○視○彼○○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蕭○竹○猗○猗○然

然○文○者○由○得○淇○水○謂○潤○公○之○能○學○武○公○聽○諫○以○德○威○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如○斐

裕○寬○大○赫○如○玉○之○見○球○公○能○學○武○公○聽○諫○以○德○威○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如○斐

曲○中○也○又○終○云○匡○內○為○忘○兮○爾○傳○曰○與○隈○至○餘○烈○○正○義○曰○陸○機○釋○云○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蕭○竹○猗○猗○然

曰○藁○一○為○誤○此○非○也○爾○傳○曰○與○隈○至○餘○烈○○正○義○曰○陸○機○釋○云○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蕭○竹○猗○猗○然

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莖○葉○似○竹○青○綠○異○音○同○故○尺○今○淇○隈○傍○生○此○詩○明○其

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異○音○同○故○尺○今○淇○隈○傍○生○此○詩○明○其

篇○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云○青○竹○異○音○同○故○尺○今○淇○隈○傍○生○此○詩○明○其

聚○亦○為○美○威○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業○也○武○公○比○武○公○質○美○德○威○也○○

釋○傳○云○骨○謂○之○琢○磨○○正○義○曰○論○語○云○琢○石○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美○德○威○也○○

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球○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為○別○喻○者○以○釋○訓

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
 如磨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
 別喻可知○傳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
 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
 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
 學皆云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
 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咍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瑟矜莊者自矜持之事故釋云恂慄
 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
 青子丁反本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
 或作菁音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
 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纍纍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會髮箋
 ○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
 瑩磨之瑩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韜弁皮變反瑱有匪至
 天見反縫符用反礫本又作礫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疏有匪至
 毛以爲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爲之會髮之弁文駁
 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鄭說在箋○傳天子至
 公會○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
 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
 記云周弁殷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玉基注云會縫中也○箋會謂
 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基注云會縫中也○箋會謂
 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基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基是也此云
 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
 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基又曰其弁伊基是也此云謂弁之縫中
 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瑱飾七子男瑱飾五玉亦三公武公本畿外諸侯以
 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瑱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礫礫而處狀似
 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瑱飾六大夫瑱飾四及諸侯孤瑱大夫各依

命數並玉用二采其章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
云又相於周故瑟兮憺兮赫兮咷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爲在王朝之服

簣音積也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璧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

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

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兮

莊而時戲謔 武有匪至虐兮 正義曰言有匪然文章之君子謂

弛本亦作施同式氏反 既外脩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璧又性寬容兮而精綽緩兮 既外脩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今實稱其德也又能善裁謔兮 既外脩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言其質未成之初須琢

已練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練之

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

車輿人注云較兩輪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倚重較兮故云卿士之

爲大夫得乘子較兩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是也俗本作人字 者誤定本作仁 淇奧三章章九句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衛 八 中華書局聚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窮猶終也○疏考槃三章

窮處○正義曰作考槃詩者刺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脩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則

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窮猶終○正義曰不

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窮猶終○正義曰不

以澗阿為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槃考成

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有獨

虛乏之色○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境墮之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有獨

寐寤言永矢弗諼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疏

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

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此篇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蓋

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

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遺道長自誓不敢忘

也美君子執德弘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而道自誓不取過差其言或得傳

旨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任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

虛乏之色既不至為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公

不用賢者反使至為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公

言也〇箋在澗至云然〇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考槃在阿碩人之藹曲
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曰阿藹寬大貌箋云藹飢意〇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藹苦禾反韓詩作藹藹美貌

古臥反復符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軸進也箋云軸病也〇疏傳軸進箋軸病正
又云下同

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復告君以晉道〇語
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魚據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

憂之〇嬖補惠反上時 疏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
掌反僭作念反〇疏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

偶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碩人其頡衣錦娶衣 頡長貌錦衣也夫人德
不親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

箋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頡頡然娶禪也 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
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〇頡其機反衣錦於既反注

夫人衣翟今衣錦同娶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榮臬屬也 澹昌占反倭
本又作姣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為于僞反大音泰下大子同舊音勅賀反〇齊

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東宮齊大子也姊妹後生曰
姊妹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

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 疏碩人至維私〇毛以為有文德之
皆正大〇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 疏人其貌頡頡然長美衣此文錦之

毛詩注疏 三之一 國風 衛 九 中華書局聚

服而上加以娶之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
 又兄第正太如君何為不答之也○鄭家以碩人為形貌碩大為異○傳頌長
 至猶頌也與此相類故亦為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頌然為長貌下箋云夫
 文珠玉書傳云與衣相類故亦為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頌然為長貌下箋云夫
 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錦綉衣上謂衣著下衣為衣服云衣錦娶
 衣對裳錦裳則錦衣經言錦綉衣上謂衣著下衣為衣服云衣錦娶
 以好頌然也玉藻云禪為絳衣所以加娶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
 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所服也錦衣所以加娶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
 庸云錦衣尚綱惡其文之大著是也此夫異也士昏禮云女次曰私○正義曰太
 庶人用錦衣嫁時之妻得與夫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至曰私○正義曰太
 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之故與同母見於東宮所得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
 子名居東宮是以東宮表太子之故與同母見於東宮所得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
 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
 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刑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稱便文耳如柔荑○之
 耳春秋譚子奔莒則私刑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稱便文耳如柔荑○之
 莫徒○**疏**新傳如莫之新○正義曰以莫所以柔膚如凝脂○**疏**傳如脂之凝
 反○**疏**新傳如莫之新○正義曰以莫所以柔膚如凝脂○**疏**傳如脂之凝
 脂有凝者釋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領如蠶蠚蠚蠚也蠚
 肥凝者釋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領如蠶蠚蠚蠚也蠚
 蟻似脩反徐音曹齋本亦作蟻又作齊蠹是也蠚音肥分反蠹音妬蠚蠚也音
 蟻似脩反徐音曹齋本亦作蟻又作齊蠹是也蠚音肥分反蠹音妬蠚蠚也音

音葛或**疏**傳領頸蟪蟪蝮蟲是也釋曰領云蟪蟪蝮蟪蝮孫炎曰蟪蟪蝮蟪蝮也

定本云蟪蟪蝮也無蟲字與爾雅合今齒如瓠犀西瓣補遍反又蒲莧反沈音

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齒如瓠犀西瓣補遍反又蒲莧反沈音

蒲閑**疏**傳瓠犀瓠瓣曰樓瓠中釋草云瓠樓字異音同**疏**蟪蟪蝮蟪蝮蟪蝮

盈反沈也又慈性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〇子**疏**蟪蟪蝮蟪蝮蟪蝮

有青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蟪蟪蝮蟪蝮

似故不言體之所**巧笑倩兮**七倩好口輔詩云倩本亦作倩**疏**傳倩好口輔詩云倩本亦作倩

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輔頰云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則笑之狀故知好

故連言〇**美目盼兮**反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〇盼敷覓

覓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春秋之祿讀皆宜同衣服曰袿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

來更作衣服于衛近郊〇**秋秋之祿**讀皆宜同衣服曰袿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

人君以朱纁扇汗且郊以爲飾鑣威翟翟車也以翟羽飾車第破也

禮今而不答〇驕起橋反憤孚云反又符云鑣謂之鑣音魚列反沫音末第

適音弗朝直遙反注皆同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內事於正寢大夫退於路寢夫聽朝於路寢夫聽
 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夙退韓詩退無使君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碩
 妃耦宜親之故也○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碩
 至君勞○毛以爲言有大德之人教驕然其形貌以朱飾其初來嫁則說舍於
 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馬驕驕然其壯健以入君之朝則入朝而諸大
 美又朝翟羽爲車以蔽其馬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
 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與夫何爲不答乎○鄭以爲形貌大入而
 好容麗教美皆用嫡夫國舍其禮君服而更朝衣於近郊乃馳車以入
 國餘同○傳農郊近○毓述毛義曰以下爲翟常訓也○明此在國近郊○於詩
 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述毛義曰以下爲翟常訓也○明此在國近郊○於詩
 曰類前章衣錦喪禮云兄弟不以襪進雜記云翟衣而寡君使某襪此禮不言
 之誤從可知秦人來歸也成風之襪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皆同也禮與春
 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也成風之襪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皆同也禮與春
 衣衾曰襪此春秋之來歸也成風之襪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皆同也禮與春
 秋之襪謂之吉衣曰襪贈死者何休云襪猶禮也文於死可以遺引俗語以
 服爲襪雖遺之衣曰襪贈死者何休云襪猶禮也文於死可以遺引俗語以
 證之傳云衣被錦衾此云塗服者爲人所更而嫁之服不必爲衾也故云
 服總名也前衣被錦衾此云塗服者爲人所更而嫁之服不必爲衾也故云
 也以其郊服之正也○故傳更飾正衣蔽於衞近郊又言朱馬飾之此
 爲正其郊服之正也○故傳更飾正衣蔽於衞近郊又言朱馬飾之此
 幘爲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君以朱纏幘扇且以言朱馬飾之此
 之鑣自解飾所施非經中鑣也又云纏幘扇且以言朱馬飾之此
 牡之鑣自解飾所施非經中鑣也又云纏幘扇且以言朱馬飾之此
 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

珍傲宋版印

來上鱸身取之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腹上其甲可以摩蓋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
 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烝為臠又下皆魚子可為醬魚形似鱸而
 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小者為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此魚如陸
 人謂之鱸鮓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
 東人以今語驗之則鮓鮓皆異魚也故郭璞曰鮓鮓是郭謂毛傳為誤也
 又兩名今此魚種類別有殊異各郭璞曰鮓鮓是郭謂毛傳為誤也
 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別有殊異各郭璞曰鮓鮓是郭謂毛傳為誤也
 蘆亂共為一草也陸機云蘆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生則毛
 蘆亂共為一草也陸機云蘆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生則毛
 出其下本大如著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亂別草也
 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之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
 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嫁於敵國公子則下之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
 ○箋庶姜至廣鏡也正義曰此為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大夫送女者
 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此河者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履西至於
 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履西至於

碩人四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相鼠

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承上有不字案唐石經誤也正義云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又云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不當有不字

孝經曰容止可觀

闕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所云宋版上下相連者即此故闕本以下致誤也

韓詩止節

闕本毛本作則雖居尊

○干旄

有虞氏以為綏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綏當作綏又綏以旄牛尾為之同下文皆不誤可證

天子以下建旄之者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之誤旄案此之字當在建字上誤錯於此下又獨以為卿之建旄者可證

去其旒異於此

闕本明監本毛本此作生案所改是也

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大常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服上浦鏜云脫節字是也

則此名亦有大夫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各形近之譌

亦為五見之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為作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是也考文一本為謂復出者誤

互之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元誤互是也

○載馳

又義不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為有字者非也上文云有義不得歸正義本當是有字也下文云又義

不得二章以下者既從定本集注即改而說之也

爾女女許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作爾汝也汝汝許人也考此與草蟲雄雉等箋同例不當增加其字詳見上又注女字正

義作汝乃易古字為今字之例不當并注而改為汝是其采正義之誤也以

猶升丘采其蠹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其字案無者是也

今人敗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之形近之譌

二章四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二章章四句案重者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不重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別起為卷題毛詩注疏卷第三云云誤也案山井鼎云宋板不分卷是

也

○淇奧

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規當作諫上引沔水箋已說規引此說諫也

而云卿士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而字作者案所改是也

竹篇竹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篇作篇案篇字是也正義不誤釋文綠竹下云竹蕭竹也又蕭竹本又作篇考爾雅說文及其

餘字書無作篇者閩本以下正義中盡誤篇釋文亦有誤者今訂正

如切如磋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磋案此正義中字皆作磋釋文七何反爾雅釋文同考五經文字磋治也在石部磋玉色鮮在玉部是

唐人有以此字從石與磋兮磋兮字別者說文有瑳無磋瑳本瑳之俗字耳此經及傳并小雅谷風大雅卷阿桑柔箋皆當本是瑳字周禮禮記二釋文亦作瑳

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匪正義作斐匪斐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匪本

又作斐同非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匪文章可證

陸機云淇奧二水名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作隩案隩字非也陸機不與傳意同無取爾雅隩字釋文云草木疏云與亦水名可

證也正義又引今淇與傍生此亦當作與誤作隩耳

會弁如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脣案說文脣下引詩脣弁如星許君稱詩當是毛氏而今

毛詩不作脣者鄭箋之本不與許同也凡說文與鄭箋本異者多矣見於釋文者如虺說文作瘠我姑說文作虺所芟說文作廢殊說文作殺之屬皆與此同

毛詩注疏三之一校勘記 十三 中華書局聚

例悉不更出

弁皮弁所以會髮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疑有錯誤釋弁不當先於會一疑也據正義鄭箋乃有皮弁字毛不言皮

弁二疑也云皮弁可以會髮以經釋文會弁似涉皮傳三疑也當云體所以會髮無弁皮弁三字為許叔重所本今考段說是也但彜文正義皆不作體

鄭箋本毛詩或亦用會字傳云所以會髮是毛以為骨摘之可會髮者與說文所解合而會為體之假借鄭則仍如字讀之而以弁之縫中易傳也然則此傳作會所以會髮義可通

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事當仕字誤也

又相於周又當作入形近之譌

金錫練而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練字是也此借練為字

不以練為古今字也考文古本作練采正義閩本以下正義中練字盡改為練誤也

倚重較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倚作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倚字是也釋文倚於綺反正義云而此云倚重較兮序下正義云倚重較兮是也

皆其證此經倚倚假借在作傳箋時人共通曉故不更說車攻兩驂不倚同節南山有實其倚倚滿也箋倚倚也因易傳故說之亦是謂倚倚假借也其此

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兮者易倚字為倚字而說之正義於古今字例如此禮

正義荀子楊經注文選李注皆作倚疑從犬者譌其記非也又據釋文正義石經說文繫傳羣經音辨以為唐人雖多引作人旁未若從犬者尤為信而可徵得

珍傲宋版印

〇三三三

之矣凡昔人引書或改或不改非有成例用之資證則可若以為典要則其失多矣

○考槃

使賢者退而窮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處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亦偶合

邁飢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飢誤饑案五經文字云饑飢上穀不熟下餓也經典或借用下字依此則飢餓字從未有借為饑

者明監本毛本誤甚餘同此

○碩人

國人閔而憂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下有故作是詩也五字

字

不被蒼偶

閩本明監本毛本偶誤遇案此蒼偶二字出自華箋彼文偶作

人偶還箋之揖耦不知者改為遇誤甚

碩人其頎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玉篇頁部引作頎頎

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其說非也考經文一字傳

箋疊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頎人頎頎之本也釋文云其頎其機反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皆經文作其字之證

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翟衣當作衣翟釋文經衣錦下云注夫人衣翟

今衣錦同是釋文本作衣翟也正義云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乃正義自為文但說注意耳不取與注相應也其箋當亦是衣翟不知者用正義文改注文考文古本夫人下衣錦下共有衣字采正義釋文又誤合之也

孔世家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孔下浦鏜云脫子字是也

女次紵衣纁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紵當作純因改純帛字遂并此而誤

蝻蟻蝸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蝻蟻蝸蟲又云今定本云蝻蟻蝸也無蟲字與爾雅合釋文蝸也音曷當以定本

釋文本為長

故禮記云其頸五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投壺文當七寸誤是也

瓠犀瓠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謂無下瓠字也釋文瓠瓣補遍反亦有當以定本為長

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蜻蜻誤青青非也以青青釋蜻蜻所謂詰訓之法

美目盼兮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盼作盼毛本同案盼字是也

朱幘鑣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鑣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鞅考傳云幘飾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

且以為飾鑣鑣威貌釋文誤以傳鑣解係鑣鑣下段玉裁云玉篇引詩朱幘儵儵載驅

作儻儻考廣雅云鑣鑣盛也說文引詩朱幘鑣鑣然則此經假借鑣為儻也

庶庶傳曰威貌與此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威傳作武是也與此同者謂清人之庶庶與此鑣鑣字同非謂

傳同訓威也不知者改之耳

曰罷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且下同是也

要事畢否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夫上有在字案所補是也

鱣鮪發發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撥後改發案初刻非也考釋文云發發補末反威貌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是初刻依馬義而改用撥字

也舊唐書譏石經字體乖師法此類是也

則非曰國中之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目字誤是也

珍佛宋版印

〇三二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三)

(十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〇氓莫耕反民也韓

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疏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洪音逸

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是有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

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事以風刺其時焉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

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

其困也躬自悼矣盡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箋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夏賣絲〇蚩尺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之反貿莫豆反

淇至于頓丘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為會期〇頓都寸反稱尺證反匪

我愆期子無良媒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將子無怒秋以

為期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疏此婦人言己本見誘之

毛詩注疏 三之三 國風 衛 中華書局聚

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此民於時本心非為來
 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為室家之道以買絲為辭以時時子欲即於夏中為願子
 送此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地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對面與之言宜為請
 己即謂之與秋○以義期○曰唯以將為對文則異其時注云變民言也
 無怒於我○與秋○以義期○曰唯以將為對文則異其時注云變民言也
 內外也吐猶懣懣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名對文則異其時注云變民言也
 靈臺註皆云懣懣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名對文則異其時注云變民言也
 悠送下涉淇將子無怒是冥與無知乃追本男子誘己之時己未識故以悠
 之送下涉淇將子無怒是冥與無知乃追本男子誘己之時己未識故以悠
 關是也卜爾筮已亦答之君子是爾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近而託號之以望復
 己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君子是爾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近而託號之以望復
 之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其藏曰泉其行
 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己所以悅之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
 泉亦為布也於水泉其流無不徧檀弓以言抱之則宜為幣泉則不宜抱之也
 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買易物引詩云抱布買
 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爲幣買易物引詩云抱布買
 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筐是也○箋季春
 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筐是也○箋季春
 既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秋明明近此婦人見誘是時節故言賣絲之早
 晚以男子既欲為近期女子請之也秋明明近此婦人見誘是時節故言賣絲之早
 傳丘一成為頓丘○正義曰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丘三成為崑崙
 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正義曰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丘三成為崑崙
 敦者敦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正義曰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丘三成為崑崙
 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丘三成為崑崙

稱故謂之為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子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類

且者兼乘彼堯垣以望復關堯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前既與民以秋為

二事也反垣音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反本也〇堯垣毀其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

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反本也〇堯垣毀其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

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上云託

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為復關又知此時始復關者上云託

秋以為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為季秋三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

章桑之未落為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〇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

用連音連泣貌既見復關載言箋云則笑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卜龜曰

曰筮體兆卦之體無咎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宜為室

家矣兆卦之絲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〇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宜為室

體也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傳傳體兆卦之體箋兆卦至定之〇正義曰

著音尸絲直又反卦兆之辭也九反傳傳體兆卦之體箋兆卦至定之〇正義曰

于筮卦也左傳云其絲曰一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言皆吉無凶咎者又

誘以定之前因賀絲也二者皆有餘辭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箋云女復

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誘之今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

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徑以所有財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遷徙就女也〇賄呼罪反徑以所有財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

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甚

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〇沃如字徐於縛反甚本又作榘音甚桑實也

毛詩注疏

三之三 國風 衛

中華書局聚

耽都南反鶴音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

信為節○行下孟反

則好樂於己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己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傷其性

吁嗟鳩兮無食桑椹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椹過時則醉而傷其性

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

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己之時為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

自悔○鄭以國之賢者刺己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吁嗟女兮無

得非禮與士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

季秋乘車而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己色之威衰毛氏曰春秋詩未有為記時者明

此以爲興也言鳩鴝鴝者釋鳥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

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

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鴝鴝者以鴝

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鴝鴝者以鴝

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椹而云過時者與士耽相對者謂食之過多故醉

食桑椹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為傷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己為

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禮故為傷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己為

秋云爾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

落為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

時仲秋則無椹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

椹以與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

和樂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

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

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

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

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

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

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

珍傲宋版印

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〇箋士有至為節〇正義曰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

世能以功除過也周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

惟裳隕情也湯湯水威貌惟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

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〇隕韻謹反湯音傷漸子廉反註同漬也濕也

惟位悲反隋字又作墮唐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貳而復關之行有心於女故無差

果反冒音墨難乃且反〇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極中疏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葉

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己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徂爾男子之家

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己不得其志悔己本為所誘涉湯湯之淇水而

漸車之惟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己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

於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己也士之行無中正如故二三其

德及年老而棄己所以怨也〇鄭為婦人言己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

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己貧

矣我不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惟裳冒難而來言己專心於

汝如是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惟裳冒難而來言己專心於

為興此桑落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與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言自
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
漸車之難而來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
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
得志也〇箋桑之至於女〇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

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己也始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為

其來耳而言汝家先食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

悔言己先知此貧而來明己之悔不以汝今貧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

故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幃車

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

之童容其上蓋四傍垂而下謂之檐故雜記曰其轄有淡注云淡謂驚甲邊

緣是也然則童容與檐別司農云謂檐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檐故謂之爲檐

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檐是也幃裳在傍渡

水則濕言己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己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夙與夜寐靡有朝矣

朝然言己亦不解惰○起夜臥非一言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與夜寐靡有朝矣

既遂矣至于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兄弟不知啞其笑

矣啞許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然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疏三歲至悼矣○正義曰

三歲爲婦之時顏色未衰爲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己時夫雖如此己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

此若其知之則啞然其笑我矣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安靜而思之身

自哀傷矣○箋有舅姑曰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及爾偕

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及爾偕

老老使我怨老老乎汝反我欲與女俱至於淇則有岸隰則有洋洋坡也

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〇洋音判

似作破拱俱勇反本又作共音同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為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

作是是懇起很反則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本亦作懇楚力反〇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何死生自決之辭〇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

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

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

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

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

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

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洋〇

毛詩

注疏

三之三

國風

衛

四

中華書局聚

結之甫田傳云總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和柔又曰晏晏且悔爽忒也。謂此字也。定本云且經有作非者。因甫田總角非兮。而誤也。定本言結髮宴然。非訓此字。也。定本云且經有作非者。因甫田總角非兮。而誤也。定本以盡已款誠也。信誓且且。然不復念其前。言守而不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復。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籬籬竹竿以釣于淇

與也。籬籬長而殺也。鈞以得魚如婦人待禮。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籬籬然長而殺之。竹

室家乎。君子疏遠。己無由致。疏籬籬至致之。○正義曰。籬籬然長而殺之。竹

此道。○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疏籬籬至致之。○正義曰。籬籬然長而殺之。竹

爾。君子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己。豈不思與。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泉源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以喻己不見答。疏傳。泉源

之。言小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

○不遠于萬反。禮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度箋云。己雖不見答。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己之不見答。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有道當嫁耳。不以

猶不惡君子矣其容貌與禮儀也〇嗟七可反沈淇水悠悠檜楫松舟貌檜柏
 又七何反難乃可反說文云檜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己
 葉松身楫所以禮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己
 今不得夫婦之禮〇液本亦作慾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楫
 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撓或謂之權釋名曰傳檜柏葉至而備〇正義
 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撓音繞權直教反與此一也言楫相配得水而行
 女所括字禹貢云桼桼括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括與此一也言楫相配得水而行
 男女相配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除此遊思鄉衛之道〇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
 得禮而備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除此遊思鄉衛之道〇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
 義傳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
 本亦作丸〇芄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慢故二章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
 芄蘭草名〇芄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慢故二章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
 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鞶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無不當驕
 慢鄭以為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事亦下二
 句是也〇箋惠公至以禮〇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即位也仍幼童者未成人
 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
 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公子伋齊而美公娶之生壽
 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
 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非身幼也宣公即位三年始生惠公
 也故疑為十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宣公即位三年始生惠公

才能刺之而言容。遂之美故。芄蘭之支。與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於大臣乃能成人。輒加耳。恒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

則起與者。喻幼穉。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恒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蔓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恒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

治成人之事。雖玉童。猶佩者。非。雖佩。觿與。其刺。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容。兮。遂。今。反。依。字。從。人。或。玉。童。傍。作。者。非。雖。佩。觿。與。其。刺。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容。兮。遂。今。

驕慢也。箋云。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刺。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容。兮。遂。今。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君。驕。慢。所。以。見。刺。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容。兮。遂。今。

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與。垂紳帶悸。三尺則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身。稱。其。季。反。韓。詩。正。流。阿。難。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今。君。之。柔。弱。

作萃。不。垂。貌。紳。音。身。稱。其。季。反。韓。詩。正。流。阿。難。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今。君。之。柔。弱。温。何。不。温。柔。而。為。驕。慢。以。才。能。不。自。謂。謂。我。無。知。以。驕。慢。人。則。當。治。成。人。之。事。當。不。

知為德。當以禮而待。善其外。飾。使。為。言。芄。蘭。之。支。以。柔。弱。延。蔓。於。地。有。所。依。而。內。德。不。稱。以。禮。而。待。善。其。外。飾。使。為。言。芄。蘭。之。支。以。柔。弱。延。蔓。於。地。有。所。依。

緣則起。任與。稚之。君。幼。時。恆。鬻。人。之。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與。稚。之。君。幼。時。恆。鬻。人。之。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

治成人之事。其才。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與。大。臣。而。為。驕。慢。矣。而。內。知。為。德。不。稱。以。禮。而。待。善。其。外。飾。使。為。言。芄。蘭。之。支。以。柔。弱。延。蔓。於。地。有。所。依。

為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與。大。臣。而。為。驕。慢。矣。而。內。白。德。可以。稱。陸。機。傳。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義。曰。釋。草。云。藿。芄。蘭。支。郭。璞。曰。蔓。生。斷。之。有。

白。德。可以。稱。陸。機。傳。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義。曰。釋。草。云。藿。芄。蘭。支。郭。璞。曰。蔓。生。斷。之。有。而。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箋。芄。蘭。之。草。支。郭。璞。曰。蔓。生。斷。之。有。

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箋。芄。蘭。之。草。支。郭。璞。曰。蔓。生。斷。之。有。而。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箋。芄。蘭。之。草。支。郭。璞。曰。蔓。生。斷。之。有。

而。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箋。芄。蘭。之。草。支。郭。璞。曰。蔓。生。斷。之。有。而。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箋。芄。蘭。之。草。支。郭。璞。曰。蔓。生。斷。之。有。

用。大。臣。也。男。女。傳。冠。笄。者。故。知。成。人。之。義。曰。內。則。注。云。子。事。父。如。錐。以。象。骨。為。之。是。

觸。下。別。云。也。男。女。傳。冠。笄。者。故。知。成。人。之。義。曰。內。則。注。云。子。事。父。如。錐。以。象。骨。為。之。是。觸。下。別。云。也。男。女。傳。冠。笄。者。故。知。成。人。之。義。曰。內。則。注。云。子。事。父。如。錐。以。象。骨。為。之。是。

觸。下。別。云。也。男。女。傳。冠。笄。者。故。知。成。人。之。義。曰。內。則。注。云。子。事。父。如。錐。以。象。骨。為。之。是。觸。下。別。云。也。男。女。傳。冠。笄。者。故。知。成。人。之。義。曰。內。則。注。云。子。事。父。如。錐。以。象。骨。為。之。是。

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成人則似十二之事故使人君雖
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此解焉不必國君常佩之不必國君為父
母在乃服也下章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臣自當佩之傳不自謂無知

刺〇正義曰傳以直責君慢言君於我知則不肯自謂我也君才不能如我
刺〇正義曰傳以直責君慢言君於我知則不肯自謂我也君才不能如我
刺〇正義曰傳以直責君慢言君於我知則不肯自謂我也君才不能如我

〇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節度
〇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節度
〇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節度

蘭之葉箋云葉也童子佩鞞鞞也夫涉御則佩鞞又作決音同沓徒答反鞞苦侯
蘭之葉箋云葉也童子佩鞞鞞也夫涉御則佩鞞又作決音同沓徒答反鞞苦侯
蘭之葉箋云葉也童子佩鞞鞞也夫涉御則佩鞞又作決音同沓徒答反鞞苦侯

反鞞傳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
反鞞傳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
反鞞傳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

謂巨指既著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
謂巨指既著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
謂巨指既著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

菀蘭二章章六句

珍傲宋版印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不可往故作疏為河廣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

詩以自止疏為河廣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

箋宋桓至自河廣○正義曰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

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

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為人為先君所出其

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夫先君所出其

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為父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夫先君所出其

出為其亂家有七出不順為父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夫先君所出其

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為三年喪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亂族反義

出雖在去有去之若夫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犯七

云與勃德侯也諸侯不之夫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多子矣皆不出若犯餘

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禮又春秋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

道遠之而已所以天子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

為家其後無所出故也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

我之即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葦葦鬼反疏箋一葦者謂一束也○正義曰言

杭戶即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葦葦鬼反疏箋一葦者謂一束也○正義曰言

水上而渡若梓棧然非一之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入之誰謂宋遠跋

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〇跂丘跂反**疏**亦喻近〇

正義曰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誰謂河廣

曾不容刀箋云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〇刀**疏**一葦桴棧之小此刀宜為舟

二斛以上云小艇曰刀說文作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為王前

驅並同故家人思之〇為于偽反又如字注下為**疏**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〇

一時穀梁傳所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非**疏**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

也此敘婦人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言為王之性

雖辭出於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〇箋衛宣至思之〇正義曰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〇箋衛宣至思之〇正義曰蔡人衛人陳

其時天子微弱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

公之由故主責之宣伯兮竭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桀武貌桀特立也〇越丘列

毛詩注疏 三之三 國風 衛 七 中華書局聚

列反築其疏傳伯州伯至特立○正義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
 閩州長也謂之伯者里伯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能及故云特立○箋伯君子對
 此○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無刀箋云兵車六等軫
 傑亦為有德故云英傑伯也執戈為王前驅也戈長丈二而無刀箋云兵車六等軫
 以四尺為差○反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疏考傳長丈二而無刀箋云兵車六等軫
 軫本亦作輻○反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疏考傳長丈二而無刀箋云兵車六等軫
 差尺○又加四尺因是丈二也冶氏所有故歷言六等之軫四尺謂之四等車載常長
 八車尺崇於戈謂之一等之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地崇於軫四尺謂之四等車載常長
 於戈皆插車輻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也又彼注云戈
 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云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
 人之三才以上畫非六建也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注云法
 記先言戈夷車戰同為稱乃云攻國之非云六建也凡兵車皆有六注云法
 其者因畫非六建也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注云法
 車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明為由此數為六等則象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
 材有天地象人在其中焉明為由此數為六等則象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
 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

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勇也司兵

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勇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

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力之車之五兵與

五兵長以衛短以救長以司馬法云五兵之勇力之車之五兵與車兵異矣與

六建文同故卒以司農所云以戈法五兵之勇力之車之五兵與車兵異矣與

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勇力之車之五兵與車

弓射者左又左傳曰前驅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注自伯之東疏而自

之東則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

驅而東行故據以言首如飛蓬婦人夫不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歷反註同為于

偽反或謂鄭在衛東首如飛蓬婦人夫不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歷反註同為于

如字其兩其兩杲杲出日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兩其兩而杲杲然

老反出如字沈推類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能已如人嗜欲所食口味不能

反我憂思以生首疾○厭於豔疏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能已如人嗜欲所食口味不能

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此故生首疾○傳甘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

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如人嗜欲

不能絕○正義曰箋以甘心則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甘故云甘厭也○箋如人嗜欲

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嗜欲

毛詩注疏三之三國風衛

八中華書局聚

甘口不能絕甘與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

子同夢義亦然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焉於虔反諼本

又作萱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願言思伯使我心瘳○瘳音也

音悔疏焉得至心瘳○毛以為君子既過時不反己思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

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

○傳諼草至北堂○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

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

是諼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

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

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南北為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

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背

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背

名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

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下注生長也○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

或作蕃育者疏有狐三章章四句至人民○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

非長張丈反疏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

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滅殺其禮隨時而多

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

女年感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為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衛不為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有狐綏綏在彼淇梁絕水曰梁〇綏音雖石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無室

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〇有狐至無裳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〇無為于偽反〇正義曰有

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與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為室家裳之配

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為作裳以喻己欲與之為室家〇傳綏綏匹行貌〇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知綏綏是匹行之貌〇傳之子

至配衣〇正義曰以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為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己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

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〇有狐綏綏在彼

淇厲〇厲深可厲之者〇心之憂矣之子無帶〇申束衣〇有狐綏綏在彼

矣之子無服〇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〇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

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〇瓜古花反遺是詩〇正義曰有欲

毛詩注疏 三之三 國風 衛 九 中華書局聚

之敗戴公卒文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所救而封之

救戴公卒文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所救而封之

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無虧帥車重

百乘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則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無虧帥車重

散而三兩是遺戴公與之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於楚丘以封之其畜

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言車文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投我以木

瓜報之以瓊琚文云瓜赤木也琚音徐又音渠音茂字亦作茂爾雅云楸木

也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

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

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之傳以恩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

救而封我如此大可知何則報之○傳以恩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

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亦美云瓊玉之美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酸可

食是也以言瓊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酸可

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

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琚亦佩玉名琚言美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瑤美玉○瑤音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瓊玖玉名○玖音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久書云玉黑色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尚書曰厥苞

橋柚○直子餘反橋
 均栗反柚餘救反
 疏傳孔子至禮行○正義曰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
 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也傳於遊世之士而無悶於
 世於木瓜見苞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遊世之士而無悶於
 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直之橋柚○
 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直之橋柚○
 人以木瓜李必苞直而往故見苞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直之橋柚○
 橋柚橋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尚書曰厥苞
 而略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
 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三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〇氓

氓刺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氓作吐案釋文云

氓莫耕反民也正義云氓六章唐石經作吐者避民字諱而改之耳

猶避世字諱改泄作洩也傳氓民也說文氓下同是毛詩此經作氓之證吐字

取諸周禮遂人耳周禮釋文致吐亡耕反又五經文字田部吐莫鄧反又音盲

者亦周禮字

〇按周禮亦本作氓唐人改吐

刺淫泆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佚音逸正

義標起正云至淫泆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佚唐石經改作泆者非

也閩本以下正義中亦皆誤泆餘同此

也閩本以下正義中亦皆誤泆餘同此

蚩蚩者敦厚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有者衍也

非我以欲過子之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以作心案以字誤

變民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吐載芟正義引作吐可證

吐猶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吐誤氓案正義引羣籍可依其本書之字不順

據經注及正義上下文改之〇按白帖引周禮作氓凡詩禮作吐者唐時

最俗本耳孔冲遠所據周禮故作氓也

郭璞云敦孟也音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頓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

本爾雅刪之

珍做宋版印

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遷作賄案賄字是也

無食桑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云甚本又作甚音甚考正義本是甚字見下五經文字云甚詩或體以為桑甚字亦其證

泮水經作黹即用字不畫一之例

言吁嗟鳩兮無食桑甚

明監本毛本甚誤甚案正義甚字凡八見十行本皆從木閩本亦然

而正義不易為甚而說之者即以甚為正字不以甚為古字也考文及補遺皆不載亦如郭忠恕佩觿謂桑甚字不當用缺甚字耳凡山井鼎物觀以為誤者則不載其例如是

而女思於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思當異字誤是也

隕墜也

小字本相臺本墜作墜其葉黃而隕墜而誤也黃而隕墜正義取王肅述本隋作墜采正義其葉黃而隕墜而誤也黃而隕墜正義取王肅述

毛語為說耳非傳作墜

幃裳童容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幃作帷考文古本同案惟字是也經傳皆是惟字箋當同小字本傳亦足幃皆誤正義

於箋引周禮注而說之則用幃字順彼文耳不當據改其說經傳自作帷標起止云傳惟裳

泮坡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坡作坡案釋文云坡本亦作波考正義云故以泮為波澤波傳云波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為波

是其本作陂標起止云傳洋陂當誤也

總角之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宴如字本或作升者非正義云經有作升者因甫田總角升令而誤也定本作宴考羔裘傳宴鮮

威貌此義當與彼同釋文正義皆不從或本是也〇按鄭羔裘作晏鮮威貌非宴字也宴不得訓鮮威

信誓旦旦

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旦旦然又云定本云旦旦猶恒恒恒恒恒然無信誓二字皆采正義而又皆誤

息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息息是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為旦義仍許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旦即息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為旦義仍為息實與許未嘗不合也定本改息用恒又以為傳始有此字乃去傳然字而以猶恒恒恒恒恒然無信誓二字皆采正義而又皆誤

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

傳云旦旦然箋云旦旦爾然爾一也考文古本作爾

因二字不別而偶合

曾不念復其前言

相臺本同小字本念復作復念案正義標起止箋曾不復念其前言云今定本會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

則我而已焉哉

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亦案所改是也

注云故髮結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收案收字是也

變本言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忘形近之譌

○竹竿

遠兄弟父母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作遠父母兄弟毛本初刻遠兄弟父母後改從相臺本案相臺本誤也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段玉裁云從唐石經今本誤則非韻見六書音均表

○芄蘭

合為二之道毛本二作一案一字是也

無之亦下二句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禮誤非也此無字是刺之誤

刺之而言容璫之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遂傳箋同正義作璫遂

君子之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皆其證

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延字衍也釋文云恆蔓於地本或作恆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考正義云恆延

蔓於地乃自為文以延蔓說蔓非其本箋有延字也延在蔓上亦其證矣各本皆誤當正之

然其德不稱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正義說傳云而內德不稱說箋云而內無德以稱之是與

定本不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而內德不稱考文古本服作副下有也字未見所出

玦用正玉棘若擇棘

禮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釋誤籀以儀

○河廣

前貧後富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貧下浦鏜云脫賤字以大戴禮及家語考之浦校是也

杞伯姬來婦

閩婦當作歸

亦喻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亦字義亦通考下箋云行不終朝亦喻近乃亦此箋非此箋亦上喻狹當以定本

為長

○伯兮

至不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反下當有焉字唐石經以下各本皆有此字也

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傑注同正義作傑傑傑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戈祕六尺有六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祕誤祕是也

諼草令人忘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忘

憂則生疾危身

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菱草毛傳云菱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

正義說傳云諼訓為忘

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為毛說凡正義

以為毛鄭不異者其自為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
緩下云說文作憊云令人忘憂也皆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并取正
義自為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各本皆誤當正之考文古本作善忘憂采
釋文正義仍誤存憂字

洗南北直室東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隔誤西以士昏禮記注考之是也

背名為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背作皆案所改是也

○有狐

所以育人民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人民又云所以蕃育人民其本當有蕃字但未有明文耳人民以作民人為是出其東門序

以蕃育人民其本當有蕃字但未有明文耳人民以作民人為是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蓼莪序云民人勞苦標有梅傳亦作民人此序當同釋文有誤作人民者今正詳後考證考文古本作民人采標有梅傳

厲深可厲之者

小字本相臺本者作旁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旁字是也者是誤字考文一本作傍此誤采他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木瓜

其畜散而死三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死作無案今齊語作其畜散而無育浦鏜云育誤分為三月二字是也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琚下云佩玉名正義云琚是玉名又云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

段玉裁云此傳石誤為名久矣佩玉石者佩玉納間之石也雜佩謂之佩玉有琚瑀以納閒琚瑀皆美石也鄭風正義釋文皆引說文琚佩玉名各亦石

之誤瓊為玉之美者故引伸凡石之美者皆謂之瓊

結己國之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結己國以為恩也一本作結己國之恩也正義本無可考文古本作以為采釋文

酸可食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酸誤酢案此依今爾雅注改耳

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玫玉名三者互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各當作石考正義下文云琚言佩玉各瑤作石

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玫言玉石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

玢石次玉則玢非全玉也據此則正義本唯琚玢玉各作名其瓊瑤美石

玉名則與瓊琚佩玉名同與瓊瑤美石別而三者不復互矣亦不當引傳

石字皆誤為各所當正也

玢石次玉而說之也今正義瓊瑤美石不誤而瓊玫玉石及玢言玉石二

為等差在周禮禮記

瓊玫玉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玢下云玉名字書云玉黑色段玉裁云此玉石之誤王風傳玢次玉者說文玢次玉黑色者玉石見

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今考正義本作玉石見上

二百四句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四作三案四字誤

珍倣宋版印

〇三五四

